

## 第二卷 「半神和自动书记人偶」

翻译 / 优伶

那天从早上开始就是黑暗中参杂著白云一样的阴天。

伴随著太阳西斜雨水打在地上、雷声轰鸣，向著连窗户的铁架子都在震动一样的坏天气展开了。

「变冷了呢。」

说道初秋的话，本来还算是温暖的最近的气温。因为一下子变天的缘故，我和诵读圣书的修女站了起来，开始准备从春天起就没再使用了的暖炉。

我的视线落在刚开始读的书上，然后移向旁边的房间。

有著帘帐的床。嵌在金框中绘有神话诸神的画。古式的梳妆台。这些全都延伸著深深的影子。营造出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的氛围。

「呐.....」

想著沉默著也很可怕，于是向修女搭话了可是却被雷鸣给掩盖过去。是像要撕裂大地一般的巨大音量。我穿著的丝绸长袍下的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海军蓝质地上绣著金色刺绣的长袍有著与神之子相符的庄严但是却不太适合我。

头上戴著的日月相拥的头环也是、这个房间也是、一切都是.....。

我从坐著的椅子上起身靠近修女的一侧。

「不要紧的喏拉克丝大人。本来这一带就多发雷击所以这个理想乡的周边已经设置好了避雷针。而且.....就算万一击中了的话对拉克丝大人也没有任何影响的呗。到四天之后的引导之日为止您贵体一定安康。」

伴随著温柔微笑的言语我只是置以苦笑。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既不算好话也不算坏话的安慰。

「失礼了。」

从房间外传来别的修女的声音。应该是负责理想乡的运营管理和警备的人。

「有什么事么，里斯本」

「这场雨导致附近河水泛滥。通向港边的桥成了无法通过的状况.....」

「储备的粮食多到越过冬季也没问题的程度。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吧。」

「不是，不是粮食的问题。因为无法过桥而无意中到此的旅人向我们理想乡求救了。能否允许在雨停之前停留在此.....不能让迷路的人随便进来所以前来征求同意。可以允许访问么.....旅人.....」

前来报告的修女的眼中闪烁著欢喜的光辉，我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是和我相同的『半神』么。」

说出口后我的心脏像是痛起来一般高鸣。恐怕是同时寄予了喜悦和悲伤吧。

「因为还未选定所以可能无法判断.....身姿和战争女神加涅特斯皮亚非常相似。和圣书之中描绘的一样。」

「.....雨天也不太吉利，在这种日子到访的人物不是『半神』而是人类的话？我认为应该雨停之后就立刻劝其回到外面才是。」

虽然我的声音可能有些倔强。但是，我认为为了旅人应该做力所能及的事。

修女二人彼此看了看对方。

「.....不论怎样，先将那位请进来吧。因为雨水都快冻僵了吧。」

「我，我也想见见那位。」

「梳妆打扮了之后再去会面啱。还请拉克丝大人放轻松一些。」

说著修女们把我扔在房间慌慌张张地出去了。即使用力推拴住的门也纹丝不动。

「呐，开门啊。有人在么？」

走廊上听不见人的声音。我无奈地叹息著。没有办法地通过窗户窥视著外面。虽然通过格子无法看到全景但是能够俯视到大门前的景象。

「啊。」

我的眼中映照出连雨具都没有拿站在外面的旅人的身影。我所在的房间距离地面有相当的距离，视线应该不会被察觉于是无所顾忌地盯视著，然而她却快速地转向这边注视了过来。

「.....」

我像是停止了呼吸一般。虽然自己的视线被察觉也很恐怖但是比起这个，即便从远处看

去也知晓了那个旅人的美丽宛若神明一般。

那便是我，拉克丝&#8231;希比拉和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的邂逅。

这座孤岛怀抱著不可思议的东西。被大海所包围与大陆所隔离的岛的名字叫做修拜利耶。岛民只有百人的程度。岛上保持著自然的恩惠，除了渡船以外和外界毫无接触。修拜利耶的特色便是岛上到处都是瀑布和池塘。

然后在这之中也是最大的是岛的中部深山中位于山顶的大瀑布。最大落下距离约有百米，要是掉进瀑潭没人能够再浮起来。就是在这样的水和绿岛修拜利耶之中，绽放著和大瀑布不同异彩的还有一样。

不整齐的石块堆积在一起制成的异形要塞。没有均一性的尖塔、据说基于这东洋和西洋都难以表述的建筑美术制造的东西是一个狂人突然创作出来的。实际上，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谁都不知道。直到数十年前还是就这样荒废著的迷之建筑物。

某一天突然把岛上一部分山收购下来的集团住进去同时，岛上住著的岛民开始将其称作「教团之家」，而要塞中的人将其称作「理想乡」。

被委托去引导误入此地旅人的修女&#8231;里斯本在理想乡入口处宽阔相通的玄关目不转睛地眺望著。外面没有风雨的样子。眺望著散乱地披著头发的女性旅人的身影。因雨水润湿而发出光泽的金发。复杂的发结讲述著她头发本来的长度。戴著黑手套的手上拿著沉甸甸的旅行包。脱下的海军蓝夹克下面是雪白色的连衣裙礼服。衣物因为湿透紧贴身体的样子就算是同性也不知视线该放在何处。

是一位有著忧郁眼神的丽人。被雨水淋湿的样子宛若妖精般将清雅和艳丽重合在一起。但是有哪里散发著异样的氛围。虽然是虚幻般的外表，却让人感觉有著深不可测的内部的强大。

「要麻烦您了。」

虽然女子的声音绝不算大，但是在安静的地方比平常更清丽地响彻著。

里斯本将女子带到招待来客使用的房间里。两人隔著大理石的桌子在长椅上坐下。大概是季节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建筑物是石造的，房间里的空气冷飕飕的。

「我是担任『理想乡』管理运营的一员，名为里斯本。我们理想乡一同，向误入此地的您表示欢迎。」

外眼角有些皱纹的里斯本，和这里的人们全部都头戴白色头巾身著黑色长袍。是无论哪里都可以见到的修女的打扮。

只是，理想乡的修女服上在胸口处绣著被大剑所穿刺的蛇的纹章。

「初次见面，我是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此次承蒙厚意感激不尽。等到桥能够通过了，立刻就会告辞。」

薇尔莉特说著冰冷话语的同时，明显肤色已经变青了。

里斯本体贴地往暖炉里添了下柴火。

「非常感谢。请问可以把包也烘乾么。」

比起自己的衣服更加优先大概是里面装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吧。薇尔莉特打开包用衣服擦乾手后将包了几层的一本书取了出来。仔细看的话放在里面的是书本形状的小物品。里面放著有信纸。薇尔莉特舒了一口气。

「是非常重要的信么？」

里斯本如此问道后，薇尔莉特缓缓道来。她是自动书记人偶，因为接到来自这个岛上的委托前来，现在工作已经完成了。

从委托人那里也接受了派送代笔书信的委托，接下来和邮差汇合后把信纸交给对方就可以了但是突然下起了大雨，如是说道。

「是邮便会社的人呢。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我们理想乡的同伴。请吧，虽然把包烘乾也可以但是你的身体不暖和起来的话。」

将准备好的白毛巾搭在头发上后，薇尔莉特看上去像是带上白色面纱的新娘一样。将用来替换的修女服换上身之后薇尔莉特终于成了能够详细对话的状态。里斯本笑容满面地再次打开话匣。

「难得能够认识，我也说说我们的事吧。我们理想乡是信仰世界上神话涉及到的所有神的团体。」

外面的雨势像是增大了，听到了远处的雷鸣声。

「理想乡的主要活动目的是将世界神话更加普及和信仰，并且最为致力的是对『半神』的保护。薇尔莉特小姐知道半神的事情么？」

薇尔莉特无言地摇了摇头。一瞬间，像是要将房间给撕裂般的闪电将房间填满白光又马上消失了。虽然里斯本为了提高音量端正了姿势，但是面前的自动书记人偶是在看什么难得一见的东西般看向窗外让人无法开口。从侧脸看去眼瞳闪烁著光芒。咳咳，咳了下后视线又回到了里斯本这边。

「所谓半神是指在神和人类之间诞生的孩子。圣书上记载有有名的半神传说。神和人相恋也是常有的事情.....请看这边。」

里斯本将放在桌上的又大又古老的书翻开。

看上去是记载了许多宗教绘画的书。翻了几页之后停下了。

「稍微来读一节吧……。智慧女神洛泽丝是为了见证人类文明发展而从天而降，以人类姑娘的姿态混杂进地上世界。正体绝对不能让人知晓。但是洛泽丝打算回归天空在从人类姑娘变化成女神模样的瞬间，被旅行的男子看到了那个姿态。虽然男子发誓绝不会说出去，但是作为交换请求洛泽丝和他共度一晚。洛泽丝接受了那个请求，虽然天亮之后就回到了天空但是不到一年又出现在男子的面前。因为作为二人的孩子的半神出生了。在天空中有著丈夫的洛泽丝害怕他嫉妒将孩子托付给男子走掉了。被留下来的半神虽然从洛泽丝那里继承了罕见的智慧，却沉溺于傲慢，在追求荣华的最后被他人嫉妒买杀了。洛泽丝一心一意地等著孩子穿过天空的黄泉之门……」

里斯本用白皙的手指指示著那一页的插画。

「这双异色的眼瞳。右眼是红色的左眼是金色……然后是银中稍微添了点紫的薰衣草灰色长发。这是智慧女神洛泽丝特有的姿态。据说她在世界诞生初期赋予了人类文字。」

「这就是半神的起源么？」

「可不只是仅此而已喏。并且世界神话全都是事实，半神的存在也是事实。最好的证据就是现在身处于这个理想乡作为洛泽丝神半神的拉克丝大人。」

根据过往的经验，在说出这种话的场合时里斯本会受到拒绝或是冷笑但是薇尔莉特哪边都没有做。

「为什么这个名叫洛泽丝的女神不能让人类知晓自己是神呢？」

纯粹思考著疑问如此问道。里斯本浮现出好意的微笑。

「不错的问题。以前的神，或者说是什么鹤立鸡群的才能持有者被人们崇拜侍奉，恐惧著其存在的同时也是被利用的对象。还有因为嫉妒其罕见力量而买掉其性命的情况。洛泽丝的孩子就是这样呢。她除了那个传承以外还和很多人留下了孩子。」

说著里斯本又翻动了书页。

「但是另外的那些也没有好的结果。……本来的话洛泽丝不应该舍弃自己的孩子的。半神不论是在地上还是在天空都是异类。但是从神那里继承的力量在人世格外显著。让他们在天上才是为了他们好。所以我们一找到半神，就将他们从世间隔离保护起来。直到返回天空的那一天为止……。换一个话题，薇尔莉特小姐，你的名字是取于花之女神薇尔莉特的么？」

「是的，听说是这么来的。」

大概是回忆起赋予自己名字的父母了吧，薇尔莉特垂下了眼瞳。

「但是你.....在我看来与战争女神加涅特斯皮亚非常的相似。」

里斯本翻动书页将圣书推到薇尔莉特面前给她看，在那里画著的是身著白色盔甲手持宝剑的女神。金色的头发随风舞动的同时定睛凝视著远方。那眼瞳是蓝色的，非常美丽。那确实与薇尔莉特非常相似。

「这幅画不仅是由擅长宗教画的画家所绘的作品，更是他的最高杰作。加涅特斯皮亚也被其他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们所爱戴，创作出姿态和形象。我们理想乡有著用绘有世界宗教神祇的画装饰的房间，明天带您前去吧。加涅特斯皮亚的逸闻也在之后来聊呢。薇尔莉特小姐，想问你的事、相和你交谈的事情还有很多。对了，如果可以的话想把加涅特斯皮亚的浮雕作为相识的证据送给你。」

说完从座位上站起，里斯本从房间的柜子里取出了什么东西之后又回来。

「我觉得你拿著应该会很合适。这是用理想乡的修女加工过的白玛瑙制成的浮雕胸针。为了筹集活动经费，这也是向大陆输出的商品」

平躺在手心的是椭圆状的白玛瑙上雕琢著女神身姿浮雕的物品。薇尔莉特将靠在长袍上自己的翡翠胸针捏住后说道。

「.....我已经，有这个了。」

「就算不戴著也好，请务必放在身边就。」

「不是的。胸针的话，只想有这一个。」

可以说是固执的态度。

里斯本虽然脸上保有著笑容却在内心咂了下嘴。

——不要著急。首先是表示友好，教导劝说，然后再让其滑落。

里斯本的瞳孔中并非是侍奉神明的修女，而是猎人的眼睛。

在我面前看见那个人的身姿是自那雷雨日子过了一天的隔日。

外面的瓢泼大雨还在继续，完全不像是能够出门的样子。

早上的祈祷时间结束后，听说要在并非牢狱的室内庭园里用餐，我开始模模糊糊地察觉到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我在这里，至今为止也有和其他的半神候补说过话的缘故。

——一成不变的手段。

我被如此期望著。作为理想乡中活著的半神前去款待。

「拉克丝大人。这便是在邮便会社工作的薇尔莉特小姐。因为现在的坏天气，前来拜托我们理想乡。」

比起在雷鸣之中还是近距离用肉眼看见得要美丽得多。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她有著不背叛人期待的宁静之美。

室内庭园虽然并没有喷水装置但是在花盆中生长著的草花配置在地方狭窄之处，演出著小型森林样子的清爽空间。此处经常被用于理想乡外的人们到来之时招待他们。因为环境开放容易给人好心情，自然就会容易对这个理想乡抱有好意的呗。

「这边是现今守护著我们理想乡的半神拉克丝&#8231;希比拉大人。拉克丝被我们寻找到的时候大概是七年前.....在听说过那个身姿的传闻前去拜见的时候，见到的便是像这样和智慧女神洛泽丝一模一样的姿态。另外拉克丝大人不仅是作为孤儿出生的.....连父亲都不知道。据说恐怕是女神洛泽丝孕生下后，因为在地上有些缘由而堕落了。真是令人同情。」

「真的是，和插画相同的姿态呢。」

回应道你也和加涅特·斯皮亚非常相似后，薇尔莉特保持著既没有高兴也不讨厌的无表情只是点了点头。和神相似的我们。

「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喏。二位大人都。」

这里是尽是假货聚集的地方。

在庭园内准备好的用餐席我们一同早餐，进行了没有妨碍的对话。

我淡漠地说了在这个理想乡的生活是非常棒的事情。薇尔莉特好像没什么兴趣。看上去更在乎外面豪雨的声音。虽然我对名为自动书记人偶的工作没怎么听说过，不过听说是女性一人环绕世界代笔的工作后非常惊讶。

听说不将从委托人那里得到的信比任何东西都重视就不行，怪不得会一直把包一直拿在手上总算是理解了。

——好厉害。完全，没法模仿。

我连从这个理想乡向外面踏出一步都做不到。

虽然最开始没有打算将话题发展到这种程度，仔细想想的话已经很久没有和年纪相仿的女性说话了一不注意就加快语速说个不停。

「薇尔莉特小姐在休息日会做什么呢。」

「待机，为了下一个工作。」

「一定是住在很大的街道上呢。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店铺真让人憧憬。果然会因为外勤过多所以呆在家里会更好么？」

「并没有特别喜欢或者讨厌的。有目的的话便会外出。」

「和友人一起出门玩之类的？」

好不可思议。越是对话就变得越想知晓她的事情。

「我没有友人。」

「.....是这样啊。」

「是的。」

她的言语虽然可以说是毫不客气，反而却让我抱有好感。因为比起用表面上的温柔粉饰来隐藏谎言，能够被真诚相待要好得多。

「那个，我也没有的所以不要紧喏。」

「这是需要确认状态的事情么？」

「欸」

「不要紧，您刚才这么说来著.....」

「是，是这样的呢。不要紧，很奇怪呢。」

因为把气氛给弄坏了，向薇尔莉特表示歉意后薇尔莉特却用『没有这回事』给否定了。

「.....不对，不是这样的。果然应该是那样的。实际上也会让上司担心的。」

思考著是不是真是如此的薇尔莉特一脸认真的点著头。

「是那样的么。」

「是的，拉克丝大人的提问以前也有被相似的话语说道。『普通』的话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不太明白『普通』.....而且没有的话也不会困扰，如何制造也不明白。」

「和职场上的同事之类一起用餐呢？」



「那个，偶尔会有。」

「那就从那里开始如何。像现在这样聊天.....」

「.....聊天的话就能够成为友人么？」

「会不会呢.....」

「非常困难的。」

「是很困难呢.....」

「是的，和其他的人.....自然地相处，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能够理解。」

从薇尔莉特那边也断断续续地提出了问题。比如我每天在做些什么。两边的瞳色就算不一样也能看见一样的颜色么。同样还有休息日会怎么样。

相应的我对于这些问题能够回答的都回答了。

「拉克丝大人没有外出过么。」

「没有。」

「那么一直都在这里？」

「.....是的，至今为止都，从今往后也是。」

「因为这是赋予拉克丝大人的使命么。」

「说不定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半神是，不应该降生在村庄里的。」

「稍微，有听说一些神话。说是因为被卷入了不幸的事情。」

「是的。」

「拉克丝大人在外面的时候是不幸的么。」

「.....既贫穷，也是一个人.....需要保护是确实的。」

「这里虽然不是村庄但是也有很多人。即便如此也有著防御不幸的效果么？」

正中靶心，在场的人们的呼吸都停止了。我，还有在场作为侍者的修女们。她提问的做法不像是什么深入探索的东西。

「.....有、没有呢。」

「您不知道么？」

单纯的疑问。纯粹的思考。

「不是、那种.....那种.....薇尔莉特小姐。为什么、要问、那种事情。」

有时，平和的时间里会刮起风波掀开险恶的一幕。

「不是，如果难以回答的话非常抱歉。如果在这里也不幸的话，我认为是不是没有必要勉强留在这里。」

就像是等待著风暴停息，仅仅考虑著可怕时间的结束等待著度过人生的我无法应对的状况。

「在、勉强、著么。我。」

我说话的同时对等在一旁修女的视线在意的不行。从那个视线感觉得到。『不要说多余的话』这样子胁迫的压力。

「您虽然说一生都无法离开这里。但是也说了对街道的憧憬。」

「.....是这样呢。的确有这么说。但是.....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是因为、什么呢。」

「没有办法从这里离开。」

「为什么呢。」

「不被允许。因为我是半神.....」

「谁不允许呢？」

「欸」

「谁不允许呢？」

「.....那是」

——啊啊，不行。

「因为拉克丝大人是半神，被尊敬著。因为还有著更上位存在么？」

——不要揭穿啊。

「明明想出去，却是不能出去的状态.....那是」

——不要再说下去了。

「那是.....」

啪、的响起了合掌的声音。

我诚惶诚恐地看向修女。强行中断我们对话的她一脸温和的表情。

「拉克丝大人。薇尔莉特小姐、这里开始变冷了。移动到别的地方吧。」

虽然对话被遮断了，薇尔莉特却只是像唇语一样说了什么安静地听从了。渐渐地，她察觉到了这里的扭曲。

——快点逃走。

我在修女转过身去的瞬间，没发出声音地如此说道。

大概已经明白了吧。我如此祈祷。现在的话还来得及。

没错，我是被监禁在这里的。

我向修女建议道。

「.....修女，能不能带她在领地内走走.....。你想，比如说神像所在的房间，还有其他的。在雨天只是等著放晴的话也太无聊了呗。」

「那边的话，不对一般的客人开放的.....」

「但是，想让她看看呐。我也想看。我已经快，你看我马上就要.....」

虽然修女的嘴形看上去像是要编织出否定的话语，但是还是给出了许可。

「说的也是呢。您贵体呆在地上的时间也不多了。也有想看见拉克丝身姿的其他修女吧。薇尔莉特小姐的话随后里斯本去请，能够在途中退出么，如果到那为止的话.....」

我知道这个修女在惯著我。

自从我被带到这里来一直在受她关照。多少也有些感情吧。虽然我对此十分感谢，但是同时也觉得非常恐怖。

「我一想到能像这样说话的时间也非常有限，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寂寞的事情呢。」

想到到底是抱有怎样的心情来重视我的呢。

「那么就快点开始带领参观吧。」

我们四人以修女在前带领著开始在理想乡内巡游。这个理想乡大体上是从被称为所有者的出资人那里得到援助而成立的。我虽然没有见到过，但是毫无疑问是非常了不得的富豪。走廊上装饰有各式各样神明的宗教画或者胸像。色彩丰富的彩色玻璃在头顶上闪著光芒的室内教会、从古书到新书都丰富地收集著的图书室、大理石的大浴场。在工作的修女也不到十几个人。大家每天用餐就会有相当的开销。把建筑的维护费算在一起预算就更加飞涨了吧。

「最后就是这里了呢。聘请工匠建成的。神明石像的房间。」

推开重重的门扉前方等待著的是静谧的世界。虽然我也只来过数次，不管看多少次都给人压倒性的存在感。房间里无秩序地排列著各种各样的石像，脚下有著几条小水渠从旁通过发出潺潺的水声。水渠之中铺垫著有闪闪发光的玻璃珠子非常漂亮。据说在天上的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也能够很好地生长的被称为黑暗常春藤的植物扎根于此，将枝干伸长到墙壁和地面上，营造出幻想的气氛。

「啊拉，筹备做好了没呢.....拉克丝大人，稍微离开一下呢。」

修女从我们身旁离开到神像之间的入口处向其他理想乡的职员招了招手。

我想著就是现在，抓过薇尔莉特的手臂。

「拉克丝大人，那个.....方才的话题」

「到这边来。带你去看加涅特斯皮亚的石像。」

如此主张地说著的同时我的目的却并非如此。

在前往与大蛇交战的加涅特斯皮亚的石像路上，我向她询问道。

「薇尔莉特小姐，理想乡的修女们问了你什么么？」

她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向石像，就那样回答道。

「是的，询问了我的出生.....还有成长。因为被嘱咐不要过多的谈及自己的事情，所以只

说了之前是孤儿.....还有是原军人的事情。」

我皱起了眉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与加涅特斯皮亚的美貌神似的没有父母的孤儿。正是理想乡所求的半神本身。

「薇尔莉特小姐。请听好了。你有从修女那里听说这个理想乡是以守护半神为目的运营的么，那是假的。确实.....虽然我在孤儿院生活的时候是被她们从贫穷中救了出来.....同时性命也被他们看上了。」

大概是因为我迫近阴森气息的声音，薇尔莉特终于从石像离开了视线。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详细地说给我听。」

这时候听到了修女呼唤我的声音。我们藏身进石像之间继续对话。

「理想乡的目的是半神的保护。但是更大的目的是将半神送回神明所在的天空。半神传说中几乎都是在地上正因为他们的那份力量而毁灭自己的末路为结局。理想乡为那些而担忧，想著要将他们引导至天空.....但是那个方法是杀人。这里是染上了疯狂思想的人们聚集的杀人集团的设施。」

薇尔莉特眨著那碧色的眼睛。

「.....也就是说，拉克丝大人也是会被杀掉的命运？」

「我被决定于下一次满月出现的那天的早上，也就是三天后送回天空。是我的生日。为了等待那天到了保护不到十四岁的半神一直养育著。大概，在大陆上十四岁被认为是成人所以孩童时代应该在人间，成人以后就应该在天空生存，理想乡应该是这么想的。但是对于保护已经超过十四岁的半神的情况.....不到十天就会杀掉。我至今为止已经看见了数人，因为误入被带进来的，前来拜访的半神候补的大人们被杀死了。你也很危险。理想乡将你作为半神想要你的性命。」

「我么.....？」

「我说了理想乡是疯了的人们的集团的吧。实际上，就算没有继承厉害的力量只要外表相似的话也可以。我的脑袋也不太好。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以这种姿态诞生，但是听说在遥远的国家也有著拥有同样头发和眼瞳的民族。一定是在那出生的。还有，另外一个选定半神的必要条件是双亲中有一个不在。是因为容易被伪装成半神传说。并且在薇尔莉特小姐与战争女神加涅特斯皮亚相似之上还是原军人。在理想乡的人们看来的话就像是说著来杀掉我一样的东西。」

快速的说不停像是在煽动著恐怖感一样。

但是薇尔莉特好像对于这个理想乡的事实并没有感觉到恐怖，「是这样么」淡淡地如此

应和著。

「薇尔莉特小姐.....是这样么，才不该说这种话请快点逃走。有听到你被修女&#8231;里斯本叫你过去的吧。不能过去的。一定会用什么药让身体无法动弹的。」

「会怎么杀掉呢？」

薇尔莉特不慌不忙地问著杀害方法。

「让人坐上小舟顺著修拜利耶最大的大瀑布流下去溺死。现在要逃走的话还有很多机会。所以还请逃走。」

我摇动著她的双肩如此向她诉说著。嘎吱嘎吱地响起机械的声音。像是机械机关的人偶一样漂亮的人。像她一样的人的话，说不定是真正的半神我如此想到。对这样的自己，简直就像是理想乡的人们一样一瞬间感到害怕。

薇尔莉特轻轻地放下我的手臂，紧紧地捏住了我的手。

「感谢您对我的好意。我会如同您的忠告一样尽早离开这里。拉克丝大人的脱离也请让我来帮忙吧。」

真的明白自己身陷怎样的状态么，从她的无表情面容无法读取总之像是能够逃掉的样子。我安心下来却没能对她提议的帮助点头同意。

「拉克丝大人？」

我半笑著僵住了。从喉咙无法很好的编织出声音。突然面色苍白背后恶寒。是出人意料地失败的时候感觉到的渐渐袭来的恐怖。那个开始支配起我的身体。到底是害怕什么呢。从谁那里得到帮助的事。那是我长年以来梦见的事情。

——怎么了么。

可是为何，一旦有手向我伸过来我却无法抓住。

——不说的话，拜托你了，不说的话。

一直呆在这里的话，再有一天我就会在水中痛苦的死去。已经确定的事实。

现在对我温柔以待的修女们也是，在我死去之后就会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再寻找下一个半神崇拜侍奉。所到底是伪造的慈悲。我实际上，没有从任何人那里被爱，连爱著谁的事情也没有。这里没有一件好事情。谁都无法相信。

所有的一切都很恐怖。但是。

「.....拉克丝大人，不想从这里出去么？」

我啊，我啊，发现了自己对自己从这里去到外面的世界都抱有恐怖。

「.....并.....并不是这样」

不对，实际上从很久之前就发现了。

「不想逃走么？」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人的话，是会恐惧死亡的呗。」

是的。我不想死。但是。

「.....我、不想、死」

但是对我来说，生存和死亡都是同样的令人恐怖。

没错，恐怖。我从七岁的时候被带离孤儿院开始就一直是笼中之鸟。

和人一样接受了教育但是几乎只知道圣书里面的事情。像修女们一样制作工艺品的事情也做不出来。突然去往外面的世界要怎样才能生存？

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一定知晓更多的东西，家族和朋友，以及容身之处也一定有著。但是我什么都没有。闭锁在黑暗中被绝望渐渐侵蚀，虽说是他人但是没能制止别人的死亡只是看著这些的卑鄙无耻的孩子。不对，已经变得不能说是孩子了。一无所有的我。什么都做不到的我到外面去，要怎么样？

能够看到自己横尸街头的样子。与其那样还不如被我命运中的死所诱惑。

——索性死的轻松。

如此，想著的我无法发出声音。

「拉克丝大人！」

被大声呼唤的我吓得身子颤了一下。从加涅特斯皮亚神像的侧面修女露出脸来看向这边。可能是听见我们说的话了。不对，一定是听见了。平时温厚的她的面容现在如实地露出愤怒和蔑视。

我一瞬间撞倒了修女。

「快逃走！」

对著叫著的我薇尔莉特又一次伸出了手。

「拉克丝大人，把手」

那个身姿宛如骑士。

我对这样的情景一直一直、是描绘在脑海里的东西。美丽高雅的王子大人。那种感觉非常棒的人会前来救我，从这个绝望的理想乡之中。

然而我牵扯住修女回过头来。

「请快点走！我啊，我不能去外面。拜托了！快点走！」

薇尔莉特想要强行带我走抓住我的手但是我却挥开了。

——果然，不行。

——可怕。活下去要更加，可怕。

真是笨蛋。真是愚蠢的选择。但是，要活下去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已经一直，在死亡边上苟延残喘。

在常常思考死亡的环境里，对此习惯了。只是急切等待著总有一日会来的那一天。

——活下去要更加，可怕。

在人的世界中活下去、被利用、被欺骗、得到悲伤的回忆会更加，辛苦得多。

「我会死在这里！我想这么做！外面的世界.....事到如今，无法生存下去！就这样.....在这里.....所以快走！」

我可能已经疯了。说著理想乡的人们都奇怪的同时，最为奇怪的坏掉了的说不定就是我。

「.....」

薇尔莉特在那里静止了数秒后，转过身去。将神像之间的彩色玻璃用一只手给破坏掉了。一定是想从那里逃掉的吧。逃进雨和风从树木上撕碎的大量叶子和花儿之中。

「别逃！你是半神！在我们的管理之下.....」



修女叫了起来。这次是我被撞飞了。即便如此我也不会认输。我紧紧地抓住了她的一只脚。

「快跑！」

即使身体被踢，我也拚命地忍耐著。薇尔莉特站在窗边，紧紧地将包夹在腋下。这里的话是只要跳下去，著地不失败的话就能逃掉的高度。

——好了，去吧！

一定，不会再回头了。虽然我这么想著。

她将头扭向我这边，再最后一次向我伸出了手。

「.....拉克丝大人。」

来吧、这样子。一起从这里逃走吧。那碧色的眼瞳如此说道。

如果抓住那只手的话说不定能够开拓未来。

会让人如此觉得的坚定眼瞳的人。

——我的里面已经乱七八糟烦得不行，已经厌倦了。

抱歉，我已经连思考事情都觉得累了。

「走吧。」

只有一句话，我低声地说出口。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就请呼唤我的名字。」

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她就从窗户跳了下去。

修女发出了刺耳的声音。被站起来的修女辱骂了之后，我的脸被打摔倒在地。看见扭曲了的修女的脸我笑了。

——看吧，果然世界很恐怖。

所以索性死掉要轻松得多。

雨水退去后的早晨非常美丽。

被水珠缠绕著的树木和草丛，散发著雨后特有的味道。散发著和晚霞不同的光芒笼罩著

世界的太阳。那个朝阳赋予了落下的雨滴光辉。这样晴朗的一天迎来了被某个孤岛上的某个宗教团体崇拜的少女的生日和葬礼。

「拉克丝大人.....还望健康」

被枪对准的拉克丝手腕被绑著，被逼上了铺满花儿的小舟。还望健康，里斯本对她这么说道，但是这并不是献给赴死之人的言语。

拉克丝的面容明显是受过暴行。嘴角肿胀著紫色，眼角处有著裂痕。大概是没有被允许睡眠，脑袋摇晃著瞳孔的焦点没有重合在一起。

里斯本向著一脸憔悴沉默不语的拉克丝笑了。

「拉克丝大人，您是我所找到的半神之中最为容易对待、最为听话的一位。虽然你让那个自动书记人偶逃掉了这件事无法原谅.....不过还是不要对即将启程前往天空的您再过多责难了。有什么，最后想说的话么？」

拉克丝用空虚的眼睛仰视著里斯本。明明世界上的风景如此美丽，为什么在这里生存的人们如此丑陋呢。如此感觉著的时候，里斯本的嘴边浮现出扭曲的笑容。

「.....这种事情，你们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无论何时。直到.....永远喏。」

「什么意思。」

事到如今还问这个，里斯本像看著小蠢货一样哼了哼鼻子。

「我们想要守护这个神明创造的世界。你也听过很多次半神传说了呗。半神无论在地上还是天空中都是异类。你是异类啊。就是这种存在，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对吧？」

即便被问到，太奇怪了，被如此说著的拉克丝一方没能够作出回答。

「你只是存在著就很奇怪。为什么呢，那个眼瞳和头发。不能称之为『普通』。不把异类排除掉的话，会添麻烦的呗。」

「我、什么都、没做。」

「虽然什么都没有做，但是说不定以后就会去做。存在很让人困扰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对你这样的.....存在感到恐怖喏。所以，崇拜著、敬仰著，然后杀掉。」

不允许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不像的人的存在。

拉克丝终于理解了这个团体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意义。

过于极端的自爱。如果不能将他人和自己同等看待就会感到不安。所以，要杀掉。

扭曲的思想在他们之中『普通』地相通著。

——并且想著被那种人们给杀掉会死的轻松的我，是最为奇怪的。

手枪指向了拉克丝头上戴著的头环。

「本来的话是想让你就这样溺死的，但是由于被拜托照顾你那个修女的慈悲请求。就这样用子弹杀死你吧。因为窒息而死的话，会很痛苦的。那么永别了，拉克丝大人。最后以这个为您送行，圣歌第三百一十二。」

里斯本向后方打了个信号。然后整列地注视著的其他的修女们唱响了安魂曲。就算是做著集团杀人行为的她们也只有唱出的声音是美丽的。

「.....高居在天的我等神明啊.....」

歌声停止自己就会被杀。拉克丝为了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反覆地囁嚅著记在脑海中的圣书上的言语。

「.....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你的血肉、我是你的眼泪.....」

小舟的下面响起的水声，那是在这之后会冲走自己的墓碑的声音。

「请给予怜悯、请给予怜悯、请给予我以怜悯。」

牙根无法咬合。颤抖不止。

「.....怜悯我，神啊。」

是哭泣声。拉克丝因为对无法停下前往死亡的旅途的恐怖而落下眼泪。就算选择了死亡但是在迎接它的时候果然还是会害怕。即便活下去会更令人害怕，但是忍受著等待即将到来的苦痛也很困难。

「神啊、神啊，洛泽丝大人。」

拉克丝的尸体之后会顺著河流掉落大瀑布吧。身体和花儿一同浮游著，就这样坠落瀑潭被吞噬进去。整个身体被水灌满沉下去吧。

仅是如此想像著就快要窒息。不对，现在就窒息的话该有多好。

「神啊，洛泽丝大人、洛泽丝大人。」

拉克丝反覆呼唤著被说是自己母亲的神明的名字。

「洛泽丝大人、洛泽丝大人。」

——妈妈，只是为了生下来而生下来，之后就事不关己了么？

「.....洛泽丝大人。」

——我的人生到底算什么啊。

「洛泽丝.....大人.....呜.....呜、啊、呜」

——小的时候我虽然贫穷、虽然是孤儿，应该没有自己选择死亡。

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洛.....泽丝.....大人.....呜呜」

即使抽噎著仍然在呼唤。

「呜呜.....呜.....洛泽.....」

最后的时间也白白浪费了。

「呜啊.....啊啊啊.....呜呜呜」

然后用张开的嘴唇。

「.....薇.....」

顺从著自己的意志还想要呼吸空气。

「.....薇.....尔.....」

将除去恐怖，给予救赎的神之名。

「.....薇、尔、莉特.....！」

拉克丝自然地说了出来。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就请呼唤我的名字。』

将她的人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给予了帮助的人的名字。

「薇尔莉特……！薇尔莉特、薇尔莉特！救救我！救救我！我不想死啊！」

那个祈愿像是某种扳机一样，从安魂曲的正中间发出了悲鸣。

里斯本突然被打倒了。在拉克丝的眼中，看见了里斯本从背后被某人给袭击了。头部被殴打了的里斯本松开了手中绳索让小舟流走。

但是马上绳索又被重新抓住了，小舟停止了摇晃。

「……………欸？」

行凶的修女就那样垂着头站著。

「……欸、欸？」

那个修女将小舟的绳索抓著，同时向拉克丝伸出手臂将她强行拉到了地面上站著。像是要守护拉克丝一样将拉克丝护在自己的身后。小舟像是没用了一般流了出去。所有人都哑然失声。而且，有些好笑地张大嘴巴。

「名字……」

破坏这个仪式的人应该不会是从内部出现的。明明应该不会有的。

「说让我呼唤来著。」

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是。

「久候多时，拉克丝大人。」

将白色的头巾拿下露出了本来面貌。

「薇……尔莉特！」

是拉克丝在自己的人生中，唯一挺身相救的女性。

模样变了，是自动书记人偶。

不知何时里斯本拿著的手枪已经到了薇尔莉特手上。毫不留情的向著里斯本她们的脚边射击，泥土被炸得飞起。

「请让开道路。警告你们如果阻碍的话，可不是不受伤就能结束的。」

但是修女们动都不动一下，互相确认了彼此的面容。

「应战吧，侍奉神明的同胞们啊！」

倒在脚边的里斯本忍住疼痛叫了起来。

对于那个勇敢的呼声修女们凝聚在一起给予了回应。从黑色的长袍下取出了猎枪和小刀向著这边。

「失礼了，稍微会有些粗暴。」

还以为薇尔莉特会将拉克丝抱在怀里，结果却像是对待包包一样的方式抱在腋下移动。像是要相互开展一样修女们也朝向这边。

薇尔莉特就那样跑著跳起来将数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踢倒了。被当作行李对待的拉克丝发出了怪叫的悲鸣。在开辟的道路前方把拉克丝扔到一旁，然后又转过身面向敌人。

将用完子弹的枪扔向拿著枪对准拉克丝的对手将其砸昏过去。将拿著小刀冲过来的对手踢飞回去。从击倒的敌人那里夺来两把枪，同时击打压制著周围。与一人对多数的压倒性不利状况无关，是以薇尔莉特占优势展开的战斗。拉克丝惊恐地屁股著地摔倒同时向后退缩。

发现了敌人又要攻击那样的拉克丝，薇尔莉特立刻向其飞奔过去。身体向蛇一样缠住对手两腿绞住头部用体重撂倒。然后用拳头向脸砸去。

——压倒性的。

拉克丝被她的战斗姿态吸引住了。

向著被自己击倒的修女们薇尔莉特罕见地大声宣告了。

「我的两臂是Stac社制作的义手。你们各位的身体轻易就能粉碎。还请只有抱有觉悟的人上前。」

在胸前单手张开，用另一只手作拳头状击打掌心发出声音的勇猛姿态是秀丽的斗士。

修女们将那个姿态看作是多少次给予敬爱的战争女神加涅特斯皮亚。

总算是站起来了的里斯本就算头上血流不止仍然叫道。

「你们在做什么，快抓住她！当场让她回归天空都行.....我批准了。不能把这种怪物放在地上不管。」

「半神是怪物么？」

薇尔莉特的提问立刻被回答道。

「没错。像你们这样的怪物，就不应该存在于地上。无法彻底成为神或人的半端者.....那份力量一定会为我等带来灾祸。你就是，你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个战斗方式，是在哪里学到的！到底杀死过多少人们.....你们是不应该降生于世的。你这异端者！」

里斯本眼睛布满血丝，浮现出和蔼微笑的嘴唇处溢出唾沫泡子。

虽然也有因为她的发言露出惊讶表情的修女们，但是也点头同意重新握紧了武器。薇尔莉特对里斯本的破口大骂，淡淡的回道。

「原来如此。这么看来我说不定是真正的半神。这样的话就有很多事情能够想得通了。」

玲珑的声音冰冷彻骨继续编织出言语。

「像我这样的是人类的伪造品的话，说不定确实应该被以送还天空的名义杀掉。但是拉克丝大人不一样。她只是，被恐惧著的少女。」

她的行动、言语，毫不迷茫。

「请吧杀掉我吧，这么说的话你们说不定就能满足了。但是我至今为止是被饲养的怪物。不能够安乐地就这样被杀掉。无用的战斗是禁止的.....我的主人如此说过。」

将黑手套脱掉，露出机械的拳头。

「说、活下去。」

薇尔莉特一瞬间移动到里斯本的身边这次用铁拳打进她的腹部。里斯本被击飞到遥远的后方。身体掉进河流中，险些就要被冲走的她被其他的修女们非常惊慌地救了起来。仅仅只是挥出一拳就能让一个人像人偶一般飞到空中去。

看见了这个，尚且握著武器的人们战意一下子就丧失了。

「挑战者上前。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前来应战。」

美丽的女子在暴力之中静静地伫立著的姿态既凄惨又妖艳。

结果，在那之后没有出现任何人与她对抗，拉克丝和薇尔莉特就那样走著离开了现场。

「好可怕啊.....好可怕啊.....」

「很可怕么。但是已经可以安心了。」

在离开河流的地方解开了双手束缚的拉克丝，大声地哭了起来。

应该是不久前体验过的恐怖突然复发了。薇尔莉特带著路二人向小岛码头的放心穿越丛林前行著。途中从准备周到的树枝上回收了吊著藏起来的她重要的包。

大概是有著能够逃走的自信吧。拉克丝哭著询问道。

「你不是已经逃走了么？」

「结果雨也没有停，发现了洞穴于是就在那里野营了。一直.....在那里面思考著。拉克丝大人所说的话。」

「我.....？」

「在外面的世界，生存不下去.....」

的确是这么说的。

『我会死在这里！我想这么做！外面的世界.....事到如今，无法生存下去！就这样.....在这里.....所以快走！』

身处极限状态之中的，真心话的其中一句。

「我也，稍微有些不同.....一直，都生存在一个世界里。侍奉著某个人，不知道除那以外的生存方式。虽然被亲切的人教给了新的生存方式，一开始也是拒绝的。自己、不一样.....如果不是『物品』的话，一直以来我都是被需要著的，已经不被那位大人所期望了么，如此思考著。」

两位女性走著。道路前方困难重重。被淤泥污染、被草露润湿，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的双腿。

但是，绝不回首地前行著。

「想著拉克丝大人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呢。选择新的道路，在那前方会怎么样呢。事到如今，不同的道路.....？在那里，我被期望著么。如果不被期望的话就没有价值么？如果不被，那位大人所期望的话我.....就应该是不被需要的存在。那真的、非常令人.....」

大概是在困扰应该如何表达。像是从某人那里借来的言语发出了声音。

「非常令人、『害怕』的事情。」

这个姑娘害怕什么事情之类的，实在不可思议，拉克丝如是想到。

——毕竟，非常的强大而又美丽。看上去，就是无敌的。



但是和拉克丝一样。稍微有些害怕活下去。

「但是，薇尔莉特小姐没有放弃呢。」

即使害怕，也选择了活下去。

「是的，因为被命令了要活下去，考虑了.....很多东西之后感觉到了。我真的是对很多东西都不知道。那位大人说过的那些言语.....对我、说的.....ai.....」

话说到途中停下了。

薇尔莉特将翡翠的胸针连同胸部抓住了，让怦怦直跳的心脏平定下来。

「.....对我说过的话，而且，变得想去学习理解那些自己未曾见过的感情的言语了。所以拉克丝大人也，说不定也会改变想法。想死的话，随时都可以做到。想去这么做的时候，不会去阻止的。但是，到那之前.....再稍微，去试著知晓一下外面的世界也不错.....感觉是多余的考虑于是做出了那样的行为。非常抱歉。我会负责任的。现在的状态的话应该是可以过桥的吧。拉克丝大人，如果没有地方可去的话姑且先请和我一起来吧，不会对您做不好的事的。」

薇尔莉特向著比自己慢上几步的拉克丝伸出了手。拉克丝这次毫不犹豫。虽然机械的手有著冰冷坚硬的感触，不知为何拉克丝却觉得有些温暖。

沾满泥巴的长袍，凌乱的头发。明明薇尔莉特怎么看都不像是身著盔甲的样子，拉克丝却将她幻视成了加涅特斯皮亚的模样。

「我，就算用尽一生也会向你报恩的。」

面对流著鼻水如此说道的拉克丝，薇尔莉特偏著脑袋用『您在说些什么呢』回应道。

「最开始给我帮助的不正是拉克丝大人么。对于您鼓起勇气给予我忠告，深表感谢。」

拉克丝因为这样的自己也能够被人感谢，感到惊讶的同时也有些高兴地又哭了起来。

——果然，再稍微活下去试试吧。

终于决定回心转意了。

在这之后的故事是。

我被薇尔莉特带到她工作的叫做C&#8231;H郵便社的地方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入职了。虽然一开始只是接电话而已，过了一年后开始兼任社长秘书，忙碌地度过著每一天。霍金斯社长是一个对我这个来自迷之宗教团体的身份不明的姑娘也很温柔，时而也会严厉相待的值得尊敬的人。不过，渐渐也明白是一个多少有些奇怪的人物。

说道我来到这里有所变化的事情，就是剪掉了头发，还有代替头环开始用发卡了。以及和薇尔莉特稍微亲密了一些、能够互相直呼其名对话了而已。

她的话是以自动书记人偶的身份在活动。外表的话没有太多变化。大概只有常穿的服装以及带有褶边的伞而已。

和受欢迎的薇尔莉特见面虽然有些困难，不过会定期的回到事务所来，那个时候会邀她一起喝茶。就近在面朝著主要街道的阳台处喝著茶眺望喧闹拥挤的街道。我们会报告彼此的近况。我的话虽然说的几乎都是破天荒地关于社长的事，薇尔莉特说的却是她所到达的各种各样的国家关于在那里邂逅的人们故事。

住在美丽山中的小说家对爱女的思念。

住在小丘上古老建筑中的母亲寄往未来的信纸。

回到被稻穗围绕著的故乡青年悲伤的最后。

在星空之下邂逅的年轻天文学者的热情决意。

我因她所说的话一喜一忧、时而哭泣、时而大笑。

聊个不停的我们看上去一定只是女性朋友吧。应该不会知道是原宗教团体的活祭和原军人。

虽然我没有忘掉我自己的过去，也没有一直抱著那份过去的想法。

因为那个时候，作为洛泽丝的半神的话已经死了，现在是作为邮便屋的从业员存在。

已经死掉的东西不会回来。肉体也是、时间也是，价值观也绝对不会回来。

虽然只有对死亡抱有的渴望顽强地残留在身体里，但是那也坠进了深深沉睡著掉进底部。还不可以醒过来喏，每天早上我都会这样告诉它。

虽然每天还是会觉得活著也很辛苦，那个时候就会闭上眼睛追忆起那个我人生中最烂和最棒混合在一起的瞬间。

我在被花儿铺满的小舟棺材中将要死去的事情。

在那里哭著喊叫著不想死的事情。有著给予了我救赎的人的事情

将她所伸出的机械手臂。

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我引以为傲的朋友。

第二卷 「少佐和他的一切」  
罗兹威尔是一座绿意环绕

到底是从何时开始萌生的。

不清楚是否有什么契机之类的。

如果被问到喜欢她的哪里，也不能很好的用言语表达出来。

每一次被叫做『少佐』的时候都很开心。

想著不保护好在背后跟著自己的她的话不行。

无论在哪里都始终如一的献身打动了我的心。

那份献身是为了谁，为了什么。

被问到的话，她一定会说是为了我。

唇齿间会自发地编织出自己听起来顺耳的话。

来自主人的肯定，便是对渴求著隶属和命令的她自身的肯定。

那么我的人生、我的爱。

是为了谁。

翡翠绿的眼瞳，睁开了。

是幼小的孩子的眼瞳。从沉睡中醒过来的他，那尚未迎来六岁生日的幼儿的眼瞳中，映照著看见的世界。

途中在马车上睡个没完后，下来看到的外面蔓延著夏日般的风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迎来盛绿的树木之美，从老树到新枝依偎在一起也凛然挺立著。柔和的清光从树叶的间隙中照射到地上，看上去就如同舞女一样。每每叶子被风吹得摆动，就宛如哧哧笑著少女一样。

将白色的花瓣拥抱著又吹得七零八落的花风是这个时期莱顿沙佛特里黑的风物诗。就好像北国的暴风雪一般，花儿朝著空中飞去。这些花树被认为是为纪念将国家遭受到仅有的数次侵略防御住的英雄们而种植的。从暮春之时到炎夏之际都盛开著绚烂的花。

「是我们的花啊。」

走在前面的父亲，只嘟囔了这样一句话。被兄长牵著手的他将东张西望著视线停留到父亲的背上。虽然不知道是感觉到了孩子充满感情的视线，亦或是想确认有没有好好跟在自己背后，仅有一次父亲回过头来。和幼儿的他几乎相同但稍微有点不一样的翠色眼瞳有著严厉的眼神。仅是因为父亲回过头来他就高兴的快要跳起舞来。大概是仰慕著自己的父亲吧。但是内心是喜悦的可脸却僵住了。说些什么才能够在现在这一瞬不被训斥之类的，在思考的只有这个。

「什么啊，我们的花什么的。」

兄长用非常小的声音反驳著父亲的言语。

父亲和孩子们在绿色的道路上行进著。在自然之美堆积而成的景色深处有著被认为是军事设施的演习场的地方。和父亲一样身著紫黑色陆军制服的人们有很多。尽管似乎在寻找年幼者才会感兴趣的什么东西，可那因好奇心而变得星星般闪闪发光的眼瞳还是被有条不紊地行进著的军人的姿态所吸引。男孩子们大概是因为要参观接下来将要开始的什么而被带到关系者的座位。

男孩子们被留在屋子外并成一排的椅子上，父亲从身边离开。除了陆军制服以外穿著白色立领的海军制服的人也在场。在谈论著围绕战斗机、侦察机之类的什么。两方漂亮的分成了两个阵营。同样是作为国防的军人，思想意识方面也是会相互对立的样子。从一旁的孩子的眼光看来，映在视野中的是非常奇妙的事情。看不到父亲的紧张感途中就消失了，他手足无措茫然一片的视线落在了脚下。我们的花啊，父亲如此说到的布根比利亚的花瓣又飘落一枚。想要平摊手掌接住花瓣的他身体的姿势不得不想要向前伸出手臂时，身体却被坐在身边的兄长抑制住了。

「基尔伯特，表现得像大人一些！」

被兄长用不高兴的声音训斥，基尔伯特老实的听话了。是被指责就会听话的孩子。他是莱顿沙佛特里黑、世人皆知的南方军事国家的英雄家里的后代。

布根比利亚的男性会为了成为陆军的军官而学习。

拥有者军队上层地位的父亲会像这样把兄长和他带在身边见习事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兄长握紧基尔伯特的手，紧紧的控制著他。虽然就算不这么做也可以，他也应该不是被训斥过一次之后还会再犯同样的事情的人。

「有损布根比利亚之名的话，被处罚的可是对你监督不力的我。」

经常看到兄长被父亲斥责的同时还被铁拳训斥样子的日常，不要弄坏父亲的心情，对此变得反应敏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基尔伯特对此也是理解的。

基尔伯特对于兄长住在名为布根比利亚的家里的每一个行动都细心地多加注意的话，名为家中的墙壁的壁上布满的尽是针、钉子、剑和蔷薇的荆棘，被刺到的话就会流血，与其说

是安全的场所，不如说是时常被审查著一般，那样的家庭。

「真是无聊啊。」

是从兄长的口中吐出的话。他不是想成为陆军的军人，而是以海军的军人作为目标。

「这种事情之类的，真无聊。是的吧基尔。」

基尔伯特被期望著同意却因为答案而困惑。基尔伯特没能够做出同意的表示。

——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

在这里名为无聊的感情不舍弃掉的话不行，他如此思考著。

就算无聊的话不去忍耐也是不行的。所以作为安静不下来的孩子需要他人来抑制行为举止。兄长也是理解的才是，可是为什么又特地在口头上寻求著同意呢？

可是因为他还只是幼儿，这种事情是不能够说出口的喏，像孩子一般回答了。

「没事啦。小声点说，我和你的说辞就好。连思考的内容都被支配的话怎么受得了。我说基尔，一定是，父亲是父亲的父亲也是再往上的父亲也这么做的事情呗，最差劲了。」

这样子为什么不行、基尔伯特如此问道。

「自己不就变得不存在了么？听好了，父亲今天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为了把你也变得和我一样而显示给人看的目的哦。」

这样子又为什么不可以呢、基尔伯特又问道。

松开紧紧握著的手，轻轻地捏成拳头敲在基尔伯特的肩膀上。

「我想能够乘上船。不仅仅是能够乘上船，是船长哦。带著我的伙伴们环游世界啊。为此需要自己的船。基尔，你很擅长记东西所以如果想作为航海士也可以.....但是.....但是我啊、我们啊，不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绝对不行啊！」

这种事不是理所当然的么，基尔伯特如是说道。

因为他们自己是布根比利亚的一族的缘故，家里形成了奇妙的三角形阶层，父亲站在三角的顶点、在这之下的是母亲和叔父以及叔母、再往下的话是兄长、以及基尔伯特和妹妹们。

基尔伯特出生的家庭里位于下面的人向上面的人低头行礼是理所当然的，稍微一点敌意都不能抱有。基尔伯特的兄长是为了让布根比利亚家延续，为了将英雄的名誉守护住的小小齿轮。齿轮能够说出自己想做的事情么？

否、不言而喻。

「你啊，完全被洗脑了啊.....」

洗脑，是什么意思呢。在思考这个的时候空中飞来了战斗机，为了眺望在天空中划著弧线的铁鸟基尔伯特抬起头来。太阳和战斗机重合的只有一瞬间。

非常的，炫人眼目。因为眼球快要烧掉一般的疼痛，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大概是被太阳光刺激到了，眼泪渗了出来。

翡翠绿的眼瞳，睁开了。

是聪明的青年的眼睛。严厉的眼色如同父亲，但是恐怕还有些自身性质的温柔和寂寞的眼瞳注视著人偶。不、是人偶般的少女。视线的边缘是和基尔比特一样成长起来的兄长的身姿。房间里的内部装饰非常不错。用金制品装饰著。但是这些物品的优异之处、这个场所大概是身处这里的人们选择的吧这一事实，无论什么都显得有些滑稽。

一切都变得不协调了。房间在那时变成了五个男人的被杀害现场。

少女浑身是血、她便是犯人。虽然衣物和身体的味道都被血给弄脏了，但是本来的美丽混杂著血腥味丝毫没有减少，是世间美丽的杀戮者。

「呐，你会收下的呗。基尔伯特。」

兄长脸上浮现出不自然的笑容从她背后推了一把。向著基尔伯特的方向迈出一步的少女。

自然的，基尔伯特的一只脚向后撤了一步。

——不要看。

反射性的拒绝和恐怖在身体里蠢蠢欲动。她很可怕。兄长执拗地将面前的少女主张为『道具』、强行的要将她过渡给基尔伯特。确实她是被视作道具一般对待，如同道具一般地行动。但是、在那之后也会紊乱地喘息。将被血液和脂肪弄得黏粘的手，在衣服的下襬处擦掉、像是询问著下一个命令般地看向这边。

——为什么要看著我。

对兄长的非人道发言中包含著一定的道理感到同意。三角形的阶层不止家庭存在社会上也是有的。下面的孩子想要爬到上面去是需要努力的。但仅仅只有自己的力量不行。

为了活下去，为了发迹和家世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这绝不是值得褒奖的事情、作为基尔伯特的角度也渴求著可以利用的东西。确实如果能够妥善地使用这个的话毫无疑问

可以成为最强的盾牌亦或是利刃。

——为什么我，被注视著。

自动杀戮人偶那边也，渴求著基尔伯特。结果最后，一切都如同兄长的期望一样进展、还是可以称作青年的面容的年轻的基尔伯特站在街道中。不思议色调的双瞳看向臂腕之间。被外衣包裹住的人偶的甘甜香气之类散发不出，就在刚刚沐浴了的血腥味也覆盖在一起，倘若是怪物一般的长相的话也可以感到认同，然而紧紧抱住的少女的相貌简直就是童话世界中走出的妖精一般。

「.....我啊，恐惧著你。」

对于从口唇中吐露出的真心话，她沉默著没有一句言语回应。仅仅是用碧色的眼瞳抬头看著男人。

「.....我啊，我对要利用你这件事，感到恐惧。」

紧紧地抱著少女的基尔伯特继续说道。

「你很可怕。此刻，本来的话.....说不定现在我应该将你杀掉才对。」

痛苦的嗫嚅著的同时，他也绝对没有从少女的身边离开。

没有弄坏自己的道路将少女遗弃，没有用怀中的枪射击少女的头颅，也没有用双手将纤细的脖颈掐住，哪个都没有做。

「.....但是，希望你活下去。」

即便害怕也抱住不松手。吐露出来的言语，是真实的。

「希望你活下去。」

残酷的世界之中，仅有的闪耀著的真实也是存在的。面对难题如此严峻的现实，能否将其逾越，自己大概能做到的吧？

变得有些迷茫，基尔伯特闭上了眼睛。

睁开眼睛的话一切都能得到解决的话就好了，思考著非现实的祈愿。

翡翠绿的眼瞳，睁开了。

比起祈祷的时候更加糟糕的状况在基尔伯特的眼前展开。

少女将无法动弹的男人们的头颅用警棒殴打致死。少女在殴打著，血沫飞溅、悲鸣不

绝。少女在殴打著。而下此命令的正是他。

有什么，生命以外的什么，从这个空间不断地消失殆尽。理性、良心、这些东西，代替不断消失的这些被某人赋予名字的宝贵的什么东西，暴力孕生了别的东西。那是。

——太奇怪了。并非正义，她和自己，是为了国家，本应如此。

快要吐出来一般的罪恶感之中夹杂著少许的快感。

那是从基尔伯特之中诞生的。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的征服欲。只听从自己命令的她。简直就像将整个世界掌握在手中一样的优越感。

他从以在被给予的等待室中稍微待会儿的名义对与她相关的事情进行质问的大人物围成的圆环中离开了席位。踩著被杀掉的人们的血泊，去迎接她。不管她碰到哪里，都会留下血迹的样子。是被溅到的，并不是她的血。

但是那些是，大概总有一天基尔伯特会见到的被她自己浑身是血的姿态的映射一般。

基尔伯特想去做的事情，便是这样的事情。

急剧高涨的心情就像蜡烛的火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又一次，在紊乱地喘息。

——别无选择，别无选择的事情。

基尔伯特如此说给自己听。

的确这是没有办法的决断。无计可施，得到了拥有意志的恐怖兵器的话想要将其放置于自己的眼睛能够注视到的场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恐怕会损害到别的什么。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立场上，将其一直置于自己的身边才是最好的道具，他也是被如此期望的。

——别无选择。为了一起，生存下去、活下去。

但是眼睛的深处却，像那天，看到太阳一般变得灼痛。

基尔伯特就这样将她带到无人的廊下。

是道具。并不是他的孩子或者妹妹或者别的什么。部下一般的存在。被其他人推测成奇怪的关系也会麻烦。不维持著这个距离感的话就无法一起生活。

——可是。

走著、走著、走著。



走到谁都不在的地方后，转过身来伸出了手。

「.....到这儿来。」

无法抑制。军服会被血给染到也抛在脑后。现在不这么做的话，身体自动的动起来，抱住了她。初次见面的时候也是，将她带回来的时候基尔伯特也这么做了。她也是同样的反应。轻微地发著抖，然后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用小小的手揪住了军服。不要离开，表达的情感非常明白。

是有著体温和重量的生命。他在自己的妹妹还是婴儿的时候，经常将有抱著的经历。

那种感触和重量。既柔和、又易碎，是不守护好的话绝对不行的生命，基尔伯特如是想到。如此想著又更加，将两腕又更用力向中间收纳。

那碧色的眼瞳中，怎样都映照著因非常难过而有些歪曲的基尔伯特的样子。

有些痛苦地，基尔伯特小声说道。

「就算是这样的主人，也想要么？」

被少女的眼瞳中，过于天真无垢的视线直率过头地看著的基尔伯特像是逃避一般闭上了眼睛。

翡翠绿的眼瞳，睁开了。

「.....您话中的意思，理解不能。」

明明还是尚且能够讴歌年轻的年龄却已经老成的眼神显露出为通信机而急躁的样子。外面下著雨，击打著建筑物的雨声，成为了通信的阻碍。

沙沙的雨声，比什么都让人烦躁。

受到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特别攻击部队的指挥命令的基尔伯特作为平定各地纷争的作用在大陆中来回奔波。他被给予的任务是以上的这些以及为了最终决战而培育能成为力量的游击队。仅限于这些却突然又有不同的任务被下达了。

『场所相关的话可以安排驾驶员。让她准备好之后，下令去杀掉他们。仅此就好，建筑物中活著的人全部杀掉。无需多虑任务完成后立刻返回。』

从滞留在陆军师团基地内，直属的上司处接受了突然的通信的基尔伯特对任务的内容反驳道。

「所以说.....！」

让周围的人退下，稍微抑制了一下吵闹的声音后压低了声音。

「是不稳分子的镇压的话，我的队伍全体都一起去便是。为何只让薇尔莉特一人去执行...这不是一个兵士能够执行的任务。」

无法克制声音中流露出的不快的心情。

『因为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的案件。对方是与反政府组织缔结了武器供给契约的政府雇佣的武器商人。潜入内部的谍报员从里面取得的情报，无法放任不管。我们这边的暗部大部分都被知晓，时机正好，收拾掉他们。隐蔽，也就是出其不意的话能够抓住的人会多一些呗。守著的不好意思被公开在世间的话也会是大问题。』

「如果这样的话，更应该配置能够确实达成任务的人员才是。」

『那便是你的人偶了。也不会被权利笼络，除了你的命令以外别无所求的杀戮兵器。没有比这更合适了的吧。不要忘了那天你展示的节目。那个时候杀了几个人？年龄是多大？在你的指导下杀人的精度应该更加飞越地提升了才对。可不要说做不到哦。说啊，做得到做不到是哪一边。』

「这个.....」

『没想到最适合国防象征的布根比利亚家的儿子，难道要说出伪造的言语么？』

基尔伯特连言语都没法好好说出，只是用力的抓扯著肺部附近的衣服。

沉默了数秒后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如果自己向薇尔莉特如此下令的话，她一定会顺从地回答「是」的吧。毫不犹豫。对她来说没有踌躇。只要基尔伯特命令的话，为了主人而使用的自己无论什么都会去做。

所以基尔伯特最为讨厌的事情，是薇尔莉特轻而易举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吧。确定的未来马上就在自己的脑中描绘出来。

未来的画面中有著在驻屯地无法入睡地等待著她归还的自己。

「.....做得到。」

终于能够发出声音。

「虽然做得到，但是薇尔莉特需要确切的现场指示。看过那个杀人场景的您也知道的吧。如果没有我在场监督的话便没有作为武器的机能。还望准许同行。」

「薇尔莉特，准备好了么？」

身著紫黑色军服的基尔伯特用那翡翠绿的眼瞳注视著少女，昏暗的车内还闪烁光芒的除了作为男人的他的眼瞳以外只有少女的眼瞳。少女的瞳色比起海的蓝色要淡一些，比起青空要深一些。美丽的碧眼在金色的头发下显得有些朦胧，仔细地整理好和男性同样的军帽后扩大了视野。

「是。」

那个回答很短、很淡漠却也透露出自信。那个无法说话的少女已然不在。基尔伯特将军用的小刀和手枪交给拥有罕见美貌的少女兵。

「说到底我们的目标并非是以能够交谈作为前提。现在开始要去做的是，为了儆戒所有与莱顿沙佛特里黑有关系的武器商人。」

「铭记在心。」

「里面没有可以激烈战斗的广阔空间。需要即时决断、临机应变的战斗。不要使用巫术（Witch Craft）。只是，我也会一起突入，我会守护你，你只需要考虑如何将敌人打倒就好。」

「是，少佐。」

点著头的少女怎么看都不是像会杀人的样子。

瘦小的肩下是华奢的身体，年龄的话大概是十五岁左右或者更年幼。基尔伯特无精打采地看了她一眼后下了车。外面是一片黑暗。没有繁星的夜空演出著一片静寂。

「三十分钟之内就能结束，在这里等著。」

向驾驶员说过话后，两人踏进了两栋建筑物之间的小巷。

一看没有什么奇特的住宅的前面可以看到有强壮的男人像是在卖弄一样夹著小枪看守著大门。

房子的附近有著几栋建筑物却看不到一丝灯光。

仿佛是地方都市深处错综复杂小路的最里面被遗弃的住宅地一般。

没有人居住的理由是存在的。在血和暴力的气味弥漫的场所，普通的家族不会有居住的打算。

「我是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所属，基尔伯特布根比利亚少佐。来此会见武器商人。我知道他们住在这里，请向他们传达我有话要说。」

对于突然到来的来访者，门卫理所当然地露出了不高兴的神色。

「啊.....？ 什么啊你们这些家伙，开什么玩笑，你以为你是在跟谁说话啊。」

对于他向外人的靴子吐了吐口水的丑恶态度，基尔伯特保持著毫无表情的神色低声说道。

「.....给我注意点你的说话方式。」

利落的行动将门卫持有的小枪给单手压制住，同时拳头打进了对方的腹部。

将夺过来的小枪作为钝器对著呻吟著的门卫的头顶来了一击。这样还不算完，这次又在他膝盖弯下来的瞬间，像要将侧脸给剝掉一般用军靴踢了过去。从门卫的嘴角边流出大量的血，折断的牙齿碎落在地。对著没有发出悲鸣或是呻吟声只是苦闷地叫出声的门卫，基尔伯特冷淡地俯视著。侧脸看上去更是端正，也使得多添了几分冷酷。

「给我消失，有下次就用枪了。」

命令是将建筑物中的人全部杀掉。尚未进入到建筑物里面的话，放过这人一命也是他的慈悲。但是男人像是逃走了一样从现场离去后的数十秒后，少女精准无比的，将逃走的男人的头部用枪击中了。被击中的男人的手上紧握著藏著的手枪。

「.....薇尔莉特」

「他对少佐用枪口相向了。」

再往后二人进入建筑物的数分钟后。激烈的枪声和悲鸣宛如一曲音乐一般回响著。

筋肉切断的声音、镜子划破的声音、临死前的痛苦惨叫。这些像是预定调和的奏鸣一般，重复著重复著不绝于耳、一声巨大的悲鸣的最后结束了暴力的旋律。这一带唯一有著灯光亮著的建筑物也最终失去了那盏灯火，室内归于一派宁静。

世界终于取回了真正的姿态。所有生物都陷入深深的睡梦中静寂的时刻。

「.....已经厌倦了。」

基尔伯特将用尽子弹的手枪再装填后调整了呼吸坐在了房间的长椅子上。

脚边有著碍事的尸体也没有办法所以无视了。

——如果是歼灭敌兵的话还好，连这种肮脏的事情都。上层只不过把她给当做杀人道具对待。对不稳分子的处分也是为了国家的话就会一心一意地去做。如果只有自己的话不会这么去想。

军队上层指定的武器商人处理命令是对薇尔莉特的。本来的话现在这里应该是只有少女

一个人的。

「少佐，有什么不对么。任务已经完成了。生存者的话，不存在。」

当事人自己在这个状况下用清澈的面容确认了尸体。同伴什么的，不需要。基尔伯特应该是再清楚不过。

「.....没有。」

看向地面，被自己所杀的男人的脚映入视野之内。过于不吉利于是闭上了眼睛。

「我没事的。稍微有点累了。你也坐下吧。」

示意著长椅子的另一侧后，薇尔莉特稍微犹豫了一下后顺从地坐下了。

真是奇异的光景。男人和少女在满是尸体的房间里舒畅的放松著。

美丽月色的恩惠从窗户注入房间，朦胧地照在二人身上。

薇尔莉特将视线投在绝对不会朝向自己这边的自己的上司，应该说是上司以上的存在的男人身上。那双碧眼到底在思考著什么呢。简直像除了他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就是那样的注视方式。

「不马上离开的话也可以么？」

「.....再过一分钟就出去。到外面去的话，又是回到驻屯地开始不断移动的日子。听从著上面的命令歼灭敌人的部队，然后移动，然后再歼灭。」

「是。」

「和你，能够两人独处的时间真的.....几乎没有。」

「是。」

「明明在你还小的时候就一直住在一起，最近的话只有这种时候.....」

「是。」

过于悲哀喉咙像是堵住一样，身体感觉变成这样。是与冷彻的侧脸不太相符的感情的产物。这些全部，都是由于坐在一旁的少女而产生的。

对这个冷彻的少女兵的教育也是，使用者也是基尔伯特自身的缘故。

将其作为杀人道具对待什么的也正是自己所做的事，自己没有去指责别人的立场。

「……………不，薇尔莉特。不好意思能不能把窗户打开。血的味道太凄惨了。」

地面上形成的血泊发出被踩过的声音，随后窗户被打开了。

虽然先前是没有繁星的暗淡夜晚，现在月亮终于露出脸来。

暴露在月光之中，少女的身姿淡淡地映在基尔伯特的眼中。

虽然尚且年幼但已经完成了的美貌面容。白色的脸颊上沐浴了横飞的血沫，清秀的姿态稍微有点玷污。

「少佐？」

大概是一直被盯著感到了些许违和感，薇尔莉特稍微倾斜了脑袋。

「……………薇尔莉特，又长高了啊。」

吐出嘶哑的声音。面前的双手交叠在一起放在膝上，头部向下弯曲。每每见到不断美丽地成长著的她，就好像从基尔伯特的胸中涌出无发言说的悲伤。

「是这样么。既然少佐这么说的话那说不定就是这样。」

「没有受伤吧？」

发出不加颤动的声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是，少佐也没事么？」

「你有在恨著我么？」

被像是胃吐血一般痛苦地说法问道，少女惊讶地眨著眼睛。

是真的被惊讶到了吧。无言持续了一会儿，用嗫嚅一般的小声回答道。

「质问的意思理解不能。」

那是，在基尔伯特预想范围内的回答。自然地乾笑著发出声。

「有什么，我有什么失败的地方么？」

「没有，不是。你什么错都没有。」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的话请直说，一定会改正的。」

[illegible]

[illegible]

——啊啊，这种事情怎么受得了啊！

到底是从何时开始萌生的。

——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

不清楚是否有什么契机之类的。

——为什么，是她。

如果被问到喜欢她的哪里，也不能很好的用言语表达出来。

——是别的某人的话就好了，一定有著更加合适的女性。

每一次被叫做『shaozuo』的时候都很开心。

想著不保护好在背后跟著自己的她的话不行。



——从嘴唇。

无论在哪里都始终如一的献身打动了我的心。

——我爱你，就像要说漏嘴一样。

如果早些知道自己会爱上她的话，就不会做出将她带到战争之中这样的事了。

那份献身是为了谁，为了什么。

被问到的话，她一定会说是为了我。

唇齿间会自发地编织出自己听起来顺耳的话。

来自主人的肯定，便是对渴求著隶属和命令的她自身的肯定。那么。

「我、对、你、」

我的人生又是。

「.....对你」

我的爱又。

「.....对你」

所为何人。

「薇尔莉特.....」

为了谁，现在在此处活著。

『爱，又是什么。』

「薇尔莉特，爱、是」

那个时候一切都明白了。

——啊啊。

基尔伯特并不喜欢这个词语。

——是命运。

因为那是能将自己一直以来在做的努力和工夫用一句话就能抹除掉的。为了朝向三角形的顶点的孩子从幼小的时候开始堆积重叠的他的经验值。如果因为命运的缘故的话绝对是无法忍受的事情。本因是纯粹的努力结晶。但是，在临近死亡的时候基尔伯特终于明白了。

——是命运。

自己作为布根比利亚家的孩子出生的事情。

——是命运。

兄长将自己抛弃，从家中离开的事情。

——是命运。

那样的兄长，将她捡回来后带回来又托付给自己的事情。

——是命运。

基尔伯特，爱上了薇尔莉特这件事。

——也是命运。

「薇尔莉特」

——只是，对不理解这份爱的的姑娘，要将这个教给她。这便是我的人生才是。

「我不理解，爱什么的我不明白。少佐所说的话，我听不懂。那么，为什么我要像这样战斗呢？为什么要给我命令呢？我是，道具。别的什么都不是。只是您的道具。我对爱什么的弄不明白，我、只是、想帮助、少佐。请不要让我一个人。少佐，请不要让我一个人。请对我下命令！赌上我的性命也要帮助你，请命令我！」

我爱你，薇尔莉特。

如果更多，和你说话，向你传达的话就好了。

看见你行为举止的种种，有新发现的时候睁大碧色眼瞳的样子。

花儿也彩虹也、鸟儿也虫子也、雪花也落叶也、摇晃著灯火的街道也。

还想要更多地看见那样美丽的你。

不是通过我这样的存在，你就随心所欲像你想的那样。

我想给你去拥有怜爱那些风景的瞬时的自由。

如果我不在的话，就不知道你会如何生存下去。

但是，如果我不在的话，你就能更多的与世界。

就像你通过我去看见世界一样。

不想去看见美丽的世界么？

将你放在我的身边，我啊，我的人生啊，虽然狠狠的被弄坏了。

却获得了除了以三角形的顶点为目标以外的活著的意义。

薇尔莉特。

你啊，成为了我的一切。是一切啊。与布根比利亚家毫无关系。

仅仅是，名为基尔伯特的男人的一切。

我在最初，恐惧著你。但是同时想要守护住你。

那样无知地堆叠著罪行的你，即便如此我也祈愿著希望你能够活下去。

当我决定使用你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了罪人。你的过错便是我的过错。

连同著罪一起，我也爱著。

将这些，说给你听的话就好了。

是非常珍贵的事情。我喜欢的东西真的非常少。

实际上讨厌的东西要多得多。

虽然没有说过，世界也是、人生也是，都不喜欢。

虽然要守护国家，其实世界什么的并不喜欢。

喜欢的东西的话，有一位挚友，和没有办法扭曲的家族。

还有你。

薇尔莉特，只有你。

便是仅有这些的人生。想要守护你，想要让你活下去。

在我自己的人生中，头一次从自身中有了不去做不行的事，就是想去做这样的事情喏。

即便凄惨，也想祈愿。

更多、更多、更多、将你。薇尔莉特。

想要，守护你。

翡翠绿的眼瞳，睁开了。

是一片黑暗的世界，虫子的声音远远的也能听到。

是现世么，还是说不是。称量的药品的气味马上告知了这里是医院。基尔伯特确认了状况。自己正睡在病床上。渐渐的记忆苏醒了。自己本应该在战场死掉了。但是，也许是凄惨地祈祷了的结果。明明至今为止不论祈祷什么都没有实现的神，让自己活下来了。

翡翠绿的眼瞳只能够睁开一边的眼睛。不论怎么努力，被绷带一圈一圈包住的另一只的眼睑也无法睁开。活动起手臂想要触碰。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想要触碰到想要确认。但是手臂也一样，只有一边能够活动起来。大概是谁施与的吧。机械的手臂连接在身上。基尔伯特转向一侧看去，在黑暗之中，和某人对上了视线。

「.....你啊，可真顽强。」

是红发的伊达男。在基尔伯特的人生中，唯一能被称之为挚友的男人在那里。一副疲劳的样子。军服可能有什么缘故，是穿著衬衣和长裤的样子。

「你、也、呐」

用嘶哑的声音回答后，友人笑了。虽然笑了，但在之后却漏出了呜咽之声。一只眼睛没有办法好好看清友人哭泣的面容，基尔伯特觉得有些可惜。

「.....薇尔莉特呢？」

大概是知道当然会问这个问题吧。友人将坐著的椅子挪了挪，看向邻边的病床。基尔伯特爱著的少女躺著在。

「如果、死掉了、的话、也杀了我。」

闭上眼睛的姿态就像是雕刻物一般，难以判断生死。

还活著喏，友人如此温柔地告诉道，手臂已经不能用了也如实告知了。

「只有、一边、么？」

「不对，两边都。两边都，已经装上了义手。」

基尔伯特想要勉强自己起来。借助著急忙劝告的友人的手，颤抖著双腿走过少女的床铺之间短短的距离。被薄薄的寝具包裹著的，那双洁白柔滑宛若陶器一般的手臂已经已经不在。

「.....」

作为代替，净说还能够再战斗装上了战斗特化的义手。是谁让给装上的。基尔伯特用自己的，肉体的手触碰著薇尔莉特的义手。只感受到冰凉的触感。本应该在这里的东西已经不在。比起自己的事情，这个更无法忍受。

『少佐。这个，您给我的要怎么办才好呢？』

展示翡翠胸针的，那双手掌已经不在。

『shaozuo』

离开的话怎么能忍受啊，将基尔伯特的衣角抓扯住的手掌已经不在。

已经，绝对，回不来了。

『我啊，只想，听到少佐的命令.....我啊，只要有少佐的命令的话，不论到哪里，都会去的。』

一度失去的东西，是绝对回不来的。

基尔伯特的视线，被泪水所扭曲已经看不见自己深爱的女性。

「霍金斯，有事要拜托你。」

翡翠绿眼瞳中流下一痕泪水闭上了眼睑。

战场,宛若蝴蝶飞舞。

摇晃著、摇晃著，既没有尽头无论到哪里都有生命在漂浮著。

「前卫，一齐射击之后我来打乱他们阵型。」

战争就如同商业买卖一般。

谎言和真实，讨价还价，互相欺骗。进行著收益和损失的计算。

「.....我们会给你援护。但是薇尔莉特，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要忘了这点。」

战况越是变得激烈，发起战争的人越是不会身处于战场上。只有棋盘上的棋子一般的士兵们被投入熊熊燃烧的火焰中。

「我明白。但是，杀入敌阵的话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其他的人应该不需要的.....」

即使将士兵们总括成一个整体，这个状况也不过是个人的集合。

「战争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胜利是需要所有兵士同心协力取得的东西。」

如果有大量的人数的话，在这之中也一定会存在能够成为好同伴的战友的人。

「我知道的。我要作为一个士兵为少佐献上胜利，并且守护住您。因为我正是为此而存在的。」

就算肤色，唇齿间吐露出的语言，穿著的服饰这一切都不同，出发点大家都是一样的。

如果被分解的话便是血和肉以及骨头。构成的物质完全一样。

但是雪国的青年和南国的少年都一同沉眠在并非故乡的土地上。

「.....我的话没事的。将你自己的安危作为最优先对待。」

说不定是因为有著大义，有关生死的对话理所当然地进行著。

「少佐，我是您的道具、您的武器。武器是.....为了守护主人的存在。请不要对我说那样的话。请向以往一样下令，一句话就足够了。请说吧，杀掉，像这样。」

那么，丧失了大义的场合呢？

翡翠的眼瞳蒙上了阴沉。燃烧的草原与飞扬著沙尘的战场中主人和下仆互相凝视。

主人所饲养的下仆是美丽的怪物。

那个怪物因在战斗方面是最强而骄傲，无知并且无垢。

直到那双眼瞳变得永远地闭上的时刻，也不知晓我的身躯在燃烧著。

无论是断罪亦或是救赎都不存在。那双手就这样什么都没抓住，恐怕会就这样活下去。

一定，是这样的命运。

「杀掉」

## 第二卷 「少女兵和她的全部」

长期往来持续的席卷东西南北的诸国联合的战争被通称为大陆战争。

北方和南方的燃料战争。东方和西方的宗教战争。利害一致的北东和南西分别各自组成了同盟。复杂地纠缠著的战争的丝线缠绕著缠绕著，最后突然地断掉了。

成为败者的是北东一方，胜者则是南西一方。本来就是以南方强迫北方进行不平等贸易为开端的战争。对于这个胜利的批判声在与这次的战争没有波及到的国家之中并没有变少。

战争附带的东西便是战后赔偿。

大概是因为一些其他国家的指责，南侧对于战后赔偿止于以对武器和弹药的制造与保管为主和军需工厂的拆除。北侧诸国虽然自然资源较为贫乏但机械产业部分比起南方要优秀一些。将这些技术查抄以及解除武装作为了赔偿。乍一看是没有其他制裁的温和做法，实质上已经就算说是看不见的统治也不为过了。

东西战争表面上是以相互和解的方式解决了。战胜国的西侧并没有没收东侧的信仰形态，提出了共存的方案。但是因为有著东侧的各教会需要上缴一定数额的税金给西侧的条件存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和解。另外作为最终决战的东西两方宗教至高巡礼地的英特斯被禁止东侧的巡礼了。大陆的国土非常广阔，形成的国家的数量众多。这个被统称的大陆战争说到底也不过是限定的大国之间发起的战争中的一个。

和战后赔偿一同，今后留下的任务之中伤痍军人也被包含在内。

名为士兵的存在在战争结束后便成为国防警备的存在。在这次的战争中负伤的军人们只求一心一意地进行治疗。

作为战胜国之中一个的莱顿沙佛特里黑，其陆军医院坐落在国内的一个略微高起的丘陵上。

丘陵的名字是安谢涅。将繁茂生长的树木锯倒做成的车道非常狭窄，不论是马车还是汽车都需要在交错相遇的时候有著稳重心和驾驶技术的麻烦场所。本来是陆军拥有的疗养院为了医院不足而改建，仓皇地变成了医疗设施的样子。伤痍军人多到医院的数量变得不够用也是战争所带来的结果中的一个。在道路中行进的时候不注意途中穿过的仓鼠或者兔子之类的小动物可不行，在去往医院的路上可以看到三个注意小动物的广告牌。

是拥有铺张的广阔庭院的建筑物。能进行野外球赛的场所，能用来做森林浴的散步道。现在没有人使用的这些从现在起每天都会看到的吧。同样是伤痍军人家人的探望者们在一起玩耍。从公共马车上下来的人中，有著一位引人注目的男子。

色调相近的条纹格子马甲和白色的衬衫，酒红色布料的厚布上加上罗纹细绳的防风裤。腰带附近摆动著格子状的装饰织物。深红色的长发在身后扎著的伊达男。大概是在医院认识的人多的缘故，不仅是护士连入院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在擦身而过的时候都会高兴地互相打招呼。

他的脚步没有迷茫，在向上台阶的廊下不断地向上攀登。从窗户望出去的风景是安谢涅之丘所给予的最棒的景色。穿越山林的尽头，是港街的首都莱顿。即便从远处看过去视线也能越过一切到达那里。

季节是初夏，从开著的窗户中被风带过来的香气是骄傲地绽放著的娇艳美丽的花儿的味道。男人在敲了门之后进入了由多人使用的病房。女性士兵和男性士兵应该是有所区分的吧。虽然也有被帘子所遮蔽看不到样子的患者，不过也全部都是女性。

「霍金斯先生，她已经醒过来了喏.....真的，是非常够受的呢。」

被叫到的男人，霍金斯因为被给患者分配的护士透露疲劳的话语叫到而呆住了。

『不会吧，真的么？』在病房里大声响起的声音。回声透露著惊讶与欢喜，以及少许焦躁也包含在内。露出紧张的面容看向房间的最里面，他所寻找的人就在那里。

在沾著锈迹的白色管子做成的床铺上，盯著自己的双手。难以想像地望著从肩部起被取代安置的义手的眼瞳是澄澈的深蓝色。不加整理的头发伸展著是如同丰盈的稻穗之海一般淌著的金发。仅仅是一瞥，就让看到的人停止呼吸般美貌的少女。

走到旁边来，发觉了正在寻找著开口的台词的霍金斯的她开口了。

「.....少佐在，基尔、伯特少佐.....在哪里？」

乾燥的嘴唇撕裂开，渗出鲜血。

「小薇尔莉特.....真的像是睡美人一样呢。」

少女和其他的患者一样是伤痍军人。作为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的影子的角色没有被注册的士兵。仅为了侍奉某个男人的兵器，薇尔莉特。

「认识我么？我是霍金斯啊。莱顿沙佛特里黑的，在英特斯的部队里做指挥的。你回忆下，最终决战的前夜里，打过招呼的吧。你一直不醒过来可让人担心啊。」

但是对霍金斯来说，作为被挚友养育大的士兵的成分更多。

因为其他的患者在小声地议论著在说些什么，霍金斯将隔开用的帘子拉上后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薇尔莉特的目光盯著帘子的隙缝。

「少佐他.....」



大概是期待著会有谁从哪里进来吧，霍金斯侧过了脑袋。

「不会来的呐。战后处理.....很忙的呐。不是能够来这儿的状况。」

「那么、那么，就是还活著呢.....！」

被拚命的气势追问道，霍金斯有些厌倦地回答道。

「.....是、这样呢」

「有受伤么？受伤的情况呢？」

「说道负伤这点比起你的话要，比起这个多担心一些自己才.....。」

「我的事情的话，怎么样都.....」

片刻后薇尔莉特用怀疑的颜色偷看著基尔伯特。

「那个消息，是真的么？」

冰冷彻骨的眼瞳。以及正因为美丽才增添了几分可怕的言语。但是霍金斯毫不畏惧地向著她的碧眼看回去。不仅如此甚至脸上还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放心一点嘛，小薇尔莉特，我是被那家伙将你拜托给我才来看望你的呐。」

竭力温柔的声音营造出洋溢著慈爱的氛围。

这种事情是霍金斯擅长的领域。从对上司的奉承到进入女性的寝室，过程虽然不同手段却是一样的。

「少佐.....他？」

首先得让对方认为自己是同伴。

「是的，因为我和那家伙从陆军的军官学校时代开始就是挚友了。彼此间都，发生了什么时候都会互相帮助的。说不定比起父母我们对彼此的事情知道的更详细呢。所以你被拜托给了我。基尔伯特挂念著你。作为证据的就是我，虽然你说不定已经记不得我了.....」

「没有.....霍金斯少佐，我记得你。已经有过第二次了，见面的次数。」

「诶，不是只见过一次么？在那个决战前夜的时候，你不是什么都没提到么。」

霍金斯说的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不是的，虽然和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应该是不记得了吧。是我单方面地记住了你，被称作霍金斯少佐』这么说道。

与此相对地薇尔莉特只是行了一下礼。

「没有想到应该需要向您打招呼。」

「在训练场上的时候，你真的还记得么？」

「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学会语言，虽然不明白在说的是什么，但是霍金斯少佐是.....和少佐，和基尔伯特少佐之间表现得非常亲密。」

还以为是眼中茫然无物的那个时候，比起高兴更让人觉得惊讶。围绕著两人之间的紧张感稍微减少了一些。薇尔莉特认识霍金斯，霍金斯被薇尔莉特所记得。

「是这样啊，他没事啊.....」

薇尔莉特闭上了眼睛安心地吐出一口气。护士觉得很够受的恐怕就是这个吧。不管这边说什么除了基尔伯特的事情都听不进去的对象确实很够受的。

「你们部队立下的功绩可是非常大的喏。与此相对的，虽然死伤者也出现了很多.....不过这个不管是哪支队伍都是一样的。和作战一样被搅乱的北方的军势崩坏瓦解，对此才能做出袭击。」

「大战已经胜利了，这件事已经从医生那里听说了。可是我，没有.....最后的记忆。」

「你和基尔伯特两人叠著倒在一起，然后从被叫来救援的人得到了救助。真亏你们活下来了，特别是你，因为出血量太可怕了。」

——真是远超人类的恢复力。

这句话涌上喉咙却没能够从嘴唇发出声来。

「少佐他现在，在执行什么任务？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和少佐会合。身体.....虽然还不能动，几天之内就会恢复成原来的状态。少佐也应该负了重伤才对。眼睛.....」

薇尔莉特的声音在中途就凋零了。

「.....没能够好好守护住，至少也要在他身边代替眼睛。」

从刚才开始这个姑娘就没有哀叹自己的两臂，只是担心著不在这里的男人。

——这实在不太好呐，将什么，信仰过头的话。

霍金斯对于这个盲目的献身，没能够老实地赞美出来。

——和信赖、信仰都不同。

薇尔莉特的态度和信仰相近。霍金斯的思考，是以有著他风格的利益得失为基础。商品也好恋人也罢，过于相信便是不好。总会有著无法忍受的背叛和消失的情况。他虽然是在人际交往之时情感能够猛烈燃烧的人，思考却是冰冷的。

「这样的话不行的喏。小薇尔莉特.....身体应该被担心的是你这边才对。手臂的话.....已经明白了吧没有任何办法了。虽然喜欢给你装上再稍微，精致一些制造的东西。毕竟是陆军医院，还是成了战斗特化的东西，抱歉呢。」

「强大的东西更好才是。为什么霍金斯少佐要道歉呢。」

被如此问道，霍金斯缩了缩肩膀。他自己也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言语。

「为什么呢。」

霍金斯有些困扰地皱著眉头。于是这个话题中途断了，两人之间拉下了沉默的幔帐。

「.....」

大概是病房里太过安静的缘故，沉默变得像是让人作痛般明显。

「小薇尔莉特有什么想吃的东西么？」

病房的墙壁上挂著的时钟的秒针的声音。

「没有，霍金斯少佐。」

护士和患者的低声细语。

「.....水之类的，不想喝么？」

两人的呼吸声。

「不需要。」

这些都讨厌地发出著。向薇尔莉特抛出的话题被弹开，一切都被作为她武器的战斧巫术(Witch Craft) 砍碎在地的影像浮现在霍金斯的脑内。这种程度的话，对话无法进行。

——头疼了。我居然会因为与女孩子的对话头疼。

莱登沙佛特里黑的战斗少女的难以取悦可不一般，霍金斯在内心中抱怨著。说道共同点的话，果然只有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吧。但是刚苏醒过来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确认其安危这种程度，如果进行她如此献身的主人的话题的话，难道不是只会让她过分地寂寞么。

——不对，她是否会感觉到寂寞呢。执著，好像更偏向于这种。

无机质的精致美术品一样的少女在同样生物中也是难以想像的。是活著的还是已经死掉的。尽管是活著在，又因什么而快乐地活著。

——啊啊.....基尔伯特，真是把不得了的麻烦拜托给我了。

将人类分为两种种类虽然有些困难，有著能够忍受沉默的人和不能够忍受的人。非要说的话霍金斯是属于后者的。视线自然地落到眼前穿著的毫无意义地摆动著的靴子上。霍金斯下垂的蓝灰色眼睛在床铺的附近游走寻找著，然后他像是想到了脱离这个窘境的东西的存在。

「对了，有你的慰问品。因为会妨碍看护，如果可以的话请，不过其实至今为止已经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慰问品了，你看。」

从床铺的下面拿出了纸袋，但是薇尔莉特几乎没有反应。接下来是虎纹猫的玩偶，最后把小狗的玩偶展示给她看。将三只放在一起『请收下』地行了一下礼。

「.....」

反应果然很淡。

「.....不行，的么。」

「您是指什么呢。」

「作为送给你的东西，不合格么？」

「薇尔莉特睁大的眼睛眨个不停，金色的睫毛摇动著。」

「给我.....？」

大概是真的抱有疑问吧。薇尔莉特又加上了一句『为什么给我』。

「因为你受伤之后住院了啊，带著慰问品来看望可是理所当然的喏。这样啊，你没有住过院啊。要快点恢复过来呐.....是包含著我的心意的。你的行李，在战斗后因为匆忙给弄丢了啊。现在你什么都没有，所以想著房间里是不是有些寂寞.....」

这时霍金斯因为被吓到身体有些震撼。是因为从薇尔莉特那边发出了像是吞吐著悲鸣一

般的呼吸声。

「没、没事吧？小微尔莉特？」

「胸针.....」

「小微尔莉特？」

「胸针是.....翡翠的胸针是.....少佐给我的东西。如果弄丢了不找回来的话。是从少佐那里得到的东西.....！」

薇尔莉特想要勉强自己起来似的摆动著脖子。虽然霍金斯匆忙的想要阻止她，但是薇尔莉特完全起不来。

「为什么、为什么.....」

连续几个月都躺在病床上，不仅如此，还失去了手臂装上了机械装置的人是不可能马上就能够下床走路的。

床铺上响起肌肤摩擦的声音，两手摠住似乎冷静下来的她的肩膀。

从一旁看上去像是在做著粗暴的事。

——饶了我吧。

将从挚友那里被拜托的少女兵，而且是失去两臂的柔弱少女摠住的行为霍金斯身体里的绅士无法允许。

「翡翠就好么？作为代替我去买给你，好么？」

薇尔莉特轻轻地摇著头。

「能够代替的，不存在的。」

低下眼神，像是在忍耐什么的样子。

那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霍金斯察觉到了。

「我知道了。我会给你买回来，所以安静下来小微尔莉特」

于是不加考虑地宣言了。

「真的做得到么.....」

薇尔莉特的抵抗一下子就停止了。霍金斯立刻露出自信的笑容点了点头。

「我想，大概在黑市上面流通著吧。我去见见认识的商人试试。求你了不要想著用这样的身体到哪里去，在那之前能不能就用这些家伙忍耐下呢。玩偶和胸针.....虽然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可爱么？和我以前饲养的家伙一模一样啊。小薇尔莉特觉得兔子和鹿熊的玩偶哪一边更好呢。」

「我不知道。」

「在这之中哪个可爱？绝对要你选择的话没有被这样教过么？」

大概是没有过被这样问到的情况。

薇尔莉特沉默著从右至左望著三只玩偶。

「假如不说的话世界就会完结掉的话？好了，三、二、一，快回答！」

「怎么这样.....。小狗.....可以么？」

「米奇呢！啊，米奇是我以前饲养的狗的名字。那么马上就把它放到你的身边。太好了呢米奇。你被选中了哦。」

被命名为米奇的小狗玩偶被放到薇尔莉特侧脸边上。看著终于听话的薇尔莉特的霍金斯抚著胸部放下心来。

背后冒出了潮湿的冷汗。薇尔莉特她，最开始虽然好像没有太多兴趣，最后还是将面部贴近玩偶用脸颊去触碰了。

稍微无意地注视著这样的场景的同时霍金斯说道。

「小薇尔莉特，这里人稍微有点多要不要移动到别的单间里去。手续的话已经办好了。已经，从那个最终决战过去了好几个月了呐。最开始连病房都是满的，床铺都不够用。该说好在终于人数稍微减少了一些.....也有著那些被抬进来的家伙也差不多几乎都死掉了。.....单间，所以说好像空著了。这样的话也不用和那些家伙挤在一起.....」

可能是对玩偶本身，感到新奇，亦或是觉得那柔软的感触非常舒服，薇尔莉特闭上眼睛将鼻子埋进小狗的腹部。才刚刚苏醒不久未受过锻炼无法活动起义手。

只能够用脸去触碰。稍微推过头将玩偶推远后，又动起脖子将脸凑上去。

「还有，其他的.....」

看著那个姿态，霍金斯想要说的内容从脑袋里飞不见了。

「那个.....」

她的样子天真无邪，十分自然。

「.....触碰、玩偶，很开心么？」

「开心、的意思不明白。不过，想要去触碰。」

可能是短时间的紧张和不安消失了，声音比起一开始变得柔和得多。将用鼻尖推远的玩偶，用手挪动好之后坦率地道谢了。

在霍金斯的内心深处，至今为止未曾回荡过的完全不同的感情开始萌生。

并不是恐惧、嫌麻烦、或是支配欲。是更多具有体温的东西。

「是这.....样呢，我以前也这样呢。小孩子.....啊，这么说并没有恶意的。小孩子经常会这么做呢。一直都，毕竟父母都把自己放著不管.....」

「父母的话不明白。」

「啊啊，是这样呢.....」

孩子寻求著庇护，触碰著人偶或者动物的玩具。这样并不能真正地从不安或者境遇中保护自己，说到底也是作为代替。如果说是孩童时代，便是作为庇护者的代替。

——原来是，会做这种事的孩子么？

表情的话看上去一无所求。

——不对，这种事情，不是一直维持在不去做的状态么。

现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孤独本身。

「.....那个，什么来著.....对，别的、别的.....如果有想要做的事情的话就说出来。从基尔伯特你被拜托给了我。如果有不自由的地方的话会尽我所能给你改善的.....有没有对我说的话不能够很好理清的地方。因为你醒过来了，有些惊讶，稍微.....说得太多了。」

与此相对薇尔莉特，只用谢谢短短地回答了。擅长扑克脸的霍金斯连微笑都未曾中断的笑脸的假面下怀抱著不一样的感情。

——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

霍金斯知晓薇尔莉特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只有晋升的同时与久疏问候的基尔伯特见面被在训练场展现的凄惨行为的几天，以及最终决战的前夜而已。大战之后，虽然来看望过许多

次。薇尔莉特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妹，连友人都没有。一直以来，霍金斯都是唯一的探望者。

——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能够做出怎样的残杀，明明都知晓这一切。

如果将武器卸下，去除她身上的狂气又如何。

——啊啊，这是。

仅仅是普通地说著话，看见她的动作就能明白。

——这样子是不行的。这样的，因为。基尔伯特，你啊。

「霍金斯少佐？」

这样的，难道不只是一个女孩子么？

霍金斯内心中的某块柔软的部分像是被勺子剝掉一样的感觉。

经过宛如鬼神一般的战斗之后，忘记了。假装没有看到过。

恐怕莱登沙佛特里黑的陆军中看见过她战斗的人全都这么做了。

「这个.....我来使用的话，不会弄坏么。」

薇尔莉特是，在战斗以外的時候是一无所知的孩子啊。

甚至没有作为人类被注册，除了在战场上的生存方式以外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长大的。她是美丽的器物也是武器、是商品、是物品。作为以战斗能力为卖点活下去的少女兵不需要其它多余的思想。

如果看见了战斗的样子恐怕连向她搭话的想法都不会有。大人模样的男性到并非父性都抱有著紧张的心情。不会将她，作为孩子看待。

——但是，现在在我眼前存在的是。

「随你喜欢地对待也可以喏。已经是你的东西了。」

「是。」

在霍金斯眼前的是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将『人』赋予其上的少女。

教导其语言、让其记住纪律的是基尔伯特。霍金斯知道薇尔莉特最开始的状态。



「霍金斯少佐，您怎么了.....」

「没事，什么都没有。其他的，还缺什么之类的.....」

拿著袋子打渔的霍金斯全身上下陷入了像是逐渐腐烂掉的异样感觉。

回过头来试著思考。自己到现在为止是如何定义薇尔莉特的呢。

——我啊，那个时候。在你身上下注了。

用赢来的香烟，买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

基尔伯特坚决不接受分给他的一份。

——我想你一定，会在军队在发挥作用的吧。

和预想的一样，薇尔莉特惊人般优秀地发挥著作用。最终决战中也作为作战的中心将搅乱的任务出色地成功完成。而这也只是庞大的功绩之中的仅仅一部分吧，在同样的情况下能够叫去做同样的事情的士兵存不存在并不清楚。

她如果没有战斗的话，同伴中的损害会更加的巨大的吧。反过来说，如果她不存在的話就不用死掉的人也同样很多。就是这样的存在。

——能够使用，如此认为。

在莱登沙佛特里黑的训练场上，将男人们一个一个杀掉的最后存活下来的少女。发誓效忠的是基尔伯特一人。残虐性隐藏不尽的冷彻的杀戮人偶。

反正是怪物，就让她这样下去也好，内心某处如此想到。

——怎么可能.....

那个姿态是寻找父母的雏鸟啊。

——会、好啊。

「小薇尔莉特，抱歉。」

「您是指什么呢。」

「.....没有什么很棒的慰问品。下次会准备各种各样，让你惊讶到的东西喏。之前一直在行军都没有上街买过东西的呗。」

「只有一次，」

「这样啊。下次开始会更努力的所以。稍微期待一下喏。如果不中意的话、就算不行，也不要丢掉的话就好了呢。」

「.....唔嗯，谢谢。」

霍金斯在那之后，就算对话没有继续进行也到傍晚都一直陪在薇尔莉特身边。

薇尔莉特在途中睡著了之后又醒过来由于没能一直保持清醒几乎无法进行对话。到了傍晚医院响起提示面会时间结束的铃声。与此相应地护士们开始走进各个房间催促还没离开的探望者。

霍金斯没有立刻开始行动。

「霍金斯少佐，面会时间已经结束了。」

「嗯。」

「不回去的话也可以么。」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无进行对话甚至想著要早点回去现在却非常想待在旁边。

如果将这种状态的她置之不顾的话，良心会疼痛。想到这份疼痛现在才开始未免迟过头了，如此自己将自己的心给扎著又感觉更加疼痛。

「等著被护士小姐瞪著才走，也不太好呢。还是回去吧.....。啊啊，话说回来我忘了告诉你。已经不是少佐了喏。我从军队里辞职了。」

「是这样的么。」

「嗯。」

「军人的话.....从军队里辞职了要做什么呢。」

「什么都做的了哦。人生可不是只有一条路。我的情况的话现在是稍微想做出一些事业的商人。我作为社长成立了会社。下次就聊聊这个吧。」

「好的，霍金斯.....少.....」

应该是在困扰要怎么称呼才好吧。霍金斯哧哧地笑了。

「就叫我霍金斯社长呗。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社员，想被这么称呼却没有这么叫我的人啊。」

「霍金斯社长。」

「.....不错的叫法。被小微尔莉特称作社长有些浑身颤动啊。」

「是有些冷么？」

「唔——嗯，下次来的时候来说一些关于玩笑话的话题吧。」

虽然是夏天的夜晚不过以防会变得寒冷，将被褥从肩口附近开始好好地给盖好后，又将小狗的玩偶重新放在侧脸处。薇尔莉特笔直的视线看著这么做的霍金斯。霍金斯和一开始的时候不一样，这次没有耐得住被盯著移开了视线。移开的视线停留在窗外。

从病房看到的外面的风景是被橙色的晚霞染成的一片。白天与黑夜的境界线交替重合的身影是无论在何时何地，不管在做什么都会一下子看得入迷的风景。

云彩、海洋、大地、街道、人们，全部都平等地被暗红色的光芒倾注著。即使受到这份恩宠的人们实际上并不平等，现在也是平等地沐浴著，最后像是被夜色拥抱住一般。

霍金斯说出『真漂亮啊』后薇尔莉特用『很美丽呢』回应道。

那么今天就，霍金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再见了。」

「才不是再见了。还会来的喏。」

——你啊，虽然可能对我没有兴趣也说不定但是。

然而薇尔莉特却和预想的不同，面无表情地喃喃说道。

「下次.....」

从『sayonara'换成了『mata'。

「嗯，下次见，小微尔莉特。」

薇尔莉特她，像是稍微在思考什么沉默一会儿后轻轻点了点头。

像是要将自己短暂的生命告知给世界一般，虫儿鸣叫著。莱登沙佛特里黑陆军医院的周围有著绿色的繁茂生长的森林。最近，由于志愿的军人的努力整理出的能够让轮椅通行的散步道渐渐成为入院患者休息的场所。在散步道的沿路上零零散散地有著木制的桌子和椅子，在这里吃早餐的医院职员也不少。在这之中有著一位男性以及一位少女存在。

「小微尔莉特，有觉得累么？」

在砍断的树桩做成的椅子上，两人并排坐著。季节从两人再会的初夏开始稍微过了一段时间，也安静地进入了太阳的最盛期。今天是微风也稍微有些凉意容易度过的夏日的一天。

「霍金斯社长，没有问题。再有十次往复的程度也。」

薇尔莉特身著宽松的棉质连衣裙。虽然没有什么出奇的简朴的衣服，胸前翡翠的胸针闪烁著光芒。时不时，窥视般的视线落下确认著其所在。看著这样的情景霍金斯什么都没说无言地笑著。

「不行的喏。医生说了只是去到之后就要回来的呗。只是看著点我这边也有些不安.....回去的判断由我决定。」

「所以说.....」

「不行。」

「.....可是」

「不行的呐。在勉强著也立刻就看出来了呢。」

「.....是。」

「好了把汗擦掉吧，会感冒的。」

霍金斯递过手帕。薇尔莉特将其攥在手中也无法很好地擦拭额头。

「我来帮忙擦的话、不行？」

「不行。这样就不是练习了。」

「但是，你看，头发都乱了呐。」

「不行。首先要能够活动起手臂，这么说的正是霍金斯少.....社长。确实.....这个状态无法成为少佐的助力。不如说是妨碍。」

霍金斯露出了既不像是苦笑又不像是苦涩的表情。从这个名为薇尔莉特的少女兵苏醒过来的探望已经有了快两个月。忍耐著每次见面时开口第一句对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的来访的询问。他的身影还未出现。这是霍金斯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的，但每次回答『今天不会来喏』的时候都看到薇尔莉特一脸难受的样子。对这个无法忍耐。因此霍金斯对薇尔莉特这么教诲了。

『在基尔伯特不来的这段时间里，你应该做的事情应该不是哀叹那家伙的不在而是自己

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也就是安静地待著，好好恢复起来的事情呐。再见面的时候达到能够骄傲地使用手臂的程度才是现在的任务喏。』

这句话对薇尔莉特一下子就起了效果。

「我一定会比起自己本来拥有的更擅长地运用这双手臂。Stac社的义手是战斗特化的.....我将技能提升回来的话，应该是能成为比以前更有用的存在才对。」

她的话，是在有著任务或是命令的时候会更加闪耀的人吧。就是拥有著这样的特性。

「.....不，虽然没有那种事情。女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从山顶的河川流下受过灵验洗礼的清水一样值得庆幸的美好事物喏。男人们就是污水。」

「那个例子好像不能理解，既然现在是没有少佐命令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应该自主地进行锻炼才是。」

「.....没错。」

总感觉是奇妙的对话，但却没有险恶的氛围。不仅如此，和这种氛围很搭的两人组合想不到意外地像熟识的人一样。虽然霍金斯和基尔伯特是挚友，但是基尔伯特的对应却基本是冷冰冰的。霍金斯的话怎么说呢，有著虽然口里声张著喜欢女性，但是不论男女只要被美人呼来唤去都会喜欢的麻烦性格。

「真是麻烦的性格呢，小薇尔莉特。」

明明是也会刺向自己的言语霍金斯却像是与己无关一样地说著。薇尔莉特将手帕放在膝上重复摺叠著，好不容易完成了擦汗的步骤。虽然薇尔莉特已经从完全没用的状态下脱离出来但是距离能够被允许独自生活的状态还差得远。

「了不起喏。」

用指尖将扭曲的前发弄顺了之后，霍金斯帮薇尔莉特坐上了轮椅。

「已经要回去了么？」

「风开始变得冷了呢。」

「.....汗的话，会尽量不让它流出来的。」

「如果做得到的话还希望能教教我啊那种技术。不管你说什么都不行。回病房了哦。」

慢悠悠地推著轮椅的霍金斯思考著。 ，

——不太情愿让会勉强过头的孩子用这种运动疗法呐。

虽然薇尔莉特的面部还是像往常一样无表情，总觉得看上去像是沮丧地低著头。不过说不定终究是霍金斯的想像，他这么想著。

——话虽如此，就这么拿走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太好，有没有什么好的训练方法呢。

习惯了沉默的两人保持著沉默回到了病房。虽然不是那么大的房间，不过隔绝他人的话已经是足够了。对只有相关者才清楚的两腕义手的少女兵有著许多不礼貌的视线。多亏了换到单人的病房里，霍金斯能够尽情地带来各种各样的慰问品。进入到房间里，洋溢著的是鲜花的香气，迎接的是各种各样的玩偶。

又将不穿了的衣服和靴子收拾到扎著礼带的箱子里堆著了。已经是非常像少女的闺房了。在这之中坐在病床上孤身一人的薇尔莉特宛如人偶一样。

「小薇尔莉特。我有送你的东西喏。」

「.....已经收到足够多了。可以回礼的东西也没有。请容我拒绝。」

就像是溺爱孙女的祖父一样，每次来看望的时候都会带来些什么的霍金斯就算是薇尔莉特也发出声响地摇著头表示拒绝。

「呀反正也不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且姑且是我不用的笔记本，还有钢笔呢。墨水的话因为是刚换过的我想应该不会很快就用尽的吧。」

霍金斯将单间里配置的书桌展开了。硬皮书物风的笔记本，晃著金光的钢笔。薇尔莉特就这样被弄到书桌前坐下后，被催促著用手去拿那些东西。

笔记本只使用了几页，霍金斯将那部分撕下扔掉了。

「手的联系，就用这个吧。是写文字喏。我记得，会写自己名字的吧？」

「是.....但是，用言语的话.....不会写。」

「这不挺好么。这是住院生活太无聊正好用个时期来记忆的命运喏。建一个目标比较好呢。以朝著能做到某种程度努力如何？」

「te、gamiwo」

薇尔莉特像是不住咳嗽一般地说著。

「信、想要能够写出来。」

是满怀迫切的声音。

霍金斯的眼睛和嘴巴都因惊讶而张大著。这对霍金斯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提议。实际上，他的打算就是向著这个方向靠近。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小微尔莉特想要做什么之类的很少见呢。你看，除了训练以外的.....」

「信是可以做到将言语传达到身在远处的人的。这里连通信都做不到。所以，如果能够写信的话.....能够得到回信的话，即便不是用肉身也一样是在对话。虽然少佐说不定连做这种事情的时间也没有。但是，我要.....将作为道具的我、还在的事情.....向少佐.....」

后面的就算不说也知道。

「向少佐.....」

薇尔莉特不想被忘记啊。

让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将自己的存在。将她自身这一为了他的武器。

「想要将思念传达到呢。」

「.....是、不是.....不是也许是.....是.....」

那边都不算的回答。大概自己都不能够很好地将怀抱著的心情用言语表达吧。

霍金斯非常地清楚著。每次这件病房的门扉打开的时候，都看到薇尔莉特期待著的表情枯萎掉。

——啊啊，不行啊。这样的真的不行啊。

「.....霍金斯社长？」

「嗯，抱歉，稍微等等。马上就复活过来。」

挥动著手将脸背对过去。眼角好热，胸部好痛。咬著嘴唇，总算是能够让内心的疼痛和身体的疼痛相抵但不太成功。

——我是不是也上了年纪呢。

触碰到这个自动杀人人偶摆出的意想不到的『人类』的表情，就变得不知为何想要哭泣。

——无法斩断的苦楚。

抽泣著，鼻子发出的声音传达到薇尔莉特的耳边。

薇尔莉特像是小动物察觉到危险的时候一样吓得颤了下肩膀。虽然是霍金斯的体感但是从她那里渐渐发出『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应才好』的氛围。

「再等我三十秒.....」

薇尔莉特远望向周围。碧眼仔细地在室内中深入检索著觉得在此处需要的东西。将看到的床头柜上的手帕，床上黑猫的玩偶抓在手中。在将那些拿著送到霍金斯面前的途中握力中断掉在了床上。稍微蹲下，在捡起来的时候霍金斯已经变回了原来的他。他也蹲下来帮忙捡著。

「难道说你想著要安慰我么？」

面对著笨拙的温柔，被苦楚所勒紧的心死掉了。霍金斯胸中的深处，与恋情不同的爱可怜地绽放著。

「.....霍金斯社长说是在童年时期，被双亲扔著不管流泪的时候，经常抱著像这个黑猫一样的玩偶用来勉强应对寂寞.....」

但是下一个瞬间这种感情就被吹飞了。

「我、连这种事情都对你说了！？」

「有一次，商谈之后回来醉成一滩烂泥过来的时候大约两个小时都说著自己半辈子的事情。」

霍金斯这次从不同的意义上变得想哭了。

「小薇尔莉特，如果以后再看见喝多了的我的话不要认真地和我说话。揍我也好。真的...酒要节制啊.....。从今往后喝红茶吧。靠著红茶活下去。啊啊，好羞耻.....之后又说了什么？」

「克劳迪娅这个名字是，您双亲为了预想生下来的如果是女儿而准备的名字，但是就这样用了这个名字因而很难生存之类的」

「好了，来回到书写信件的工作吧小薇尔莉特。」

克劳迪娅&#8231;霍金斯各方面都到了极限。

两人新的尝试，首先是从拿起钢笔开始。写一个一字钢笔就旋动著，又再次握紧。那捡著掉在床上的东西的姿态又让霍金斯的心变得难受起来。

「慢慢来也可以喏。」



对于只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的霍金斯，担当教师的职务也多少有些够呛。

对此薇尔莉特也是一样。即使能够将枪支进行解体，却写不出文字。

笨拙的教师和笨拙的学生同伴，只能互相之间弥补彼此的笨拙之处。

现在的阶段只思考著让她能够写信的没有任何计划的未来。

「.....基尔伯特少佐的，想学会写少佐的名字。」

伴随著写字的进步窗外的颜色渐渐褪去。

枯萎的枫叶给大地编织起彩色的绒毯。

莱登沙佛特里黑陆军医院的正面玄关处好像是扫除没能赶上一样。从山道到医院门口间令人叹息的自然之美都染上了颜色。秋水共长天一色。

在正面玄关处有著将行李包和旅行箱放在地上，在等著某人的姑娘。应该是行李太多的缘故，从包里露出了玩偶的面孔。

大概是等的发呆了。并没有盯著某处眺望著虚空。是如画般的美少女。

紫藤色的无领大衣，高领的黑色针织衫。以淡紫色的蝉翼纱为素材制成的裙子被风吹动发出沙拉沙拉的响声。

少女兵薇尔莉特的头发长长了许多。这些正讲述著在医院经过的岁月。看到从山道那边有著马车朝著这边过来后，发出金属音的义手将行李提了起来。没有任何不便的两手拿著朝向马车停车的位置。

与此相同，有著向著薇尔莉特这边过来的男人。

「抱歉抱歉，工作上有点事来迟了。」

明明正值寒风刺痛身体的秋天，擦著汗走过来的霍金斯像是认错人一样，看著普通女孩子姿态的薇尔莉特，有点惊讶地笑了。

「小薇尔莉特很可爱喏，我的眼光果然不错！虽然才能有过头也会让人困扰.....如果进入服饰业界说不定也不错。胸针呢？」

「我带著在。想著如果在移动中弄丢了的话.....」

「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掉了喏。还是戴著会好得多。来给我。」

霍金斯将翡翠的胸针小心地佩在薇尔莉特的胸前。虽然距离很近但是薇尔莉特没有警戒

的样子。

「弄好了，很适合哦小微尔莉特。」

即使被摸著脑袋也很老实没有将手挥开。

长时期内，照顾她的霍金斯似乎已经被她所接受了。

「霍金斯少佐。」

「社长。」

「霍金斯社长，我退院了之后应该去哪里呢。下一个赴任地是？少佐那里没有给信的回覆。已经寄出了好几封了。」

霍金斯牵著薇尔莉特的手，让薇尔莉特乘进马车里。

「你从现在开始要到某个有著高贵血统的一家里去做养女。那家儿子在大战中死掉了呢。所以才寻找养子。是基尔伯特有著亲戚关系的一家喏。去那里接受淑女的教育。」

确认乘客已经上车之后马夫开始了行进，刚开始马车剧烈地晃了一下。

薇尔莉特保持著一本正经的神色，一丝都没有，因为动摇而惊讶。

「.....那难道是对战斗所必要的学习么？」

想著从现在起终于能回到能够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的场所，以此为目标说出了毫不奇怪的事情。薇尔莉特的反应稍微有些谨慎。

霍金斯弯下腰，从一侧与薇尔莉特的眼瞳重合著视线。

「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你已经不是士兵了喏。所以今后要学会并非士兵的生活方式所要做的事情。」

「战争，还会再发生的。」

断言的说话方式。美丽的碧色眼瞳中，现在还寄宿著在战场上奔走往复的记忆。霍金斯短暂地看下马车的外面，外面的景色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著。

「说不定是这样呢。但是现在没有。」

不输给薇尔莉特，霍金斯用强硬的语调回覆了。

「就算没有战争，我只要，有武器的话，怎样活跃都.....」

「要做杀人屋一样的工作？小薇尔莉特，这样的只是单纯的杀人啫。」

到底在，说些什么？碧色的眼光锐利地刺痛著霍金斯的心。

在言语之前投向霍金斯的那个视线。在那之中看见了在战场上夺取了多少人生命的少女兵薇尔莉特的幻影。

「我就是杀人者。」

那颗心，还未从战场归来。

霍金斯将目光伏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小薇尔莉特。」

虽然不知道能被理解到什么程度，霍金斯有著想要传达的想法。

「你至今为止都有著大义。因为被袭击，被命令所以杀人。战争也是名为为了国家的大义。明明没有大义，却这么做的话，是不行的。」

「我不明白。」

面对已经预想到的反应霍金斯点了点头。

「也是呢。毕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在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你。」

「复杂的，问题。连霍金斯社长也.....觉得么？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么？」

「小薇尔莉特的话，是为什么去杀人的呢。」

「.....既是有著这样的能力，也是因为被需求所迫。非常简单。」

「是这样呢。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自身你才杀人的呢.....一定，在邂逅基尔伯特之前你就是如此，有某人这样让你去做了吧。这是像是为了扫除障碍一样的工作.....这里面不存在感情。」

——因此，引起了你作为人的机能不全。

「啊啊，真的是好难。唔，打个比方，我实际上被歹徒给杀掉了。歹徒被委托将积攒金钱的我杀掉。虽然不想死呢。我们之间有著利害关系的买卖成立。把这一点误会了的你插了进来，将只是被委托了杀人的歹徒角色给杀害了。你认为这是有著大义的杀人么？」

「.....」

「看吧，非常困难的呗。大概不存在正解。在人类制定的法律中的话大概会有一方受到制裁但是正解大概不存在喏。暂且，忘掉刚才的例子。」

薇尔莉特用坚硬无机制的双手托著自己的脸颊陷入沉思。此刻，霍金斯突然向她刺出了对她来说无情的言语。但是因为这是总有一天会正面面对的问题。

有著一位少女兵。杀了无数的人。虽然是为了大义杀人但是杀了人。

那个少女兵，得到幸福也可以的么？

「但是呐，我能够确实说出的话是.....」

霍金斯对著陷入困惑的薇尔莉特，虽然害怕被嫌恶还是如此说了。

「我既不想看到你杀掉某人的场景，也不想让你去不得不如此做的场所。虽然是完全的感情论.....我认为这在我心中是最接近答案的。」

因此对自己将这个职责背负的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如此憎恨。

「杀人会增加悲伤的人的。所以，希望不要去做。会让人悲伤的事情，想要防止。想在整个时间唤起这样的感情是做不到的。我只想向自己重视的人，渴求著这个。基尔伯特也是如此.....。所以我才说不行。才将我们的理论强加于你。杀掉还是不杀也是极度以自我中心地考虑著的大义。世界也是这样的。大家，都非常的任性的呐.....。小薇尔莉特，最后从基尔伯特那里得到了怎样的命令？」

被问到后，薇尔莉特回想起大战最激烈的时候。基尔伯特浑身是血的样子。薇尔莉特在哭泣著。恐怕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的流泪。反刍著『我爱你啊』这一强烈的言语心脏就猛烈跳动。现在也，只是回想起来就激烈的悸动著。

「从军队里抬走，自由地生存下去。」

「正是如此。」

得出了结论。对薇尔莉特来说基尔伯特的命令是应该执行的事情。如果不是非常的事情的话不会拒绝。即便如此薇尔莉特对于不能回到战场的未来也想要去接受。

「这样的话，对于军队是好事情么？我如果不杀人的话，不会导致同伴死掉的结局么？」

「敌人也是人喏。而且.....你是因为不知道你杀人的结果，渐渐地引火上身燃烧起来才会这么说的喏.....小薇尔莉特。」

少女兵，不对是原少女兵的视线落到自己的身上。

没有任何燃烧起来的地方。只看得见美丽洋服的衣料。

「没有燃烧著在。」

「燃烧著在喏。」

「才没有燃烧著，太奇怪了。」

「不对，确实燃烧著在。我看到燃烧著的你之后放置不管了，并且为此后悔著。」

霍金斯所说的全部都是抽象的。

「你今后要学习大量的东西喏。这样的话一定，对自己做过的事，对我所说的放置不管的事，感觉得到能够理解的时刻会到来。」

主人所饲养的下仆是美丽的怪物。

「然后会第一次，察觉到自己受了无数的火伤的。」

那个怪物因在战斗方面是最强而骄傲，无知并且无垢。

「并且知道自己的脚边有著火焰。知道有著往其中倒油的人存在。虽然可能不知道的话更能够轻松地活下去。是不是也会有哭泣的时候的吧。」

直到那双眼瞳变得永远地闭上的时刻，也不知晓我的身躯在燃烧著。

无论是断罪亦或是救赎都不存在。

「但是，希望你能知晓。所以不要回到军队里面去了。」

那双手就这样什么都没抓住，恐怕会就这样活下去。

「.....小微尔莉特，改变命运吧。」

一定，是这样的命运。

但是，抓住燃烧著的少女的手，将其投入湖水的男人出现了。

此刻，虽然不在这里，那个男人确实地存在著。

「在这之后要打招呼的是军队里面的大人物也不能轻易插手涉足的门第哦。你原本就，名字没有在军队注册在案。所以呢，在这里去开始新的人生吧。」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在少佐的身边……」

「想要你成为力量是来自基尔伯特的命令喏。那家伙如此希冀著啊。你在基尔伯特心中的哪里？小微尔莉特。」

「……我是、少佐的……」

「啊啊，到了啊。不打招呼可不行」

马车停下来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法说出，薇尔莉特被霍金斯牵著手从马车上下来。

虽然看上去有些古旧，却是会让人误认成城郭般庄严造型的宅邸在长长的道路前方耸立著。从宅邸的方向有老夫妇两人向这边过来。在他们走过来之前霍金斯在薇尔莉特的耳边提醒道。

「注意不要失礼。」

薇尔莉特短短一瞬间攥住了翡翠的胸针。马车已经从来的路上返回了吧。那个道路的前方，看不见希望此刻能在此处的人的姿态。

无论怎样渴求，那个人都不会来见面。

「这边是伊芙加登家的当家和他的妻子。接下来代替你父母的人。去吧，打个招呼。」

有著凛然姿态的同时却也不失温柔的老夫妇，毫不踌躇地握住了薇尔莉特机械的手。

开心的心情溢于言表，这样的笑脸冲著她。

「……初次见面，我是薇尔莉特。」

于是，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诞生了。

雪花渐渐溶入夜晚的海里。水面比怀抱著沉睡的人们的夜空还要暗淡。

在这之中连续不断地吸入雪花的样子是南方的莱登沙佛特里黑难得一见的风景。打开窗户与空中而来的礼物嬉闹著的孩子们。因寒冷而浑身颤抖著的高级旅馆的门卫。在暴风雪之前回来太好了和因平安结束船旅安定下来的船客们。无论哪个都是难得一见的风景让身心感受著冬天的到来。

南边的莱登沙佛特里黑一年只会降几次雪，也几乎不会堆起来。但是今年被变化无常地指挥著从天而降的雪却不知会下到何时。往年的话只是淡淡一层的雪今年却堆积著堆积著甚至到了成年男性的膝下。政府所属的气象学者将其称为百年一遇的异常气象发表，南边诸国一时间陷入混乱。出门的话会摔倒，也没有能够走马车的道路。由于家中没有储蓄的人蜂拥而至粮食商店和饭店都想起了喜悦和不安的悲鸣。物流也中止了，在街上闲逛的人也不见

了。

像是雪将所有的声音都吸收了一样一切都被静寂所包围著。在这之中有著虽是南国入却走惯了的样子在雪道中前进著的霍金斯的身影。原莱登沙佛特里黑陆军所属的少佐，对和北边大国的交战过的他来说雪景是会让他回忆起战场的东西。用拉扯出来的军靴将积雪分开的同时沿著笔直的道路无言地走著。正面朦胧间看见了远离莱登沙佛特里黑首都莱登伊芙加登的宅邸。吐出一口安心的气息，吐息在黑暗之中宛如紫烟一般一下子就消失了。

迎接终于到达的他的首先是伊芙加登家管家的慰劳。

虽然拜宅邸造型宽大所赐就算是在角落也不能算是暖和，不过对于忍耐了在雪夜中暗夜行路的霍金斯来说仅是进入到室内就谢天谢地了。

在应接的时间里在暖炉前喝著热的红茶的数分种后。

「可真亏你来了啊霍金斯先生。还以为今天已经不会来了的。」

身著丝质晨衣的夫人出现了。

「蒂法妮夫人，久疏问候。在深夜中来访非常抱歉。」

霍金斯恭敬地行了一礼。

「那是我这边的台词哦。去了其他大陆的吧？才归国就匆匆忙忙地，把你叫过来对不住了。」

「女性的请求我不可能会拒绝的呗。巴特里克先生呢？」

「家主现在是把我留在家里在远足的城镇无法移动的状态喏。虽然代代守护著这片土地也一定到死都不会再见到像现在这样的风景了呢……。那个人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难以想像居然会在外面玩雪。要是感冒了就好了。」

霍金斯脑内浮现出开心地制作著雪人的壮年男性的身影。

「是一位不忘童心，明朗的很棒的人喏。」

「才不对。只不过是孩子罢了。就算那样姑且也是伊芙加登家的当主……比起巴特里克还是薇尔莉特的事情呐。现在因为那孩子的事情就塞满脑袋了。」

蒂法妮&#8231;伊芙加登无精打采地说起来。领养了薇尔莉特后的事情，就是将各种各样的新知识给予她。教养和礼仪、马术和声乐、料理刺绣以及舞蹈。但是没有一个能让她的面容变得晴朗高兴起来，如果没有什么要做的东西的话就一整天宅在房间里写著信的样子。

但是她所寄出的信没有一次得到回信。

「.....在我家也已经差不多熟识了，之前还给帕特里克揉过肩膀呢。那个人真是高兴得要哭出来.....不对，说不定是因为痛到不行。但是呐，虽然笨拙但是我认为是个好孩子。因为儿子的死自己也像是被刺中的疼痛的心也渐渐地被治愈了喏.....喜欢那个孩子的，率直过头的无垢喏。」

「我也是的。」

「.....但是，只有我们被治愈的话接受她就没有意义了喏。」

蒂法妮像是觉得寒冷一样抱住了穿著长袍的自己。

「是听说了全部的事情后接收为养子的，实际上我们，明明不应该这么做的.....果然，是不是不行呢.....实际上没有血缘关系的话.....」

「没有那样的事情。」

霍金斯断言之后蒂法妮看向这边。

「基尔伯特的代替，成不了的。」

「薇尔莉特也是成不了您儿子的代替的。无论谁的代替谁也做不到。因为存在是不同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贴近而已。一直以来那个孩子不论去到哪里的时候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家。也没有做好暖和食物等待著的家人。但是现在有了。今后，不论那个孩子走怎样的道路，这也是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是仅此而已就足够了。正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请不要将她抛弃。」

「抛弃什么的.....！没有那种打算呐。如果要放手薇尔莉特的话也要把家主给卖掉。」

她的眼瞳中毫无谎言。

「蒂法妮夫人.....虽然说了很棒的话但是还请重视丈夫。」

「说实在话，比起那个人还是姑娘要可爱些.....」

「请不要破坏未婚男性的梦啊。」

由于说著如果要那个意思的话多少人也能给你介绍的蒂法妮眼中闪闪发光，霍金斯匆忙地结束了对话像是逃一样来到了薇尔莉特的私室前。伊芙加登家的仆人们像是不安地从远处眺望著。一直不能好好地下定进入房间的决心。霍金斯让自己振奋起来。

——无论谁，都无法成为代替。是的吧我。



霍金斯担任著薇尔莉特的监护人这一事情，未有几次地感受著这份心情。也有觉得令人寂寞的事情。但是，同时也有著令人开心的事情。

——基尔伯特无法给予的东西，无法做到的事情是我的话就可以。

「即便无法成为代替……」

就像是在确认什么的样子将上衣向胸前整理了一下，然后咳嗽了一声，又重整气势敲门了。

「请进。」

因为是她的缘故大概只是通过进来的人的足音就能够知道来人是谁吧。

虽然到这个房间来摆放已经有好几次了，在深夜中私访千金的闺房就算是霍金斯也会紧张。但是这份紧张在下一瞬间就被别的感情重新替代了。

「霍金斯……社长。好久不见。」

其名从花之女神之处得来的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在短短数月不见之后又变得越发美丽了。穿著西式睡衣的姿态清廉而迷人。金色的头发变得更长了。神秘模样的姿态。向著配得上基尔伯特所给予的名字，成长了起来。

「小薇尔莉特，在做什么呢。」

但是，夺取视线的并非这些。进到房间里的霍金斯所看到的是尸体一般七零八落的信静静地堆积重叠在床上的场景。已经死去的思念，宛如不断快速降落的雪一般并不溶化，只是存在于那里。

薇尔莉特没有立刻回应。张开了口却没有说话的力气也说不定。

「将信……在整理著在。」

「谁寄来的……？我、一直都是明信片的吧？」

「并不是从谁那里……。是我写的，没有寄出去的东西。已经不再寄信了。不会有回信的，已经明白了。只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的时候……就只能写信。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写下的杂文而已。在思量著要不要处理掉。」

不知道寄给什么人的信，真的是尸体一样。

然后孕生这些尸体的薇尔莉特，瞳孔中又黯淡无光。还是在战场上的时候，说不定会有生气一些活跃得多。

「小薇尔莉特.....」

霍金斯在信的小山和并非如此的地方的交界处坐了下来。

成为了和她真正面对面对峙的形势。薇尔莉特空虚的眼瞳。被那样的眼瞳看著就会想移开视线。但是，一直移开视线的结果就是这样霍金斯如此约束著自己。

「.....少佐，已经不会来到我的身边了呢。」

「嗯.....不会来喏。」

「是因为我失去了手臂，作为士兵的价值已经失去了么？」

「不对喏。」

「我还能够再战斗，还能够变得更强。」

「我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啊，小薇尔莉特。」

「不是武器的话不能起到作用么？」

「你已经，不是谁的道具了。」

「那么我的存在本身成为了少佐的妨碍的话，难道没有收到委托告诉我命令我消失么？最起码去哪里也好。这样的，就这样下去的话，任何作用都.....」

霍金斯拚命忍住想要涌出的泪水。

「.....这种事情，不要说啊.....我也好伊芙加登夫人也好能怎么办啊。」

「正是、因为、这样.....因为、这样、要怎么办、才好.....我不知道。」

薇尔莉特也又，润湿了眼瞳向霍金斯乞求著。

「我是，我是道具，不需要的话，应该被处理掉的。我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被谁给、重视什么的不应该.....请抛弃我、请把我扔到哪里去。」

「你不是物品喏。我把你当成女儿一样看待喏。呐，抱歉.....听我说。」

「应该怎么办、才好，我不知道呐。」

「小薇尔莉特，抱歉.....真的抱歉，本不想伤害你的。」

「请让我回到、少佐的身边。拜托了。」

「正是这个啊。抱歉、真的很抱歉。」

薇尔莉特看见了霍金斯从上衣领子处拿出来发的发著银色光芒的东西。

并不仅仅是项链。那是被称为认识票的东西。

在战场上战死的时候用来核定遗骸个人身份所必要的道具。

士兵们自嘲地称之为狗牌的毫无疑问是作为自己的物品所持有的东西。

在其他持有者并非自己的认识票的场合。

这样的话意义就变了。

写有性别名字的认识票在士兵战死的场合，从尸体上取下来被用于确认战死者的身份而使用。

持有者死去战友的遗物的情况也很多。

擦亮的认识票上雕刻著她一心一意地渴求追逐著的人的名字。

基尔伯特的名字拚命地练习过了。

那个名字应该怎么读。

「基尔伯特死了。」

「薇尔莉特，我爱你，活下去。」

薇尔莉特的眼瞳中溢出大粒的泪珠。

盛夏完结，迎来金秋，越过寒冬，春天到来。

春季在莱登沙佛特里黑被称为是白色的季节。

莱登沙佛特里黑，首都莱登作为街道树种植的树到了春天便芽生白色的花朵，白色的花瓣营造出雪景。

这个时期不论走到哪里花儿都在空中飞舞。只有这短暂时间才从梦幻中走出的风物诗。

新的一年，要开始新的什么是非常棒的季节。

没有经过建造的郵便社在莱登的街道上出现了。看板上写著『C&#8231;H郵便社』。还

是杀风景的社长室桌子上只有著一台电话。

「这样真的可以么。」

明明眺望敞开著的阳台的话应该是美丽的风景，这个郵便社的社长，克劳迪娅&#8231;霍金斯像是在注视著什么地眯著眼睛。可能是被电话对方的人说了什么让人不舒服的话，用力地吐息著。

「你在做的事情没有问题。让她从军队远离我也是赞成的。让那孩子，更多地去看见其他的世界会更好.....不想让她成为军队饲养的杀人者。如果是为了这个我会协助。一开始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真的是，真的想要守护那个孩子。想要住在一起，我变得.....感觉希望这样。真是.....真是如此。想要、重视。但是啊基尔伯特。」

将要霍金斯用来说谎的遗物，基尔伯特所交过来的狗牌用手指缠绕著又用指尖弹开了。

「给你预言吧。你会后悔的。」

将弹开的生命的证据，又继续回转的最后收在了手心。

「你们是养育了的上辈和女儿么？或者说上官和部下么？虽然说身边没有保护者的话是为了那个姑娘好，这难道不只是你不想再更深地涉足薇尔莉特的藉口么？如果为难得没有办法的话也不用连身影都消失，在近处守望著就好。把只追随著你的背影的孩子拜托给我，这种事、这种事.....对那孩子你难道真的认为是幸福的么？」

霍金斯再一次用手捏紧的狗牌，冰冷彻骨。

「.....基于当时环境的话说不定也就死掉了。也不用进行战争就解决。但是，现在的小薇尔莉特是幸福的，我不这么认为。那个孩子啊，就算一直都作为士兵.....就算作为军队的道具，也是在你的身边会更开心啊！才会幸福啊！追逐在你的背后活下去，明明说已经死了还会继续追逐著。我知道的啊，她就是这样的孩子啊！这样下去一生都是那样的啊。等待著不会到来的主人、等著、等著、等著.....！」

只是一直、等待著被告知已经死去的男人的少女。

那个面容，寂寞的深蓝眼瞳在霍金斯的脑海中一闪而逝。

「那样子太可怜了！基尔伯特.....不要无视那个孩子的意愿！就这样、疏远的话，想著这样守护的话就是大错特错了。我把你的未来读给你听。年轻的坚强的、元气的，这样的话就算离开也不要紧是这样想的不是么。自己守护著，然后想著就这样死去的不是么？去做平静傻子呗。超级大蠢货！人是会突然死掉的啊。自己也是他人也是不要过信过头了。我也是说不定明天突然就会死掉。死因也无法预测。不要紧的人不存在的。基尔伯特，你和小薇尔莉特，有一天有哪一方迎来了那个时刻的话，你一定会后悔到哭的。我话先说在前头了。不管你在哪里哭泣，我也不可能去做安慰你的事情，我不仅是你的友人，现在也是小薇尔莉特的代理父母。哭号著，诅咒著自己。听好了，在你考虑好了之前别再联络我了。你这个超级大

蠢货.....！」

霍金斯的怒鸣声消散后粗暴地把听筒放在电话上。

怒气未消地将狗牌从头边扔了出去。代替著真的想当场揍过去的男人，银色的那个打在地板上，无惭地旋转著。

「.....蠢货。」

霍金斯对薇尔莉特越是知晓，就越是因她的存在感到难受胸中的心情越是烧灼。并且让她悲伤的原因自己也有参加在内这一罪恶感也在苛责著自己。

「.....蠢货。」

但是，这份难受，对基尔伯特来说也是同样的。霍金斯看了一眼因情绪化而扔出去的狗牌，深深吐了一口气后弯下膝盖捡了起来。上面写基尔伯特·布根比利亚。

这是在严格的家庭中出生，一直持续回应者期待的男人的名字。擅长为了他人而扼杀自己，虽然不知道至今为止杀掉了多少，恐怕双手已经被自己的血染遍了。

在不断扼杀掉的自己的尸体筑成的道路的前方，基尔伯特和薇尔莉特邂逅了。

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情什么的，像霍金斯一样说梦话的事情仅有一次的男人。在铺垫著的细长的道路上沉默著、安静的、精明地走著。

到这里来，基尔伯特第一次将那个道路给破坏了。

要让薇尔莉特离开军队的言语能够说得出来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算他将至今为止所堆筑起来的人脉和功绩用尽也不够。如果要让这样的状态能够永远持续的话，基尔伯特不向著更高处保持著自己前行的话就不行吧。向著三角形的阶层的顶点，到任何人都无法说三道四的顶点为止。无敌的道具已然不在。

即便能够登上去那个时候身边已经没有他所爱的女性。已经被他给推开了。

正因为深爱著。赌上了一切、赌上了人生，抹杀了自己，想著要去守护。

「笨蛋、尽是一些。」

霍金斯又一次将狗牌收进衣领的内侧。

看见流泪的挚友仅有一次。是他第一次见到薇尔莉特的臂腕处装上了义手的时候。虽然不知道他的全部，至少知道自己的这一生恐怕再也看不到他那样的面容了。就是这样的男人他如此想到。那个基尔伯特在哭泣著。

『霍金斯，有事要拜托你。』

接受委托的理由，已经足够。

「.....好吧好吧」

郵便社的外面有男女二人像是在吵著什么似地同时敲著门。霍金斯在深呼吸一次后面向著玄关处。门开的时候门铃也响了。

「呀，来了啊。」

面容已经，是郵便社的社长，变回了克劳迪娅&#8231;霍金斯。

和爽朗的他相对，男女二人组露出了对彼此嫌弃的面容。

「把我叫过来的理由是什么啊。还不到开店的日子吧。还有好好管教这个白痴女啊。」

「社长，请不要再让我和这家伙两个人在一起了。忍、忍耐著要揍他实在太辛苦了。」

「别说谎了你，不是尽在揍我么！忍耐去哪里了！」

「好了好了，两个人都。」

说不定对彼此之间只要张嘴说话就会吵起来的二人已经习以为常。霍金斯面对不安宁地争吵著的对话没有发出威压喝止飘飘然地看待著。

「本尼迪克特、卡特蕾雅。从今天起这个C&#8231;H郵便社就成立的同时我还想再增添一名创设人员。」

霍金斯像是要将他们两人迎入里面的时候，从社员二人背后的坡道上看见某个人影像是在确认一样留在了原地。

「什么啊这个可没有听说过啊。」

「社长，那个人是女的？可爱么？比起我的话？」

长长的长长的坡道上，她用著自己的脚，凭藉著自己的决断向著这边走了过来。

霍金斯将垂著的眼睛看下去，然后笑了。

「是女孩子喏。最年轻的。稍微有点问题的孩子呢。呀.....虽然我所召集起来的你们全员尽都是些有问题的家伙.....说不定会是这里面最甚的存在。因为年纪和你们最接近希望你们能友好相处。一直都在劝说呢。终于点头同意了。因为自动书记人偶会绕著满世界东奔西走.....无论是她所寻求的东西还是什么不错的经历也好。」

霍金斯转过身向著二人，用手将她展示出来。

他们的眼瞳中初次映照出的任务，已经不是过去存在著的『薇尔莉特』。

「给你们介绍，这是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

薇尔莉特用冷彻而又寄宿著美丽的相貌，像人偶一般行礼了。

## 第二卷「新郎和自动书记人偶」

清晨的月亮漂浮在苍穹之上。

没有比虚幻而又朦胧的夜天之月更能给予月下众生压倒性存在感的景色。但是溶入天空中温柔色彩的月亮与满月有著同样停止时间般让人看入迷的魅力。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小花这一田园诗般的风景互相调和后就像童话中的插画一样。

「妈妈」

在这天国一般的风景中，有著一位连月色也不在意一心不乱来回奔走的年轻男子。

穿著长裤、衬衫外穿著羽织的样子非常著急，就是这样的外表。

被称为油加利盆地的这一带有很多未开垦的土地，从城镇走到城镇、村庄走到村庄的距离用脚的话差不多需要半天。定期来往的车辆一天只通过一次，如果错过那个的话地区居民或是旅人就需要自己走或是依赖别的交通手段。在这样的野原世界中，可能会认为障碍物很少要寻人大概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妈妈！」

广阔，便是寻人最大的障碍。

如果要一处不漏地寻找会很花时间，如果寻找的对像在寻找过了的场所之间移动的话也难也察觉。

「.....可恶、为啥我要做这种.....」

青年将额头上流下的汗水不耐烦地用衬衫的袖子擦掉。先前在原野上奔驰的双腿也从停下了跑动变成了行走，最终停在原地不动。大概是觉得穿鞋也是浪费时间，是裸足的样子。

脚因为踩到小枝或是石子或是别的什么给弄破了流著血。即便是像这样受著伤，也要去忘我地寻找的对像么。青年突然如此思考到。

「.....」

对于自己内心中产生的疑问，就这样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即便如此青年又一次踏出了脚步。被踩到的小白花被血给染上红色。钝痛让思考也变得迟钝。

「名字，叫我名字啊。妈妈。」

回去么，不回去么。抛弃寻找的人么，不抛弃么。

「.....我的，名字。」

既然选择了不抛弃的一方，就只能这样埋头继续这样的行为。在这样的状况下迷失方向的话是最没有办法的。即便是，在这个看不到尽头的原野里，就算是束手无策。

「.....啊」

在青年的视界之中，突然飘进来一条暗红色的缎带。绿色蓝色以及白色，在只有这些的视界中飞入的红色，和他所流著的血不同的红色在青年的面前轻飘飘地随风飘过。反射性的伸出了手。将宛如从天而降的赠礼轻轻的用手给抓住了。将头偏向飞过来的风的方向后，看见了人影。是围绕著摩托车数人的人影。其中的一个从中离开向这边走了过来。

走近了后便知晓来人为女性。并且，是能够夺人眼目的美女。

飞花之中，金色的头发在风中轻轻摆动著，她走到青年的眼前后停了下来盯著他。

「.....那个」

她的深蓝眼瞳有著不可思议的魅力，感觉像是摄人心魄一般。

「初次见面，我是如果客人有求的话不论何处都会驱身前往。自动书记人偶服务的，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

举止宛若人偶一般，优雅地行著礼。漂亮的红唇编织出的声音和那身姿同样动人而清澈。但是内容却有些奇怪与场合不符。青年并不是她的客人或是别的什么。仅仅是未曾相识的陌生人。对此她本人也察觉到了，于是承认错误重新说道。

「不好意思。是职业病一样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向初次见面的人这么说道.....」

「不.....没事。那个，我叫希兰，难道说这个是你的？」

面对著无言点头的她希兰将手伸出。用手指触碰到的时候自己也惊讶地动摇了。虽然是隔著手套但是感触确实硬质的，是因为明显不是人的手指的缘故。

「请。还有，有想询问的事情。我现在在找人.....」



「请问是六十多岁一头银发而且很擅长缠头发的女性么？」

「对、对的。母亲以前从事缠头发的工作.....为什么会知道」

姑娘将散著被风吹起的头发用单手压住，另一只手指向本来的方向。虽然从远处看去几乎看不清，但是有著像是母亲的瘦小身材的人物.....

「我们方才，也正在寻找著你。」

不管做什么，都是如画一般的女性，希兰如此想到。

保护著希兰的母亲的是旅途中的自动书记人偶和同行的邮差。

他们好像因为摩托出了故障只能老实地呆在原地的时候，看见了在草原上行走的希兰的母亲。

「说是要到山里去找丈夫和儿子诺。一大早就穿著睡衣的样子太奇怪了吧。虽然我们也处于苦恼中，不过人类是看见感觉更苦恼的家伙就会变的冷静下来的啊。薇」

「不是薇，是薇尔莉特。」

将头发拨到耳后蹲下。从放置在地面上的工具袋中取出一个工具交给男人。男人无视了薇尔莉特的指正继续进行著作业。

「婆婆说著了看薇的头发啊，摸起来好舒服之后就那样玩了起来。我在这边负责修理，薇负责做婆婆的玩伴。然后你就过来了」

「.....母亲，稍微，有点坏心眼.....那个，给你们添麻烦了。」

「就是啊.....嘛，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心啊、记忆啊都容易变得暧昧。也不是因为上了年纪哦.....不行了.....算了，给我擦手的。」

简单地擦掉黑色的油污后他站了起来。比起薇尔莉特稍微要高一些。像砂一样金色的砂金发色。脖颈后面的发际较短但斜刘海却长长的垂著。

天蓝色直爽的眼瞳中天真而不乏荆棘。身著看到曲线立刻就能明白身形的细长皮裤。与此相反上身是外面附著吊带宽松的春绿色衬衫。男人踩著的是鞋跟稍微有点高过头的长筒皮靴。鞋跟部分有著十字架。服装风格显得非常有主张。

「.....这可，完全束手无策了。偏偏是，在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农村的草原正当中坏掉了...」

但是即便把这全部都放在一旁不考虑，男的也像是能够简单地捉弄一个两个女性的样子。将汗珠粗暴地用手臂擦掉后喘息著。好像是非常疲劳了的样子。

「本尼迪克特，果然还是我出发去城镇上寻求帮助吧。早点去的话回来的也早一些。」

「那个，这样的话……」

男人，本尼迪克特因薇尔莉特的话皱起眉头不顾希兰的插嘴说道。

「尽管你是拥有玩笑般的怪物体力的人终究是女的，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啊。就算那边近一些也是有著相当的距离的。况且之后会变成我被大叔给怒斥的展开呗。」

薇尔莉特稍稍倾斜脑袋。

「是这样么。本尼迪克特因为连日的投递工作明显也疲劳了，并且我在途中接到的业务也在执行，现在让留有体力的人行动才是英明的决断。与男女之别没有关系。是为了生存下去的选择。」

「那个，所以说」

「不对，我能想像到。大叔说著『本尼迪克特……你这家伙啊，为什么让小薇尔莉特去做那种事情？让她去跑腿了？』一副擅长的绅士模样责难我。」

情感充沛地演技，恐怕是在模仿某个邮便社的社长的样子。

「你啊，只要被问到不管是什么都会回答的呗。不能够说谎的么。」

「对社长不说谎话。报告是只有真实的话语。」

「那么，果然不行不是么。」

「虽然要陈述真实但是也会援护本尼迪克特的。说是我要求这么做的。」

「你的援护射击如果是真枪实弹的话大概是最棒的但是，日常会话的话只是徒劳所以别做了。」

「那个！」

发出了很大的声音，终于两人看向了希兰这边。母亲可能走累了，在希兰的背后睡著了。薇尔莉特将食指竖到嘴前，希兰苦笑了下。

「如果在困扰的话，作为保护我母亲的回礼我带你们去我们村子吧。摩托车能够推动么？能够推动的话虽然稍微会花一点时间，把你们带到能够修理的人那里去吧。」

「能够修好么？」

希兰点了点头。

「村子现在稍微有些停滞，变成只有时间多得一大把的状态.....我想想。一天，能够停留一天的话就有办法搞定吧。会招待你们的。实际上，村里有著婚礼。这个地方有谁结婚的时候，村子会给开庆祝的宴会。这段时间不管谁都会款待的。接待客人的话应该是最合适的时期了。」

「有酒么？」

「自然有的。」

「跳舞的女性和美味的料理。还有被窝。」

「女性的话、那个.....本尼迪克特先生。如果只有你需要的话还是可以准备的。」

本尼迪克特握紧拳头仰头向天后，向著薇尔莉特举高了双手。薇尔莉特端详著本尼迪克特举高的双手。

「这样做哦，这样。」

不讲理地将薇尔莉特的两手举高后两人的手击打在一起。

「太好了。」

「.....太好了？」

也不用做这样的行为也可以，本尼迪克特如此说著笑了。

「这也是因为所谓的缘呐。虽然不知道是谁不过就让我们也插一脚为幸福的二人乾杯吧。」

听著本尼迪克特的话语希兰笑了。虽然看了一眼背后的母亲之后笑颜很快就消失了，用勉强地明朗声音说道。

「那个，我就是那幸福的二人其中的一个。」

在希兰的带领下到达的是一个名为木更津的村子。

村子里建筑著画成半圆形的家家户户。正中央的大会场有著石造的亭子和水井。本来大概是如此大的会场但是现在地方狭窄也拉起了帐篷。女性的数量多到甚至会让人认为是不是村子里的所有女性都在场的程度。她们正能干地制作著料理装饰著会场。薇尔莉特和本尼迪克特像是很新奇地眺望著这番场景。

本尼迪克特和希兰询问男人们在哪里后，被指给看向离村子稍微有一点距离的空地上的

帐篷里面的人群。五颜六色的布搭起的帐篷并在一起的样子像是蓝色青空和绿色大地映照在上面一样。像是也为客人搭起了临时的床铺。真的是来者不拒地欢迎客人的样子。一行人姑且先向希兰家的方向走去。村子的小路狭窄，满是障碍。玄关前是开满了鲜花的木桶，晒乾的作物，脚边有猫轻轻穿过。

不知哪里响起的钟鸣声。被希兰告知这利用风的流动碰撞弹奏出复数的钟声的民艺品是这个村子的特产。将视界向上移动看到的是将小路夹在当中的人家在窗户间搭著绳子，上面晒著洗过的衣物。这里也能够听到钟声。闲谈著的年轻姑娘们开心地把绳子拽拢，这么做于是又响起钟声。本尼迪克特将视线看过去后伴著像娇声一样的笑声关上了窗户。没有较大的街道，是有著小集落独有恬静的村子。

穿过狭窄的小路后道路便打开了，在那前方是比其他的房屋要大得多的孤立的房屋。

大概是不怎么遭遇偷窃吧，蔷薇的草丛在庭院里茂盛的生长著。玄关前面不安地站著的女性有两位。

「啊啊，平安无事啊！」

一口气跑到跟前的是穿著围裙的初老妇人。希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后压低声音对她说道。

「平安无事，才不是吧。这样没问题么，万一经常这样子……」

「昨天晚上，我把老太太房间的锁给好好地锁住了的。老爷，难道说是在那之后有去她的房间拜访？有好好的锁住锁么？从外面的话是打不开的喏。」

「……那个的话」

「被老爷给托付的数年里，我可没有让老太太像这样跑出去找人的事情发生过。」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啦。」

不能说是气氛很好的对话。另外一位女性向著希兰走了过来。有著褐色的肌肤和惹人爱的面容，向著沉默著的薇尔莉特和本尼迪克特低了一下头。这里希兰才，终于想起有亲属以外的人就在自己的身边。

「不、不好意思……。给你们介绍。这是我的，那个……明天开始就是妻子的米沙。母亲的佣人，戴丽特。我和母亲分开生活著，米沙和戴丽特，是他们在保护著我的母亲。」

最后一句话透露出，这对他们家族来说是多么值得感谢的事情，是通过之后的表情知晓的。米沙和戴丽特像是胜任一般将二人引进了家里。在那之后迎来了忙碌的时间。为了迎接明天的婚礼，新郎新娘出门要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打招呼。虽然因为不能殷勤接待客人而谢罪了，但薇尔莉特和本尼迪克特仅是能够带著屋檐下凉爽的地方就已经很感谢了，毫不在意地目送他们离开。

因为快接近午餐的时间点了，作为佣人的戴丽特挂虑旅客二人于是招待了他们用餐。

本尼迪克特像是非常疲劳的样子在用完餐后立刻就像切断电源一样睡了过去。最开始是脑袋像船划动一样，最终没能抵挡住睡意背也垂下放松了身体闭上了眼睛。邮差的业务是每日的投递工作。在这之上还在旅途中带上薇尔莉特一起驾驶，更甚的是为了修理坏掉的摩托而烦恼，因这一切筋疲力尽也是理所当然。

同样坐在长椅上的薇尔莉特让陷入睡眠的他轻轻地躺下，然后再一次看向终于安静下来的空间。这个家庭的窗户也响著钟声。

丁零丁零地发著响声。戴丽特在厨房洗著餐具的声音也能听到。与本尼迪克特的寢息相应，营造出至极和谐的夏日午后。

薇尔莉特连被睡眠诱惑都没有，仅仅是闭上了眼睛。就像是初次知晓构成自己生活周围的声音的温柔一样。因为作为她新家的伊芙加登家是和这个村子里的数间房屋无法重合也无法形成的宅邸，没有在普通的家庭里做过事，因为仅仅是存在于这里就感到安心而不可思议。

但是听到帘子、和玄关传来的声音之后迅速地确认了自己夹克中的手枪。

「啊啦啊啦，难道说是修理摩托的人么。」

戴丽特听见脚步声后走向玄关。从侧边看去本尼迪克特也微微地睁开了眼睛。他的手也在触碰著手枪。睡著也不要紧喏，薇尔莉特如此说到后又像是安心了一样闭上了眼睛。两人稍微有些相似的地方。头发和眼瞳也都是同色系，并在一起的话看上去就像是兄妹一样。

「……」

想著会不会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同样向著玄关走去的薇尔莉特察觉到生活音中像是有什么人在呼喊著停下了脚步。听上去是从二楼的声音，然后很快地想到到达这个家后立刻，希兰的母亲就像是被推著一样带上了二楼的场景。

登上木质的台阶，在走廊上停下脚步竖起了耳朵。

「老公……？」

是老婆婆的声音。

「还是说由纳？」

大概是误认成家族里的某人了吧。

「是薇尔莉特。早上，您给我缠过头发的」

站在房间门前的薇尔莉特低声说出大概合宜的台词。

虽然是小村庄却是在全村举办的喜宴。因为是挨家挨户，诚恳地登门行礼。在希兰和米沙踏上归路时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间。

「嘛，新娘子不就是这一片地方的人么。」

「听得懂我的话呢。虽然只有只言片语。真惹人喜欢。」

「希兰，真亏你能弄到手呢。只有你不是能让人依靠的感觉啊。」

虽说并不是不太愿意，打招呼的所到之处的妇人对于作为新娘的米沙的事情刨根问底地询问了。代替不太会和人交谈怯生的米沙几乎都是希兰在说话，所以喉咙变得乾巴巴的了。

「天色变暗了呢。」

回应著轻声嘟囔的米沙希兰点了点头。虽然平常太阳落山之后村子里都是一片寂静，今天却是有些喧哗的样子。大家都在欢闹著。思考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二人才做的事情后，又想到所谓的婚礼并不是仅仅为了两人的仪式。

希兰极其自然地牵起了米沙的手。呿呿，从米沙那发出了笑声。

「这个村子的人，真温柔呢。」

在希兰面前安心地吐露出的。是米沙的讲述。

「代替父母养育我的兄长，也在大战中死掉了。能够和你结婚真的很开心，又能够，拥有家族了。」

米沙腼腆地笑了。

「戴丽特女士很擅长料理。还教给了我你喜欢的料理。母亲的家里，也很大。很华丽，想著大家都.....能够住在一起。」

「你不用操心就行。」

虽然是温和地说著话，希兰却说著冰冷的话语。米沙停下了脚步。紧紧牵著的手，因为被走到前面的希兰给拉住，米沙跌了一下

「.....对不起。」

「不，我才是对、不起。」

「不对，应该是我道歉。说了让你、讨厌的事情。你.....对，家里的.....母亲很讨厌我明知道。」

希兰正是，被米沙的这种地方给迷住了。直率的、体谅他人、并且温柔。

「但是，为什么讨厌还没有好好听过。父母的话应该重视才好。」

于是触及到核心。紧紧握住的手上渗出汗水，虽然想著要松开擦乾，不过希兰又更用力地捏紧了。这是从今往后一生陪伴自己的人，不想在这里被讨厌。

「和妈妈她，说不通的话吧。」

米沙和不对著视线的希兰不同，向他看了过去。

「是的。」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那个样子了。也不是因为上了年纪才那个样子的。我也有父亲的，然后.....姑且也有著哥哥.....那天父亲带著哥哥离开了。」

「为什么.....」

「那时候太小了不太记得，大概，只是普通的.....夫妻关系不好吧。也经常吵架。哪一方跑出门去也是经常见到的场景。所以那个时候也觉得肯定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是.....」

没有回来。

——那个时候，为什么父亲选择了哥哥而不是把我带走呢。

难道是因为是第一个出生的孩子。

和哥哥之间年龄只差了三岁，不过父亲好像无论什么都是以哥哥优先。比如说发土特产的顺序、摸头的次数、褒奖的言语也不一样。

虽然是旁人不会觉得的什么大的差异，确实孩子能够敏感地察觉的东西。

——一定是，较可爱的一方，才带走的。

如此觉得。

「在那之后妈妈就变得奇怪了。渐渐地、渐渐地.....就像是有螺丝掉落的机器一样坏掉了。一开始是把我唤作哥哥的名字。不对哦，我不是由纳，是希兰。虽然这么回答后就会道歉然后订正。之后就变成了不是说出了就改正的地步。」

米沙将紧紧握住的手，用另一只手重叠上去。是为自己的恋人至今为止的人生而心碎。仅仅是这样的行为，希兰就开心得不得了。自己渴求的正是这种事情，强烈地如此再度确认。

「母亲变成了把我作为父亲和由纳哥哥，交互幻想重叠的状态。」

过去的希兰没有这种喜悦之情。

「被当作父亲的时候是一边哭著一边捶在我身上。被当成哥哥的时候，只是说著你到哪去了紧紧地抱著我。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

希兰不希望认为自己是可怜的但是。

「我也已经，你看，进入成长期后也长高了。我实际上也不像父亲或是哥哥呐。你看，这应该.....是好事情、我想到。」

已经不认为是幸福的孩子了。回忆起孩童时代也并不觉得快乐。

代替无法工作了的母亲我开始外出工作，回来的时候遭遇了痛苦的事情。

「我被从误认为某人的状况中解放了。」

是那个的连续。

「但是，又成了别的诅咒。」

是悲伤的连续。

为了断绝来往，彼此远离是必要的。

「妈妈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也不记得小的时候的我了。戴丽特告诉了她。最近就开始寻找著我，稍微，不觉得有些好笑么。我的话一直一直一直都.....」

正因为是家族，所以远离才是必要的。

「明明一直都在身边。」

虽然可能会被说薄情，但是希兰不想让步。这件事情村里的人的话都知道的，不过外人的话米沙还是第一个。

成长起来，开始工作，奔向了外面的世界，在那里和邂逅的女性恋爱后终于从悲伤之中解放了。不希望、这个再被妨碍了。

「所以才不和妈妈住在一起。」



希兰终于拼尽全力将抓住的幸福拉到了身旁。

回到家的时候，说著正等你们回来呢的戴丽特出来迎接了他们。手上捏著几封书信。这似乎是在他们二人不在的时间内送来的。

从身在远方无法出席婚礼的亲戚友人那里收到了祝福的电报。希兰和米沙居住的街道里这里有些远。本来的话要是把母亲放著不管在街上举办仪式就好了的，但是米沙并不允许那样。因为就算是只有单亲还存在，还是让她能够看到会更好，像这样说著请求了。为此，现在和他们有著交友关系的人们也变得不能来参加仪式了。

「这种东西的话.....婚礼的做法要怎么办才好呢？」

年长的戴丽特恭恭敬敬地问道。

「这个的话、只要满怀诚意地朗读的话就好了呗。没有谁可以拜托么。」

希兰和米沙互相看著彼此。两个人都，是在没有请求身边的年长者教过的状况下长大的所以仪式的做法也比较草率。

「这可就难办了呢.....这附近的话.....杂货屋的老板娘的话」

「那怎么行，一下子突然去拜托的话，明天可就是仪式啊。」

「老爷，那给新娘的爱之诗还没有想好吧，没有那个的话可不行喏。」

在仪式的途中新郎朗读点缀满给自己所爱之人思念的诗是一项传统的环节。

「.....那个太难为情了想著不弄了」

「那可不行啊！没有那个的婚礼的话，可是会让来宾们失望的喏！」

被可怕的气势如此教导，希兰有些招架不住。

「在我们那地方举办仪式的时候，为了回应那么多人所带来的祝福举办仪式的一方也要努力献上与此相匹的美妙瞬间。想著把传统给丢掉是不行的。大伙儿都是，自愿地在这儿那儿都帮了许多忙的呗？这就是所谓的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喏。如果不用诚意回报诚意可是要遭报应的。」

「但、但是.....」

到底应该向谁寻求帮助啊。可能是没有进到房间里在玄关处被逼著如此问答的缘故，有一位客人像是在询问这边的情形一样打开门露著脸。

「.....」

她也把手里的信纸给攥紧了。

「啊啊，不是正好有超合适的人么！」

「不、可是.....他们可是客人」

「但是是自动书记人偶呗？不论是朗读还是代笔不都是小菜一碟么。老爷，去拜托他们就好了。」

戴丽特不加考虑的话语。希兰作为考虑的一方先过来了却怎么也无法开口。

「我接受了。」

「欸」

「我接受了。朗读也是，代笔也是。作为一晚的恩情接受了。」

预料之外的事情，是从薇尔莉特这方被要求接受了。虽然从相遇以来还不到一天，但是好像多多少少知道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

希兰本以为是沉默寡言的女性。

「因为是重要的仪式。」

薇尔莉特的言语，有力地叩动了希兰的内心。

油加利盆地周边的新娘衣裳是在红色的长袍上用金色的丝线做出精细的刺绣而成的东西。

头上是花冠，眼脸和嘴唇化上蔷薇色的妆容。与此相对新郎则是身著白色长袍。手持象徵著守护家庭的盾牌，以及涂上金色的细剑。金剑是财产的象征。

新郎和新娘从早上开始就在街道中从缓缓走动的人们那里收到祝福。在这之后便是借用村上大会场的宴席。从昨天开始村里的女工们一直在作业的东西成为了非常棒的仪式舞台。

大会场的亭子里摆设有装饰著白蔷薇和红蔷薇、以及蔓草的二人的席位。围绕著亭子一般成排地并列著长桌和椅子之中已经坐满了客人。用拍手迎接了登场的年轻夫妇。只有这天就连平常满粉尘工作的人们也盛装参与其中。

华丽的帽子、色彩鲜丽的礼服。打扮了的不仅只有大人。背后插有天使翅膀装饰品的孩子们腼腆地走来走去的姿态实在让人怜爱。仪式开始的时候乐团奏出了音乐，料理也开始上

桌。在这之后稍微是一段跳舞的时间。一开始的表演节目是受过训练的女性们的群舞。然后渐渐地人们混入其中，在金发的邮差加入其中后村子里的女性们都发出了欢呼声。因为穿著女鞋一样的高跟皮鞋华丽的在其中舞动，在那之后本尼迪克特的两手边都被四面八方、像花一般的村里的姑娘给吵闹地围在中间。

要求接受朗读的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没有参与任何像本尼迪克特一样华丽的事情。只是静静地伫立等待著自己的出场。大概是由于过于神秘的美丽，从男人们那里不仅没有戏谑的迹象，甚至连搭话的勇者也没有出现。

终于到了出场的时候仅是第一眼就牢牢固定住了参会者的目光。安静地，都没有劝告喧哗客人的必要。如果有希望听到的声音人们自然会安静下来。

紧张的二人通过外面熟悉了村民们判断仪式无恙进行著。米沙在希兰的耳边说道。

「好像一切会平安结束呢。」

正因是自己的新娘，身著美丽的衣装将脸靠近让人心跳不止。

「嗯，真的是.....多亏了村里的大伙们。」

听到这句话后米沙稍微发出了笑声。紧张过头就像石像一般，大概是因为映在眼中低吟著献给米沙的爱之诗的样子有些奇怪吧。

「虽说几乎都是薇尔莉特小姐写的.....」

「说的是呢。那种话，从来没有说过啊。」

「不要再那样捉弄我了.....有些不擅长难为情的东西。」

「和不错的旅人相遇，真的太好了呢。妈妈也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是这样、的话就好了呢。」

希兰的声音稍微透露出一些失落。虽然请求了只有这一天要安分一些的，但是在仪式途中母亲又迷迷糊糊地徘徊了出去，最后又开始寻找希兰所以拜托戴丽特将她带回了家。知道其中隐情的村民们并没有那样骚动，反而最为焦虑的确实希兰自己。

——好难为情。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感觉因为内心坏掉的母亲的原因给弄砸了。

——结婚的对像是米沙真的太好了。

如果是同样的事情，应该有会为此发怒的人的。自己也是如此。

——是米沙，太好了。

希兰牵起了米沙的手，将婚戒给戴在了手指上。

这是再也，不是一个人的证据。那个戒指的感触给予了这样的实感。

「最后是来自新郎的令堂，给迎接今天这一美好日子的儿子希兰大人的婚礼祝福信。」

因薇尔莉特的话语会场响起了拍手声。希兰却东张西望地看著。

米沙好像是将这个作为筹划中的一环给接受了的样子但是希兰却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听过有这回事。

「希兰大人，今日能够被允许在这样荣幸的场合同席，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

薇尔莉特将昨天拿在手里的同样的信纸拿出来打开了。

「受您母亲大人所托，由接收了她满腔情感的我来送上给希兰大人婚礼祝福的录音信纸。」

——没听说啊。这种事情，没听说过啊。

会不会喝止下来会比较好。内心坏掉的人托付的言语应该不会是什么好话才对。

奇怪的举动只会搅乱会场的氛围。希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动。

但是，自动书记人偶那深蓝的眼瞳像是将其行迹缝上了一般无言地制止了他。

「虽然可能稍微有些抽象，还望诸君仔细聆听。」

薇尔莉特那蔷薇色唇齿间吐出气息。宛若歌咏般，纺织出祝福的诗篇。

「那双眼瞳中映照出的我是最为漂亮的，我如此知晓。

那是因为我将你如图花儿般慈祥呵护的缘故。

在你的眼瞳中看得见星光。我认为那样的你如此的绚烂夺目。

幼小的你尚不知晓言语为何物。

我为能和你对话将其授之与你。

青空的颜色、夜露的冰凉、犯下错误时的台词。

和你对话之时的喜悦，若能将其传达给你。

说给你的眼里话语中也满怀关爱，你能否明白。

以及，即便你怎样伤害过我，将你诞生在这世上这一事。

是可以与其相抵消的。这些你尚且不知晓罢。

儿子啊。你知晓你即将共伴余生之人的眼瞳之美么。

即便她闭上眼睛可否回想起来。

其眼眸闪著光芒么。

倘若她的眼中映照的你是美丽的，你便是被她所爱著的。

你绝不能因此而安心下来。

绝不能怠慢爱。

光芒正是加以打磨方才持续闪耀。

其宝石价值随你而定。请不要怠慢爱。

儿子啊。你可曾窥视过我的眼瞳。

若未有过，便请来窥视一下如何。

我的眼瞳虽被夜色遮蔽，夜空之中却闪耀著繁星。

还望前来默然窥视。

我的眼瞳中浮现之物、映照之物，倘若你认为其美丽。

那便是你爱著我的证据。

我不苟言语。

因此还请默然窥视。

倘若不安，但请如此。

无论你去往何处，我的眼瞳对你来说应当可以成为世界美丽之物的其中之一。

那便是我和你被约定著的事实。

儿子啊，这是给你的爱。

因此还请绝不要，忘记我眼瞳之色。」

掌声如同波浪一般席卷了寂静，最终席卷成了巨大的波涛漩涡。在这漩涡中薇尔莉特用符合自动书记人偶的姿态优雅地行了一礼后离开了会场。

「……」

希兰未能回想起母亲的瞳色。

昨天也是今天也是一起度过的。

「希兰？没事吧。」

但是，回想不起来。回避掉了看见面容的情况。下意识的，这么做了。

「希兰。」

闭上眼睛后因其他的人的声音在呼唤自己而觉得痛苦。自己没有去追逐渴求母亲让自己觉得痛苦。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应期待。

「呐、希兰。」

如果父亲带走的不是哥哥而是希兰的话。如果那样的话可能母亲的心就不会坏掉像现在这样的吧。

「呐、你啊。」

就像这样，父亲也好、母亲也罢，如果不是想著两边都不需要的儿子的话。

如果自己是更好的孩子的话。

——好难为情。

对难为情的事情不擅长。

——好难为情。

自己是，对谁来说是令人难为情的存在。

——好难为情。

正因为深深知晓。

「你啊，不要哭了。」

米沙将自己的连擦过后，希兰才察觉到自己正在哭泣。

慌张地看向下面，泪水又更加涌出。

——好惭愧、好惭愧、我啊、好惭愧。

因自动书记人偶信上的言语自己的胸中作痛。对爱著自己的过去一直无法忘怀，从应该守护的人那里逃走的自己，对此感到惭愧。

母亲啊，可能以为希兰也不在了，即便是坏掉了，还是会去寻找希兰。

「抱歉，稍微离开一下。」

希兰放开米沙从仪式中离开。被问到是要去您母亲那里么，希兰忍住泪水点了点头后背传来路上小心的声音推动著希兰。

在婚礼正盛的时候从仪式中抽身离开的新郎是最差劲的，如此想著穿过了参会者。在希兰离席后参会者又迎来了比起引来跳舞时间更加盛大地激情起来。

穿过狭隘的小路，向著母亲生活著的那个家。向著那个像是逃一样离开的家希兰匆忙地走著。

到达了家门口的地方，看见了先前还在会场的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但是没有本尼迪克特和摩托的身影。修理大概已经结束了吧。

「承蒙您关照了。」

好像是不准备看到仪式的最后就离开的打算。

「.....我们才是，那个、谢谢。给予我的话语.....察觉到，自己的失败。将母亲向你说的什么胡言乱语.....将那个，像那样用信美丽地摺叠出来了。让你做了不得了的事情.....真是，奇怪任性的表达。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是那样。今天也说了这可是婚礼喏，在很久之前也是要把卖掉了的白色帽子给交出来纠缠不休.....」

「做了任性的事情真的非常抱歉。」

「不会、这样就好.....」

「在希兰大人和米沙大人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了，从您母亲那里收到了委托。说是只希望能够转达信的委托内容，于是做出了像是转达一样的行为。您母亲说，一定就算把信交给您说不定也不会读的，我为了能够确实地将内容传达到选择了这样的手段。」

不用传达到的信什么的，哪里都不存在。薇尔莉特如是说道。

希兰稍稍皱了下眉头。是收到了母亲的委托这点还是预想到了的。但是，说出说不定不会读这种话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为什么，妈妈会说这样的话呢.....说不定不会读这种」

「说是因为一直在给希兰大人添麻烦。在失去了家人之后，将寂寞的心情一股脑仍在希兰大人的身上。」

——在说谎。

「不对，这太奇怪了。」

——在说谎、在说谎。

「这种，理性的台词应该不会才对。想要去做那个、想要去做这个，一直都在说著这样的话。但是，那样的太奇怪了。简直像、因为。」

——不应该是那样。

「并不奇怪的。您母亲的话，在和我说话的那段时间一直都是清醒的。最开始遇到的时候也是，是有著那样的时间段的。说了很多和您相关的事情喏。」

——不应该是那样。

希兰跌跌撞撞地从薇尔莉特的旁边穿过打开了家里的大门。那么就告辞了，声后传来薇尔莉特的声音。

回过头的时间都没有登上了楼梯，向著二楼的房间迈足走去。在只有外面能够打开的房间里母亲现在在做著什么呢。

卸下锁后，旋开了门把手。

大概是因为开著窗户。室内洋溢著微风。母亲在窗边眺望著正在举行婚礼的存在正中央。

「妈、妈。」

发出了声音。



「妈妈。」

数次地这么叫著。

母亲将头转向这边后，又将视线回到了窗户外面。

「呐，冷静一点.....由纳。」

然后几乎在没有回过头来。

「妈妈，妈妈，妈、妈。」

自己像这样理智地看著母亲，从家族坏掉之后，一次都。

「现在正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啊。」

一次都。

「希兰在哪里呢。」

一次都没有过。

「.....妈妈，我，就在这里喏。」

像孩子一般，发出了声音。

于是，母亲身体颤动了一下之后，慢慢地转过身来。

像是意味深长地从上至下眺望著希兰的样子。眼神和以往都不同。希兰看向母亲的眼瞳。是绮丽的琥珀色。

和自己的瞳色相同，希兰回忆了出来。母亲迈开步子走到希兰的身旁，用满是皱纹的手掌触碰著希兰的脸颊。眼泪留个不停。

「嘛.....不要哭了啦。」

非常开心的。

「变得非常优秀了呢，希兰。」

在那琥珀色的眼瞳中宿有著希兰。

「结婚，恭喜你了。」

微笑了。

在那一瞬，毫无疑问母亲是神志清醒的。

在希兰抱紧母亲的时候就已经又失去了吧。

「呐，希兰在哪里？」

「.....已经哪里都不会去了喏。」

毫无疑问爱是存在著的。

第二卷 「飞行信纸和自动书记人偶 前篇」

那个自动书记人偶的假日在寂静中结束。

度过夏末的方式基本上是决定好的。清晨未至就从窗边眺望庭园里的树木，过了正午就在布有阳伞的宅邸周边散步。到斜阳将一切都包裹住之前在树荫下看书，夜晚为下一次旅行做准备。

基本上是在没有旁人的地方进行枪支的分解和组装，为了不让胳膊变迟钝向从树上落下的树叶投掷小刀，没错。

基本上是属于平静之中的。这些大概是将她像孩子般对待的养父母影响的恩赐吧。

说到底会特意去打破她的静寂的人几乎没有。

因为是会给予人以，名为胆怯的感情的存在。

既沉默寡言，又是冰冷美貌的持有者。被自然所包围的时候甚至连人的气息都消声其中。

「薇尔莉特，你啊，要和我一起来喏。」

是不会想要去邀请玩耍的对象。

飞行信纸和自动书记人偶 前篇

莱登沙佛特里黑，首都莱登。

从街道的主干道上延伸出来的小路。在小型商店并排著的那条路上有著一栋显眼的君临著的建筑物。是新加入郵便业界名为C&#8231;H郵便社的年轻会社。

有著竖有风向标的淡绿色半圆形屋顶的尖塔可以说是这个郵便社的标志。

像是围绕著尖塔的深绿色屋脊延续的外壁是巧妙融合色彩显现出晒暗的红砖。

拱形的玄关处有著印有金色店名的铁板。

推开门的话有著欢快声音的门铃就会响起告知客人的来访。

进到里面可以看到有服务台，在那里可以进行邮便物的受理。

建筑物有三层，一层是邮便受理，二层是事务所，三层的尖塔便是社长的住宅。

现在二楼的事务所里与内勤业务相关的社员们正在与时间战斗的同时拚命地处理著业务。

他们会社存在有被称为『结算日』的日子。

一个月内的各种贸易，与这些相关的报告书、请求书、支付证明，与会社运营相关的一切事件全部都要乾淨地结算的日子。

对事务员们来说是通常的业务会增加而且被总计业务紧逼的苦战的一天。

「明明说会和我一起去的，会带我一起去的……」

在那个修罗场里有著一位将既哀怨又伤心的视线投向霍金斯的姑娘。

将自己衣服的裙襬紧紧攥住，咬著嘴唇，主张著『我正在生气』的样子。

是一位有著至极魅力的长黑发美女。

毫不吝惜地显露著可以喻为黄金苹果的丰满胸部的前开式紧身胸衣，和从肩部一直到手肘处的深灰色内衣连接在一起。

珠项链、吊坠、手镯、手链，交叠地戴著贵金属首饰。被染成蓝色的皮革上绣有金色刺绣的热裤。

再往腿下面看去到及膝靴为止裸露的皮肤用几何样式的花纹绘制的刺绣线袜裤束腰带自然地粉饰著。

从服装到润泽的面容一切都是惹人怜爱的存在。

「不要、不要！不带我去的话就不要。」

在做的简直就是小孩子的事情。跺脚跺个不停。

「就算你说不要也.....卡特蕾雅。」

克劳迪娅&#8231;霍金斯，这个C&#8231;H郵便社の社长看见她的这幅模样苦笑了。

「看啊，这个堆成山的文件。都能当钝器了。」

霍金斯的桌子上确实有著整理在一起的话能够当作钝器的厚度的文件。说话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按下印章。是因为事务员完成的各种文件必须要盖上他的审查印章吧。

大概是信赖著事务员们，又或是单纯的不想看，连内容都不确认仅仅重复著盖章的行为。

「霍金斯社长，请给我盖好了的文件。这些也拜托您了。」

会话被中断了。堆积著的文件山又变成了更高的文件山的山脚。

「啊，抱歉小拉克丝。已经全部确认好了么？」

闯入卡特蕾雅和霍金斯之间的是有著天真无邪面容的少女。

到肩部为止剪齐了的光滑薰衣草灰色头发的拥有者。

虽是戴著眼镜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左右两眼的颜色不一样。虽然给人一副保守的印象但是颈部的围巾和别在一侧的金色发卡却小小的主张著自己是职场女性。

「已经完成了。有修改的地方有贴上浮签。请看那些部分。」

拉克丝&#8231;希比拉，原本是被孤岛上的宗教团体奉作半神的姑娘现在在C&#8231;H郵便社出色地工作著。」

「谢谢。我的秘书最棒了。保守点说也好喜欢你。」

对于美男子的眨眼，拉克丝回以绝望的表情。

「恭维话就免了，动手啊，请让手动起来。就是因为社长一直在玩才是现在这种状态。那个时候.....我能够制止社长的话.....和舞台女优去旅行什么的.....明明可以预见无论怎样很快就会分手的.....那个时候，我.....」

「好过分，本来就伤心的我被伤得更厉害了啊小拉克丝。」

「.....就算是要把社长绑著也要完成业务的话就不会变成现在这种.....」

面对像是一副被牵扯进什么事件而烦心的样子的秘书，就算是霍金斯也变回了一本正经的样子。

「抱歉。我会变成盖章的机器的。」

然后拉克丝像是央求卡特蕾雅一样说道。

「还有卡特蕾雅。拜托了.....请不要做会让霍金斯社长停下手的事情。霍金斯工作的进展，可是关系到大家的下班时间喏。就是今天才想早点回去.....」

拉克丝的话语是一声不吭地进行著各种各样的工作的事务员们一致的心情。

对事务员们而言今天什么时候能从会社解放夸大了说就是事关生死的问题。

虽然卡特蕾雅假装没有察觉，但是由于时不时刺向自己背后的『碍事者快走开啊』这种无声压力的集合，声音自然地萎靡下来。

「什么嘛.....。因为是秘书就了不起的样子。社长秘书.....好狡猾。我也想当秘书。」

「卡特蕾雅是自动书记人偶的呗.....。那边才更棒不是么。看起来了不起什么的.....只不过是因为即使你在休息我们也在工作而已喏。」

虽然外表尚且稚嫩但是里面已经漂亮地成长为不错的秘书了。孑然一人从宗教团体逃出来，为了能够报答收留她的会社、报答霍金斯而好好努力了吧。

「霍金斯社长，要吃点心的话请把文件整理好再说。」

霍金斯把拉开抽屉像是要拿出什么东西一样的手放了回去。

「什么啊什么啊什么啊！因为自动书记人偶的休日是不确定的嘛也没有办法嘛。」

虽然卡特蕾雅想要继续争论但是不知何时拉克丝接起了电话。对卡特蕾雅用『抱歉啦』的眼神道歉了。

「.....我知道的嘛。」

社内正忙著一看就明白。自己是碍事者这点也明白。即便如此，还留有空闲时间的自动书记人偶卡特蕾雅一副不想放弃的样子看著向印刷好的传单上盖著章的机械化了的霍金斯。

「但是，一年只有一次喏。能够参加『飞行信纸』的。我啊，我啊，已经写好信了，而且因为社长说会带我去所以也没有邀请其他的人。一个人去的话不要。庆典里一个人的话那不就是惩罚了么。」

那里写著『第七次航空展览会』。

举办场地是莱登沙佛特里黑陆军所有的空军基地演习场。和陆海军的军用机，自愿参加的民间机的公开展示一起，也有著航空演习节目的样子。『飞行信纸』就是节目的其中一个。

将从民间人那里收集的『给予得到信纸的某人以鼓励的信』由陆海军之中选出精锐的飞行员从空中撒下。是参加者将鼓励送给捡到信的素不相识的人，自己又得到他人鼓励的浪漫活动。

也是大陆上唯一会从天空中降下信纸的庆典。

记述第六次举办已是数年前，最近好像因为战争激化的理由被中止了。

文件和嘴眼看就要近到亲在一起的时候霍金斯打了个喷嚏。

「我也是啊，我也想去啊卡特蕾雅。但是忘记了今天是结算日.....」

卡特蕾雅皱著眉头。紫水晶的眼瞳伤心地歪曲著。就像难过地叫著的小狗一样。霍金斯不由得萌生出罪恶感。

「不要摆出那样的表情啦，我可爱的大小姐。和展览会相关的庆典一直会持续到夜晚，所以中途参加也可以喏。不如说我也想早点让业务员完成工作去参加庆典。但是飞行信纸的话大概.....来不及吧。不一定，虽然不清楚，唔，大概。」

「我啊，到那为止要一个人么？」

「本尼迪克特.....的话，去配送了啊。」

「那家伙就算了，干嘛提到那家伙的名字啊。」

卡特蕾雅满脸通红地想要把社长办公桌给掀翻。纤细的臂腕有著难以想像的腕力。霍金斯拚命地压住桌子。

「冷静一点卡特蕾雅。我知道了啦。其他闲著的年龄相近的孩子.....小拉克丝。把业务员的业务预定表拿给我看看。」

虽然正在通话中，拉克丝笑容满面地通话的同时把笔记本拿给了霍金斯。

那上面详细地记载了业务员的工作计划。霍金斯微微一笑。

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好像挺合适的对象。

「啊啊，小微尔莉特闲班著喏。」

「欸」

卡特蕾雅的声音里透露出一些不情愿。

接连著树木的道路前方有著宅邸。

种植有各种各样品种花朵豪华绚烂色彩的花坛，无微不至地照顾繁茂生长的草坪。

培育有四季蔬菜的田地。

在这之中君临著的便是现今由帕特里克·伊芙加登作为当家的伊芙加登邸。与其说是公馆更像是城郭。白色的墙壁上方是群青的屋脊。从尖塔到窗户为止全都是左右对称优美均等的造型。

看到前来拜访的卡特蕾雅身姿的庭师率先搭话道。

「请问是卡特蕾雅·波德莱尔大人么。」

拜霍金斯先前知会过所赐，从大门到宅邸处由庭师一路送来，到了玄关又有执事出来迎接。

「马上就会过来喏。」

在等候室变得无聊地等待著的时候，正如执事说的那样没过多久薇尔莉特就出现了。

「卡特蕾雅.....？」

脚步声消失大概不仅是因为较厚的红绒毯的缘故吧。

悄无声息地现身的薇尔莉特身著与平时的自动书记人偶不同的服装。头发松松地系成一束，侧脸处花的发饰摇晃著。

白底子上点缀蓝色小花的开胸外套连衣裙和清秀可爱这些词简直绝配。小花并不仅仅是镶嵌著在，从肩头到胸口，再往下是小花飘落堆积重叠著一般描绘的下襬。

虽说是夏末，但是在气候温暖的莱登沙佛特里黑一件连衣裙也足够了，但是她却还披著深藏青色的对襟毛衣。大概是为了掩盖住机械的手臂吧。像往常一样好好地佩戴著胸针。

「欸～你平时是这种打扮啊。感觉是，大小姐？好可爱。真好呐。」

薇尔莉特对此回答说是义母的趣味。

「比起这个是怎么了。」

特地上门来访的案件是什么。快点回答啊。碧色的眼瞳如此说道。

「唔嗯，稍微有点事呢.....」

卡特蕾雅回忆起和霍金斯的对话。给文件盖章的行为一度中断，将说服被谜团包围著的薇尔莉特的方法教给了她。

『听好了，想要邀请小薇尔莉特的话。就这么说，说这是我给的任务。』

颇有自信的样子。

的确和霍金斯对话时的薇尔莉特给人温顺而又贤淑的印象。

但是，这对其他人来说并不适用。

——说实在的，不知道她的真正面目呐。这孩子。

原军人的身份是知道的。

过去和卡特蕾雅仰慕的霍金斯同样所属于莱登沙佛特里黑陆军。

“H邮便社的人们是由怪人霍金斯所聚集在一起的，其中有著作为原军人的过去经历的也不足为奇。

但是，薇尔莉特就算除去这些经历也是不可思议的存在。

看不到笑容。虽然措辞谨慎但是毫无谄媚的举止。

因为这个被其他的人疏远却好像并不讨厌孤独。

如同冰雕一般美丽却没有心的存在。卡特蕾雅如此这般看待著。

「那个，来吧.....这个，虽然已经是决定好的事情。」

所以对这个魔法话语是否会有效果感到不安。对霍金斯以外的人的命令会不会听从。就算听从了，能否度过愉快的时光。

——但是，总比一个人去庆典要好。

卡特蕾雅暗下决心开口道。

「薇尔莉特，你啊，要和我一起来咯。这是霍金斯社长给你的任务呢，到社长和我们汇合的这段时间里，让我们一起去航空展览会。」

让我们去，像这样了不起地说出口后是寂静的数秒。谨严无口又冷淡的美女长长的睫毛



上下活动数次后用浮现出问号的表情说道。

「是说，任务么。」

「没错，是任务喏。」

「真的是，任务么。」

薇尔莉特澄澈的碧眼中映照出自己慌张的样子，卡特蕾雅从那里移走视线继续说道。

「唔，如果.....那么想的话就自己去问社长啊。」

「不会的，今天因为是结算日大概会很忙所以就不打电话了。我知道了。既然是社长的任务.....我接受了。」

想著今天是结算日，关照著和卡特蕾雅职场不同的大人。虽然得到了应诺，卡特蕾雅却很快不安起来。

不太能看得出感情，感觉像是在和机械或是妖精，又或是幽灵之类无法心意相通的不确切存在对话。

「呐，真的会和我一起来么？」

「是的。」

「真的是真的么？」

「真的是真的的。」

「你啊，虽然总感觉不像是活著在但是是活著的吧？」

「是活著的。」

「顺便一问社长那么疼爱你难道说是恋人？」

「不是的。」

「你对本尼迪克特怎么看？」

「.....本尼迪克特么？战斗能力很高，意外地也有著统率力。」

虽然说了各种各样失礼的话但是薇尔莉特毫不在意的样子全部认真地回答了。

卡特蕾雅在诸多回答的中途就变得精神了起来。任由喜悦驱使当场蹦跳起来。

「利害一致的话就完美了。这样决定好了的话就准备吧！快去和家里的人说今天要出去。还有薇尔莉特，信纸信封以及钢笔也准备好。因为要参加飞行信纸。」

「.....飞行信纸.....。记得是，陆海的一般公开空军演习节目的一个吧。」

不愧是原军人知道的真多。卡特蕾雅询问到是否有参加过薇尔莉特却无言地摇了摇头。

「虽然没有实际看过，但是作为知识被教导过.....」

那到底是谁教给她的，薇尔莉特并没有提及。

「卡特蕾雅.....除了信纸那些东西还需要带别的么。有从霍金斯社长那里得到武器的携带许可么。」

「武器什么的不需要啦。怎么回事啊你。有些可怕啊。」

「因为说是任务来著，一不小心。」

不清楚事态发展的薇尔莉特和对那样的她屡次感到不知所措的卡特蕾雅，即便如此还是难得地两个人一起出门了。

莱登沙佛特里黑陆军所有空军基地演习场的所在，是远离首都莱登的地方。前往的路径倒不复杂。

从首都坐上公共马车、公共运行车是最简单的方法。

在停车的地方下来就能看到被树木包围的森林地带。

习惯于街道的人是一瞬间甚至会因为不知置身何处而感到不安的满盈绿色的地方但是却不会感到害怕。顺著修好的林中道路看著指示牌前进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的演习场。在平时的话禁止一般人进入但是在航空展览会期间则没有限制。

在演习场的周围准备有经过许可的餐馆和小吃摊。军事设施摇身一变成了庆典会场。会场里男女老少聚集著。各种各样的参加者有陆海军关系者的家人、，一般民众，还有为了看这个航空展览会从大老远跑来的飞机爱好者。

男女比例的话是男性居多。

像薇尔莉特和卡特蕾雅这样年轻的姑娘可以说是少数派。

「好厉害，好大啊。平时也在这里演习的啊.....快看！战斗机？那是战斗机么？」

毫不掩饰对展示出来的军用机们惊讶的卡特蕾雅。

「那是侦察机，雷鸟。」

以及正确回答机体名的薇尔莉特。

「虽然陆军、海军都分别持有著一定的空军但是只要靠名字就很快能明白它们所属哪一边。陆军的话是用鸟类的名字。而海军的话好像是用海洋生物的名字。」

迷之美女们热心地对军用机进行解说的样子看上去有些奇妙。

毋庸置疑演习场平时为了作为军事设施而使用所以有著许多禁止进入的区域。会场被限定在长方体状的空间里，正中央的周边展示著军用机。

像是要把这些围在中间的飞机库、陆军车辆待机处、一般民众休息处、这个航空展览会的实地本部，实地本部的高处建有帐篷隐蔽著的塔台。

这边完全无法看见其中的样子。和实地本部一起塔台的附近从老远的地方就围著有栅栏，完全不让非关系者进入的样子。

实地本部的话负责陆军的宣传以及对航空展览会引入注目的节目之一飞行演习进行实况。

『请看会场的正上方。六架战斗机海蛇参上。现在从一条纵列变化成菱形了。请注视这步调一致的飞行。』

海军的战斗机秀出漂亮的飞行技术从演习场上空掠过。飞过的后方在青空下留下白烟作为他们飞过的证明。

『一号机的驾驶员是莱登沙佛特里黑，来自莱登的裘德·布拉德伯恩。二号机的驾驶员是来自普列刚多的亨利·嘎多那！』

参加者都望向天空发出欢呼。与进入白热化的实况一同，乐团在场内奏响音乐将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卡特蕾雅再一次把拿著的传单打开，确认现在正在表演的机体的演习时刻。看上去是按照规定好的时间在进行著。

飞行信纸还排在很多项目的后面。

卡特蕾雅抓住对战斗机杂技飞行目不转睛的薇尔莉特的手臂。

「呐，回收飞行信纸好像还在后面，要不先去小吃摊买点什么，边吃边看吧。这个好像一直都会有喏，飞行演习。薇尔莉特，有想吃的东西么？」

「是要确保食物么。那么比起味道的话合适的乾货之类的不是更好么。」

薇尔莉特没有看著卡特蕾雅而是随著飞行著的机体转动著脑袋。

卡特蕾雅向著那样的薇尔莉特用手指前端贴近她脸部。

薇尔莉特转动脑袋的时候自然地就被手指给戳到脸部。是软绵绵的触感。

「薇尔莉特，好好看著我。」

明明抓住的手臂是硬物，脸却很柔软。

——不可思议，稍微有点令人害怕。

但是卡特蕾雅的某处感到安心。

因为知道了这个姑娘也有著柔软的地方。

「请不要这么做。」

虽然被抗拒了，但是因为得到了薇尔莉特的反应而感到开心。

「才不要喏。这是对你不好好看著我的惩罚喏。呐，你好像误会了什么，虽然这个说是任务但是实质是玩呢。乾货什么的不需要啦。」

「玩.....？」

「你啊，不是偶尔会和拉克丝一起玩的么。你看，喝茶什么的。」

「啊啊，是的。有喝茶呢。」

「就是那个啦，我们要做的就是那个。吃饭啊、聊天啊，还有参加庆典。好像过一会儿会社的大家也都完成工作就和他们汇合吧。」

「.....这是，任务的吧？」

「是任务哦。非常重要的任务。超级重要的任务。」

卡特蕾雅把慎重地确认著的薇尔莉特强行带著向小吃摊方向走去。

「玩的话，具体来说是怎样的任务，要求对内容进行提示。」

「总觉得说的很复杂，不过还没习惯玩吧。好吧，就由姐姐来教你吧。」

薇尔莉特有些不可思议地看著被抓紧的手。即便如此也没有将手给挥开，而是像雏鸟一样跟在卡特蕾雅后面走著。

在小吃摊前来来回回地从食物的这边看到那边，然后把两手都拿不下的食物两人一起分享。眯著眼睛看追著飞行战斗机跑的孩子们，把因为是两个女生就轻易搭话的家伙的手狠狠地挥开，赞佩著陆军广播实况的同时为掠过的许多军用机拍手鼓掌。还混在孩子里面试著体验了被称为移动游乐场的旋转木马和飞镖游戏。虽然卡特蕾雅一开始摸不透薇尔莉特的性格，但是由于她不认生的天性和豪爽的性格找到了和薇尔莉特一起开心度过时间的方法。

「卡特蕾雅，请等一下。卡特蕾雅。」

「呐，这个好好吃。超级好吃啊。好张嘴。」

「我不想吃。」

「这是任务所以快张嘴。」

「.....难道说认为只要是任务不管什么我都会听从的么？」

「啊。快要掉了啊。掉了的话就是你的错。」

因为意外地不擅长被强迫，来回跑来跑去的同时不由得觉得这个比自己年轻的女孩子还挺可爱的。摆姐姐架子的卡特蕾雅也自我感觉特别棒。玩了一阵子之后，两个人稍微休息了会。因为现在是夏末，在外面长时间沐浴阳光疲劳也会增加。会场有用连在一起的大帐篷为一般参加者抵挡阳光凉快的休息处，两人在里面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在那里也能眺望飞行演习的表演。

「还没写好么？」

「.....给不清楚具体对象的信纸。而且要鼓励.....这是在考验自动书记人偶的本事。」

薇尔莉特书写著要参加飞行信纸的信。

将收集过来的信纸交给驾驶员，在会场上空由飞机撒下。作为信纸发送人的螺旋桨式轻型飞机已经开始回收信纸了。孩子和女性聚集到驾驶员那里，一时间人潮涌动。纯黄色的机体在青空中会很显眼的吧。已经写好自己信纸的卡特蕾雅闲得无聊靠向薇尔莉特那边。薇尔莉特不断地躲闪著不能好好写字。想要干涉的卡特蕾雅提高嗓门说道。

「呐，又不知道是写给谁的，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啦。」

「.....不行。我重写一遍。」

薇尔莉特将已经写过的信纸塞进信封。又取出一张新的信纸但是好像连第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卡特蕾雅写了什么呢。」

像是被哀求著教教我一样问道，卡特蕾雅把本来就丰满的胸部挺得更高回答道。

「捡到我的信的话你可就幸运了。一定会发生好事的。就算没发生也不会死的。」

「是那样写的么。」

「没错。」

说像是卡特蕾雅的风格还真像。但是好像不太能给薇尔莉特作参考。

「什么啊，难道说你除了工作就不写信的么？是那么让人困扰的事情么。」

「.....私人的信，从很久之前就不再写了。只在工作上会写。」

薇尔莉特轻微的表情变化，卡特蕾雅一瞬间捕捉到了。本来就是和人距离比较近的体质，这下和薇尔莉特的距离又缩小了。

「这个话题好像很有意思。是为什么。说给我听听。」

薇尔莉特稍微拉开了点距离。卡特蕾雅又靠近了。薇尔莉特又一次拉开了距离。

最后变成了两个人靠在长椅一端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好像很有趣，为什么不再写信了？让我来猜猜吧。对方是男的吧。而且还是很特别的人。亲兄弟以外的，最为在意的男性。」

「.....为什么会知道性别。」

薇尔莉特第一次认真的看著卡特蕾雅。

「你和我的顾客阶层不一样喏。我的顾客的话.....又年轻，很多又是情书。而且是恋爱中的少女喏。怎样才能让他回头看向自己之类的。经常和她们商谈喏。」

「.....敲对方的肩膀叫出名字不就可以了么？」

不是那种意思，这么说著卡特蕾雅弹了下薇尔莉特的额头。

「呐，是怎样的人。你喜欢的那个人。」

「才、不是那样、的人」

「那么难道是讨厌？」

「才不、才不是那样。」

卡特蕾雅无法抑制嘴角的笑容。

——怎么办，欺负人也好有趣。

谨严无口又冷淡，谜一样的女孩。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

绝不动摇的铁之女。那样的她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就崩坏了。

「那不就只有喜欢了么。不会错的呗。你的表情不对劲哦。可别小瞧我。我可是靠著在这儿那儿进行恋爱商谈的代笔赚钱的喏。」

薇尔莉特的嘴唇张开又合上，眼神左右瞟动有些犹豫的样子。

——好像刚刚被洞察内心的洋娃娃一样。

正是因为卡特蕾雅对薇尔莉特的过去什么的一无所知，才能够将她当作只是年纪相仿的女生对待。

「呐、呐告诉我吧。」

仅仅只是，想要弄好关系。

「呐，是什么样的人。」

也不知道对薇尔莉特说的话有什么意义，单纯至极。

「.....」

只是相信著，自己企图打开的箱子里装著的，一定是宝石。

「怎么称呼他啊。」

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的心之箱中放著的是。

「叫做少佐。」

放著的是。

「少佐。不是很酷嘛。是军人啊。也对你是原军人嘛。少佐有多大？外表怎么样？」

放著的，不仅仅是宝石。

「.....没有问过。大概已经有三十多岁了。」

「不会吧。那么年长.....和社长差不多么？相差多少岁.....」

薇尔莉特好久没有和人谈及那个人了。

「和卡特蕾雅的发色稍微有些不同，是黑发.....」

虽然会涉及到其存在但是不会深入。就算是和两人都有交集的克劳迪娅&#8231;霍金斯也尽量避免著提及。

薇尔莉特将视线从什么都没写的纸上移向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著和过去自己同样紫黑制服的军人也有混杂其中。

战争结束，天空放晴，明明已经懂得理解文字了。

人山人海，军靴的声音，将她带回到身在莱登街道之时的那个少女兵。

无论何时，无论何时，追逐的仅有一人。

「是翡翠绿的眼瞳.....」

是非常美丽的人。

「将我收留、养育，并且使用我。」

是道具和主人。

「但是，已经不存在了。」

明明是道具却没能守护住。

『基尔伯特死了。』

霍金斯的言语如同诅咒一般沉重而伴随著苦痛，在薇尔莉特的脑海里反覆回放著。

「少佐去了什么很远的地方么？」

「.....是的，去了很远的地方。不会再、回来。」



「还在等著他么？」

「.....还在」

对于卡特蕾雅的质问薇尔莉特根本没考虑要否定。

「等待著。」

说著我不懂啊拒绝了，未能够给予回应的那天的回答。

「要我放弃，已经，被说过很多次要我放弃等待了。但是，无论怎样，我都，我都.....」

『我爱你』

『我爱你，薇尔莉特』

『你在、听么』

『我啊，喜欢你』

『薇尔莉特，爱啊，是』

『爱是，最想要守护著你啊。』

「一直都，等待著少佐前来。」

一副忍耐著痛楚的表情。那是卡特蕾雅所见到的薇尔莉特的表情中，最像人类的表情的瞬间。这个笨拙的姑娘产生的细微变化。相对于拥有丰富喜怒哀乐的人大概不能说是表现出心情的动作。

——啊啊。

在卡特蕾雅之中降下了启示。虽然还没有变得亲近，也还不是朋友。

虽然对她生么都不知道，但是感觉明白了什么。

——因为内心中高兴的部分几乎都掌握住了。

难道是因为这个所以感情才这么少么，卡特蕾雅如此思索著。

「你啊，恋著已经不在的人啊。」

卡特蕾雅闯入的草丛中是和想像不同的深林之门。

「恋.....？」

彷徨在森里深处的姑娘本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迷失。就那样被遮蔽著双眼，也不知道如何取下遮蔽物，摸索著活著，就那样被放置著。

卡特蕾雅感觉有些抱歉。本来的话不想问出这些话的。

「恋情.....是」

拥有著心灵的人偶，这个比自己年少的同僚，并不知道何谓恋情。

「不对，这已经是爱了。」

「ai.....？」

比起两个人刚到演习场的时候人增加的许多。人潮和喧闹也尽在增加。卡特蕾雅指向行走著的人们。他们性别年龄不同。彼此都有著纠葛满溢于言行的人生。

「家族、朋友、兄弟、伙伴，虽然有很多种。但是你的这种，是恋爱的爱啫。」

说起亲密无间的恋人们，比起要找模范不如说毫不掩藏地在各处存在著。所谓恋爱，是极其自然的洋溢在世间的。但是，薇尔莉特却对此否定了。摇著脑袋，皱著眉毛，咬著嘴唇。

「恋爱什么的，我、做不到。」

固执地拒绝著。

「不是正在做么。」

「不对，我做不到。我不理解。」

从旁观者来看可能会认为是在争执吧。虽然并不是吵架但是双方都不肯让步。说著是爱的一方。说著不是爱的一方。两方互不相容。

卡特蕾雅稍微透露出有些焦躁，即便这样仍旧不肯罢休。

「那种事，我也不是说就是这样啦。爱不确切，恋情也不是很懂。但是身处其中的话就会明白。看到有人陷入其中也会明白。你就是这样啦。就算是现在见不到的人也是.....」

见不到的人，这几个字从卡特蕾雅口中发出时薇尔莉特的碧眼悲伤地颤动著。从他人口中说出的言语，比起自己亲口说出的话要沉重得多。

看吧，露出那种表情又是为什么，明明任谁像是被这么说的時候，都会露出这样的表

情。

「不对.....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少佐他.....」

薇尔莉特果然否定了。

长长的金色睫毛压低著。薇尔莉特低著头的时候，视线就会移到胸前。那里无论何时都佩著有翡翠的胸针。那个胸针闪耀著光辉，毫不见色泽变暗。

月虹炫目的暖春如此，新绿初雨的彼夏依然，稻穗秋风的金秋不变，霜夜冰冻的寒冬依旧。

「少佐、他」

就好像在薇尔莉特之中存在有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这个男人一样。

绝不会褪色。

「少佐他已经死了。」

那个瞬间低声吐露出的言语，是无比残酷的事情。

在卡特蕾雅和薇尔莉特之间流淌的时之针一度停下了。

实际上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就好像真的时间停止了一般两人的身体一动不动。眨眼也是呼吸也是，仅有一瞬像是把世界的时间轴取下了一般。终于世界又开始流动但是卡特蕾雅却一直呆滞著回到了现实。

「欸、欸？」

声音有些尖锐。

「已经死了。少佐他。我没能，保护住他，让他死掉了。我明明是道具、明明是盾牌、明明是剑的。」

卡特蕾雅的背后缓缓流下冷汗。

——岂止是不在，是被死去的人，夺取了心么？

开玩笑的吧，对于这么说著的卡特蕾雅薇尔莉特没有回答。

勉强想做出的笑容失败了，变成了半笑的样子。脸部有些僵硬。察觉到至今为止自己说的话有多么无神经，呼吸变得有些困难，唾液也不能顺利地吞下去。

「薇尔莉特，那个人，在大战中.....死掉了么？」

「是的。」

「真的么？」

「我是这么听说的。只留给我.....作为遗物的这个胸针。」

和薇尔莉特初次见面的时候它就在薇尔莉特胸前闪烁著。有好几次都看到她用那机械的手指，偶尔去触碰那个胸针。还以为是什么护身符之类的。

要是能早一点交谈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态度什么的就能慎重一些了。卡特蕾雅内心如此低语著。

「但是，你啊，并不、相信.....的吧？」

像是有不好预感的内心暗语，卡特蕾雅全身蠢动著。

「.....」

对薇尔莉特来说，这个问题的回答说不定是禁忌。

「呐，诚实地说出来啊。」

陷入沉默的她的侧脸，看上去毫无表情，但是现在在卡特蕾雅看来却满是寂寞。

「.....我」

令人厌恶的暗语在身体里爬来爬去，想要将那些吐出口，已经忍不住了。

「你啊，并不相信的呗。在等待著，你这么说的喏。」

想要知道答案。

「但是，霍金斯社长他。」

「听好了，要说你自己想著的事情。」

薇尔莉特像是。

「是.....」

接受断罪的罪人一般。

「我.....」

坦白了回答。

「认为少佐他，还活著。」

这究竟是持续了多久的思念。

说不定，从最初被告知少佐的死亡开始就是如此。

即使满怀悲伤地活著，即便现实中能够依赖的希望破碎。

即便如此说不定也会去否定。相信著那个人还活著。

「你啊、你啊.....」

你在做什么啊，卡特蕾雅想这么叫出来。

因恋著相距甚远的人而焦虑不安，和盲目地爱著已经去世的人是不同的。距离的话只要努力总会有办法。就像卡特蕾雅和薇尔莉特一样。但是，死去的人绝对不会回来。

「你在说的事情，就和想要让手臂回来是一样的啊！」

就那样做著无用功，那美丽的姿态并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爱，相信著死者的生存，仅是胡乱地度过著时间这种事。太浪费了，现在立刻停下来，想要这么说教她。

手臂也好，喜欢的男人也罢，都存在代替品。

「你难道想以后也一直这样活下去么？你、啊，薇尔莉特.....」

「我知道的。」

薇尔莉特她，清楚地说了。

「是在做无用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是，没有少佐的我，就是那样的。没有、意义。」

「其他人的话不行么？现在有些辛苦但是总有一天会成为回忆的喏，那样的话就尽早...」

「不要.....不要」

那简直就像是对所有生物的宣战声明一样。

「我的话，除了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少佐以外一无所有。」

卡特蕾雅张著嘴就那样凝滞住了。

周围因为上空飞过的人气机体而欢声沸腾。明明身在此处，却不在这里。从那碧眼中射出的强烈视线给人以那种奇妙的感觉。

——什么啊，这孩子。

为什么如此这般，像是切开一样，让人这么伤心呢。

和卡特蕾雅价值观相差太远了。无处释放，胸中的心情卷成漩涡非常难受。

「我的行为会给人带来不快，我自己明白著的。」

要怎样生存至今才能够养育得如此顽固啊。

「还请无视我，请放著我.....不要管。」

「你啊，是笨蛋吧.....」

几经风霜，即便说是无用功，即使被烙上患者的印记。她也一直相信著吧。虽然即便有人告诉她这是无用的她也会听著。

「是的。我是、笨蛋.....愚蠢的。」

除了一个人以外别无所求。卡特蕾雅把手放到额头上，像小狗一般哼著。因为考虑得太多热了起来，感觉到疼痛。现在比斟酌代笔文章的时候更加令人焦躁。

——不行啊，这个。

她无论何时、无论何时都怀抱著愿望。

——脑子不太好的我都明白。

想要再会、想要再会，这样的愿望。

——像是吓唬哭泣的孩子要将其从悬崖上扔下去一样的事情。

紧紧攥住胸针祈祷著。

——不能那样去责备她。

这份愚拙，正是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本身。

卡特蕾雅像是吐出剧毒一般辛苦地说道。

「明白了。我也明白了。你虽然是笨蛋，但是.....那个，虽然觉得放弃会更好.....虽然真的那么认为，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这么觉得。」

碧眼的光辉改变了。

「真的么。连霍金斯都说要我放弃的。」

轻轻的拍了拍薇尔莉特的肩膀。虽然实际上很想让霍金斯也认同，不过至少自己想要做她的同伴。

「毕竟，活著的话爱是必要的嘛。爱不就是开心的事情的象征么。结婚呀，哪一方先离去呀.....但是还能够依靠和那个人一起的回忆，话说回来。也不是说非要恋爱.....得到的爱是不会消失的喏.....比如说亲人啊，我呢，虽然离开家庭被霍金斯社长收留了。在这边，没有认识的人寂寞的时候也很多。虽然是很过分的父母，但是摸摸头什么的，这种事情，无论过多久在寂寞的时候都会想起.....」

并不知晓卡特蕾雅事情的薇尔莉特用『是这样的么』回覆道。她们二人现在终于面对面说话了。而不再是单方面看著对方说话。

「爱是、必要的、么」

「是必要的喏。需要依靠著什么才能生存。至今为止的人生中被人温柔以待，让自己开心的物品和话语，有的吧。那些东西，正因为那些沉淀在你的身体里，你才能活著喏。」

「但、是」

话语被打断，薇尔莉特说道。

「就算什么都没有，我也活下来了。」

卡特蕾雅的脑袋偏向一侧。一副没有理解的样子。

「现在也是，好好的活著在。虽然无法忘却少佐。但是，这并不是爱。」

卡特蕾雅并不知道薇尔莉特独自一人在孤岛上生存的事情。只是擅自推测一无所有大概是在遇见少佐之前的时间里。

「薇尔莉特.....呐」

「我不会有的。因为是道具，那种事情原本就.....」

「听我说啊。道具什么的，你在说什么啊。因为你是原军人么？是把士兵比作道具么？你啊，对守护国家的人太失礼了吧。」

「不对，不是那样的，因为从更根本的地方我就.....作为道具存在著了，如果不是、道具的话.....」

大概是无法很好地表现出来，薇尔莉特紧紧地握住机械的指尖。

「就不能作为少佐的必要之物存在了。」

就那样紧握著，没能放松解开。

「我并不是人。不是作为道具的话，就不行的。不是道具的话.....就不能好好地战斗。连想著要呆在少佐身边的资格，都会失去。想要呆在少佐的身边的话，想要作为某人的道具的话，那样的话.....不被阻碍是不行的。」

倾斜著的卡特蕾雅的脑袋倾斜著、倾斜著，到了再继续倾斜就可能从长椅上掉下去的地步。

「.....等等，让我整理一下。」

稍微举高手掌，做出了制止的姿势。

「是。」

薇尔莉特老实地听从了。

薇尔莉特等著卡特蕾雅梳理思路。卡特蕾雅又像小狗一样哼著、哼著，终于理清了之后突然用手指指向薇尔莉特的鼻尖。

「你的少佐已经死了。」

「.....是的。」

「但是因为喜欢著他一直等待著。相信他还活著。」

「.....是相信著他还活著。」

「我认为这正是爱。你正在恋著他。但是你却说不是.....因为说不定会被已经死去的少佐不需要。」

「是的。」

「不理解爱.....强行想要作为道具。因为这正是能够在一起的方法.....你说的事情，我听



不明白。你啊，薇尔莉特，因为战斗不是已经不需要了么？少佐也已经死了，你不是已经不是军人了么。」

「.....是的」

这对薇尔莉特来说大概是不太愿意接受的事实，回答的声音很小。

「离开了军队，所以现在，在我们这工作，没错吧？不需要爱。拒绝承认这是爱的理由已经没有了，你明白么？」

「.....我.....知道、的」

在这之后薇尔莉特陷入了沉默。思考著应该说什么才好。

从卡特蕾雅指著自己的指尖移开视线，稍微埋头一会儿又抬起头来。

终于要张开嘴的时候薇尔莉特突然睁大了眼睛。

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大大的蓝宝石眼瞳中映照出的是高个子的男性。

男人的身影在人群中若隐若现，时隐时现。

自然而然地伸出手臂。

「.....佐」

薇尔莉特用非常小的声音，颤抖的唇齿，说了什么。

是有著润泽黑发的男性。

「呐.....不说话的话弄不懂啦。那么是为什么，要说自己是道具呐。」

等不到对方回应的卡特蕾雅有些等不及地说道。

然后薇尔莉特突然站了起来。

一脸认真的侧脸吓到了卡特蕾雅。

「.....抱、抱歉。生气了？」

诚惶诚恐地问道，薇尔莉特却回答『不是的』。

「……………如果」

薇尔莉特一副心不在此处样子，一步、两步，渐渐离开长椅，被人群的方向吸引过去。

「薇尔莉特？」

被叫到名字后，薇尔莉特一度向卡特蕾雅回过头来。

「因为如果，那个人还活著，为了有需要用到我的时候……能够保持完美的机能。卡特蕾雅，我稍微离开一下。」

已经不是先前像幽鬼一样的空虚面容。

「欸，等等……！你去哪啊！」

「不追上去的话不行。任务一定会回来继续的。」

「追谁啊！？ 」

把卡特蕾雅放下，即便如此也不得不追上去的对像是谁。

卡特蕾雅慌忙站起，但是行礼和信纸却掉在脚边散成一片。

「原本，使用我的人。」

只留下这句话，薇尔莉特也混入人群中消失了。卡特蕾雅就那样站著呆滞住了。

「欸，少佐？」

终于，想到了那是谁。

「薇尔莉特，呐，等等。」

但是已经晚了。她已经走掉了。寂静而又虚幻，明明看上去走不快但是身体动作毫无疑问是军人。

「……这样我就是一个人了」

比起寂寞，惊讶的感情占了上风，卡特蕾雅呆住了。无可奈何地把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钢笔、信纸、自己写的信，以及。

「……啊」

发现了脚边还掉有信纸。并非卡特蕾雅的。

「.....」

是薇尔莉特写的信。

收进信封，就那样放在膝盖上。说没办法好好写出来而中途放弃的东西。

虽然写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真的是非常美丽的东西，卡特蕾雅如此想著。

作为自动书记人偶代笔使用的信笺和信封一般都会由所属的会社大量生产。

虽是如此当然也会准备对客人来说合适的东西来使用，但是薇尔莉特从家里带来的东西明显品质不一样。

触感舒适的纯白纸张上印有银色的蔷薇边框。

大概是自费买的吧。

——明明说已经不会写私用的信了。

如果说是写信的习惯的话就明白了。

这是非常上品的东西。从这个信笺信封的精致之处看出了是为了向对方表达敬意而选择的。

并不是说高价的东西就好。

选中的东西，仅仅是看上去就绽放异彩。

卡特蕾雅看向薇尔莉特消失不见的方向。

已经没有那个金发晃动的姑娘的身影。

「这是让我孤身一人的惩罚喏。」

因为坏心眼和好奇心，卡特蕾雅开始阅读信上的内容。

之后，像她宣言的那样回来了就用里面的内容戏谑她。

没办法好好写出来所以一定是无聊的内容。

虽然这么想著，开始看信笺的内容但是。

「.....傻孩子。」

内容并不像卡特蕾雅期待的那样。

信笺只有一枚很快就读完了。卡特蕾雅用指尖临摹著薇尔莉特的文字。

——为什么啊。为什么，这样，人的心会。

那里写著的对卡特蕾雅来说全都是他人的事。

尽是今天才终于搭上话的人的事情。投入感情也有限度的。

用刺人肺腑般的文字，写成的吧。

虽然有限度，但是紫水晶的眼瞳润湿了，张开著一层泪膜。

今天，薇尔莉特对自己说的话。一旦去想像那究竟是抱以怎样的心情说出口的，是以怎样的心情活到现在的，就忍耐不住。

那张信纸是如此书写的。

『近日可好。

别来无恙

现在，您在哪里呢。

有遇到麻烦么。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过去了，虽然已经循环过好多次，但是唯有您所在的季节没有到来。

早上醒来的时候，闭眼睡觉的时候，意识模糊不清的时候都在找寻您的身影。

因为我几乎都不做什么梦所以您的身姿似乎已经记不清了。

反反覆覆，反反覆覆，与您相关的记忆在脑海里放映著。

难道真的，已经哪里都不在了么。

在世界上，走过很多地方了。

去过了各种各样的国家。

您哪里都不在。

那里都找不到。

我仍在找寻您。

即便说您已经死了，依旧在找寻您。

遵守著您的命令。

好好地活著在。

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活下去的前方会有著什么。

虽然不清楚，但是会活著。

即便如此』

薇尔莉特从后面抓住了黑发男人的手臂。

「请等一下。」

回过头来的男子有著布根比利亚家族传承的翠色眼瞳。

## 第二卷 「飞行信纸和自动书记人偶 后篇」

业风在街道上、村庄里、森里之中吹过，人们因风势甚大而发出爽朗的笑声。

呼啸的风声宛如天籁之音。沧海之空用太阳的恩惠祝福著大地。

那天从午后开始到傍晚都刮著急剧的大风。那势头与其说是风不如说是像龙一般翻滚身体蹂躏著大地。风之龙掠过之后和树叶声虫鸟声一起演奏出大合唱。

被森林包围著的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所有的空军基地演习场也成了风儿的游乐场。

从为了今天这特别的一天无数次来往反覆的公共运行车上走下许多迟来的客人。然后带著空无一人的车厢再回到街道上去。从车上下来的的同行者之间开心地聊著天的同时从林间穿过。走在林间道路上的时候就听到了在空中舞动战斗机的盘旋声，因此喧哗起来发出欢呼声。

第七次航空展览会开办了。在这之中，也有著克劳迪娅·霍金斯带领的C&H邮便社成员的身影。从事务所的内勤人员到完成配送的邮差都是一副被解放感包围的面容行走著。

「.....」

「开心一点嘛，小拉克丝。」

在看似都很开心的人群中，唯有拉克丝一人板著脸。

三十多岁的社长拚命地挤出笑容向作为秘书的少女搭话著。

想著自己也是孩子气，拉克丝将胸中无法释怀的感情吐露出来。

「不是的，并没有心情不好。只是我拚命拜托也不能做到的事情.....社长一句话就解决了.....又对世间的结构多理解了一些，自己还只是攀登著迈向大人的阶梯.....人世间啊.....」

「从政府那里拿到延长结算的许可就那么不行么？但是，你看。这样子才能带著事务所的大家一起参加庆典啊。大家都因为想来参加庆典而努力工作了，所以我也想著要做点什么.....」

「但是，那个政府的受理人是社长前女友的呗。」

「啊啊.....嘛，是那样的么。」

虽然彼此之间不能称作恋人但是互相都坦诚相待过，如此暧昧地回答了。

「所以说这是因为有那种情愫的关系才能通过的情况么.....所以说，我请求了也没用的么.....所以说.....」

霍金斯一开始担心地看著面容复杂地拉克丝，随后就感觉有趣地笑了起来。虽然工作上已经很优秀了，但是对于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还差得远，因此纯粹过头的这个少女的稚嫩才惹人怜爱。

「小拉克丝。这样就害怕了的话不行不行。作为我的秘书接下来也要让你更多地瞭解我不正当的手段喏。社长所说的话是？」

「绝对、遵守.....的。」

让人记住了什么啊。

「没精神。再来一次。社长所说的话是？」

「绝、绝对遵守的。」

霍金斯满足地摸了摸拉克丝的头。

「小拉克丝好可爱呐。会把你培育成独当一面的社会人喏。」

一直像爱抚猫猫狗狗一样地摸头的时候却被其他的事务员抓住了手。

「社长，这样会被抓的哦。被警察给。」

「拉克丝也是别只会听从社长的话。你可是事务上的期待之星，所以要以刺伤社长为目的和讨厌的事情战斗。」

「那样不会太过分么？」

郵便社的大家都笑了自然而然拉克丝也笑了。霍金斯看到这样的场景终于放下心来。实在是不擅长女性失落的表情。

——那么，还有一个让人担心的女孩子、以及。

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一些经费交给拉克丝，让她给大家买喜欢的东西后，霍金斯开始寻找卡特蕾雅和薇尔莉特。虽然有人曾经说过只要一直走著就能够找到，但是掐点在飞行信纸快开始的时候到场的人将会场人数推向了最高值。虽说只有一个军事演习场但是也挺大的，不禁觉得有些困难。

——虽然想著说不定能够好好相处煽动了她们，但是到底成功了没呢。

和拉克丝与薇尔莉特不同的友情，想要培育这份友情成功率不敢恭维的组合。但是有著霍金斯自己和基尔伯特这样成功例子，试著赌一下说不定两人意外地能成为不错的友人。

「.....」

虽然基尔伯特和自己现在是绝交状态，不过这个就不去想了。

霍金斯没有胡乱走动而是直接向著一般休息处走去。卡特蕾雅离开会社也有几个小时了。差不多看了大部分的节目心满意足地待在小吃摊吧。在这种时候才对长得高有用感觉到实感。找到卡特蕾雅并没有花多长时间。也是因为她本身是存在感强烈又华美的美女。卡特蕾雅在长椅的一侧一个人寂寞地坐著。

「.....失败了么」

正想著从远处『喂』地招呼的时候，被别的男人抢先一步向卡特蕾雅搭话了。想要强行地触碰卡特蕾雅的手臂，把无视他的卡特蕾雅拉起来。大概是想邀请她一起参加祭典吧。

「不妙啊.....」

霍金斯并不是在担心卡特蕾雅。他加快脚步想要插进去分开他们。

「不要嬉皮笑脸地碰我！」

发出尖锐的叫声同时，无法忍受地将对方推开。但是霍金斯的抢救晚了一步。将抓住自己的手臂反手抓住快速地解开后，卡特蕾雅抓住男人的前襟向著两腿间用膝盖顶了上去。

一定是难以想像地疼痛吧。男人就那样伏在地面不能动弹。卡特蕾雅正想继续追击的时候霍金斯发出声音制止道。

「卡特蕾雅，这边来！」

「.....啊，社长！」

一脸开心地张开双手向著这边走了过来。霍金斯有些无语地笑著也将两手张开。卡特蕾雅扑向自己的怀里。虽然周围的视线有些刺人但是还是以卡特蕾雅的精神状态为优先。温柔地抱过一次后二人分开，询问道没事么之后卡特蕾雅回以满面笑容。

「没赶上么.....」

「社长，难道打算帮我的么？我不会输的喏。但是，这样啊.....这种时候温顺一些社长就会来救我了。再等个几秒就好了。」

「不对，唔。嗯也是呢。」

虽然想救的是男人那一边不过没有说出来。

「但是啊，卡特蕾雅。遇到这种情况要稳妥解决，我应该这么说过的才对.....」

「没有用拳头啊。想著因为是原拳击手对一般人用的话会不好，所以用脚了。因为我啊，脚没有那么厉害。快夸我快夸我社长。」

名为卡特蕾雅&#8231;波德莱尔的姑娘，一眼看上去是能够玩弄男人的妖艳美女但是内在却是小狗一样的姑娘。孩子气而又天真烂漫，做的事情没有恶意反而才更恶劣。因为对自己的腕力有著马马虎虎的自信，有著凡事用力量解决的习惯。

「虽然没有被奇怪的男人勾搭去很了不起，但是防卫过当是不行的稍微注意点轻重。离开这里吧。人们都看著在。」

「夸我啊.....啊，唔.....但是」

倒在地上的男人，在两人说话的时候匍匐著逃走了。瞟了一眼那个男人后卡特蕾雅又看向霍金斯。

「我不呆在这里的话。薇尔莉特不知道跑哪去了。但是说过会回来的。我不呆在这里的话就会和她错过了。」



「跑哪去了.....这么说，不知道去哪了么？」

「嗯。大概，虽然觉得可能是去追叫做『少佐』的人去了.....」

卡特蕾雅的话语让霍金斯哑然失声。霍金斯脸上浮现出惊愕的表情，颤动著双手抓住卡特蕾雅的肩膀。

「是穿著军服的黑发男子！？ 」

霍金斯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是非常少见的。卡特蕾雅也被他的动摇所感染自己也慌张起来。

「不、不知道。我没有看到嘛。但是薇尔莉特说是过去使用自己的人来著。」

「朝哪去了！？ 」

「那、那边.....但是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了啊。」

被吓人般地气势汹汹逼迫著，卡特蕾雅指向群众的手指也轻轻地颤动著。

「我去追她。要把她带回来。抱歉卡特蕾雅，会社的大家在往飞行信纸的回收处走你去那边和他们汇合。」

「欸、欸...，我又要一个人了么？」

「你是好孩子所以去那边吧！可以吧！之后再被纠缠也不要无谓地战斗！」

「.....社长！」

虽然卡特蕾雅也想要穿过人群追上去，但是中途就放弃了。总觉得有些累了。今天已经两次望著跑掉的人的背影叹了口气了。

无法违背代替父母照顾自己的霍金斯的话，无奈的卡特蕾雅有气无力地走起来。想著自己如果也能成为让某人追逐的对象就好了，又变得寂寞起来。

「.....」

今天是好日子呢，还是坏日子呢，思考著是哪一种。

稍微能和薇尔莉特说上话了可以加分。她把自己抛下走掉了要减分。马上和会社的大家汇合就不寂寞了。可以加分。但是霍金斯比起自己以薇尔莉特优先要减分。

总体来说，用心情浮沉评价，现在的状态来说就是坏日子。

「.....」

讨厌孤身一人，因为会觉得自己没有魅力。有魅力的人周围会自然地聚集起人来。霍金斯就是这样。就像被花蜜吸引的蝴蝶一样卡特蕾雅也被吸引住了。但是卡特蕾雅也明白自己无法变成霍金斯那样。

轻轻地咬著嘴唇，心软了下来。

想著一定会是非常棒的一天从一个月前开始就期待著，结果让人这么沮丧太过分了。

「喂，笨蛋女。你一个人啊。」

太过分了。

「.....本尼迪克特。」

从背后传来混杂著挖苦的声音，泪水一下就流了出来。

身陷漩涡之中的人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与一个男人同等地面对面对立著。避开了人群，在围绕著演习场的树木的影子下伫立著二人宛如恋人一般。因为从会场眺望并非完全看不见身影，从远处看来大概会认为是在幽会吧。

「久疏问候。」

长长的黑发，翠色眼瞳。

「.....」

男人有些厌烦地用那翠色的眼瞳盯著薇尔莉特。

虽然因为人流数次都跟丢了，终于还是抓住了手臂让他停下来，从那时开始他就不高兴的样子。时间稍微往回回溯。

「请等一下。」

将薇尔莉特抓住的手臂粗暴地挥开之后，男人回过头来。大概是因为她成长后的姿态和自己记忆中的样子相差太远，男人迟疑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一判断出对方是谁，就明显地咂了下嘴将薇尔莉特的肩膀推开。

「别碰我。」

他和薇尔莉特在脑海中描绘的男人很像但是不是。有些厌恶地看著即使被推开，却毫不在意地受住了的薇尔莉特。

「虽然您、可能记不得了.....」

「我记得啊。怎么可能会忘记把我的伙伴乱七八糟地杀掉的杀人鬼啊。」

基尔伯特的兄长，戴夫瑞德&#8231;布根比利亚，虽然和她之前遇到的爱德华&#8231;琼斯不同，但是将薇尔莉特的过去粗暴地揭开这点非常相似。

「是的。」

薇尔莉特仅仅是，认同了这点回答道。

「你在干嘛.....像你这样的不被管理著不行的吧。主人在哪。」

戴夫瑞德身著立领的海军制服。也许是与工作相关才来访此地的吧。向著沉默不语的薇尔莉特，戴夫瑞德又咂舌继续说道。

「.....不是说基尔伯特。现在是，被那家伙的友人收留使用著吧。快点回去，别乱转悠。」

就像是驱赶小狗一样的举动。

「您知道的么。」

流利地说话的薇尔莉特的样子在戴夫瑞德的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遇到她的时候还只是不会说话智能低下的怪物。

「.....开什么玩笑。」

美丽的外表，成长了的身姿，他的身体里像是又孕生了畏惧。

「毕竟是兄弟。不经意也会知道。理所当然的吧。那可是我的弟弟啊。过来，你在人群中让我感到不安。」

戴夫瑞德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就那样带著怒气粗暴地抓住了薇尔莉特的手臂。金属的声音，发出有些大的响声，被吓到又松开了手。

看了看薇尔莉特的手臂后又看向她的面孔。两个人都陷入了紧张。就宛如在草原当中相遇的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一样，不知道应该哪边先动起来。

「没有带、武器。不会杀任何人的。被告诉说，不要杀人。我只要没有命令.....就不会做。」

薇尔莉特张开双手，强调著自己没有武装。

「怎么能信你。真的是这样么？你啊，不是只渴求命令的道具么。从我手里放开的你，假如说命令你的话会听从么。呐。以前的话会按照我的命令做的呗。」

「不会做的。」

戴夫瑞德用手指比成的枪指向薇尔莉特的胸口。

指甲噌的一下刺向谷间。

因男人指尖所给予巨大鲜明的感触，自我防卫反应像是被触发了。平常的她的话会立刻行动的。但是，她没能动起来。

「杀了你自己。」

薇尔莉特的呼吸，一度停止了。

一秒、两秒、三秒，停止了呼吸。即使再度让身体充满了空气，脸却还是苍白的。

面前的男子，有著自己内心敬爱的主人的面影，因从那种风貌的男人那里听到的话语，连心跳声都像是停止了一般。

即便如此，薇尔莉特还是说道。

「不会做的。活下去，被这么命令了。」

拼尽全力的回答，混杂著悲伤的声音。

「.....是这样啊。真可惜。想到这个的时候，已经是把你交给基尔伯特之后了.....反正那家伙肯定会叫你不要死的。.....真的是，太可惜了。那家伙太天真了。你这样的明明在被基尔伯特使用的时候死掉就好了。又恬不知耻地活了下来。我啊.....现在还在去被你杀死的部下的家里，补偿他们些许金钱.....」

薇尔莉特碧眼的视野有些摇晃。虽然拿开的手指上并没有沾染血迹但是言语给予了和暴力同样的冲击与疼痛。

「我、所做、的.....事情。」

「什么都不要！！从你那里什么都不要！」

因为过于巨大的声音引得旁人注目。在旁人看来是穿著军服的男人在恫吓身为一般人的女性。

「.....你啊、回去吧。走啊。」

「还有，问题想问您。」

戴夫瑞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真的是非常讨厌地盯著把前发梳起来的薇尔莉特。然后，将一度放开的手臂又抓住了。

「.....那么就不要让别的客人看上去有奇怪的误解。换个地方了。」

察觉到这点的薇尔莉特尽可能地贴近著戴夫瑞德。周围的客人也只是会当做情侣吵架吧。两人稍微无言地走了一段时间。

戴夫瑞德对薇尔莉特先前破口大骂但是进入人群后的诱导却出乎意料地将她当做女性关照著。看表情就知道是没有刻意自动地做出的举动。

毕竟身著海军的制服。说不定这种举动是理所当然的。

「.....」

像是被年长的男性，保护著一般地走著。

在身著军服的人们笑著的画面之中，被牵著手一起走，虽然对薇尔莉特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是放在人生中也算是稀奇的经验。和以前的状况完全不同。跟著的对象也是，仰视的视点高度也是，一切都不同。

长大了的原少女兵下意识地将手伸向翡翠的胸针。

彼时年幼的她说不定才更加无敌。成长了的自动书记人偶薇尔莉特因不安地动摇。

到了人少的地方，戴夫瑞德像是把薇尔莉特的手臂扔掉一样地放开了。

「找我有什么事。要说憎恨我的话可不听哦。」

「憎恨什么的，并没有。」

戴夫瑞德嗤之以鼻。

「.....那可说不好。我在各方各面都被人赞赏和憎恨。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像这样之后被人偷袭之类的事情偶尔也是有的。」

「不会做的，不会对您、做那样的事情.....」

听了薇尔莉特的回覆后，翠色的眼瞳一言不发地歪曲著。眼瞳中是和最初透露的轻蔑不同的愤怒。

被戴夫瑞德一点一点逼近的薇尔莉特像是被推著一样向后倒退著。然后大树的树干撞到

了背后，即便如此也没有移开视线真挚地望回去，然后拳头向她的侧脸打过去。

「.....」

虽然没有被打到，但是碎木却划破了脸颊。流血的不仅是只有她一人。薇尔莉特侧目确认著从拳头上流出的血液。

「你还记得么.....你年幼的时候我对你又打又踢的事情。」

「是。」

「只要你感受不到杀意，我就会对你进行一定程度的暴力。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一样变成了怪物啊.....。是你让我变成那样的。」

「是我、让你、那样的.....」

「没错。是你不好。现在也是如此。只要你在，和你说话，就会变得急躁起来。心静不下来。不过我虽然对你讨厌的不得了，但是并不恨你。不对，只是一味无法忍耐对你的讨厌，和憎恨的感情不同。接近于死心了。只是觉得无法容许像你这样的缺陷品在世界上存在.....你知道为什么么？」

戴夫瑞德又用另一只拳头打向树干。

薇尔莉特的视线没有避开。那碧色的眼瞳就一直那样看著对方。

大概是因为那眼瞳的蓝色过于澄澈，戴夫瑞德感觉像是被看透了一样。

「被你杀掉的我的同伴之中有一个想要玷污你。所以让你杀了他。全部全部全部全部都是因果报应。因为是因果报应才会那样啊.....！」

所以才并不恨你，戴夫瑞德如此说道。

「我所、做的事情是.....你让我、做的事情也是？」

「没错。没有谁教过你么？」

薇尔莉特稍微晃动了下脑袋。

「没有，没有被教过。」

现在正是霍金斯的预言应验，降临在薇尔莉特身上的时候。

『你今后要学习大量的东西喏。这样的话一定，对自己做过的事，对我所说的放置不管的事，感觉得到能够理解的时刻会到来。』

『然后会第一次，察觉到自己受了无数的火伤的。』

『并且知道自己的脚边有著火焰。知道有著往其中倒油的人存在。虽然可能不知道的话更能够轻松地活下去。时不时也会有哭泣的时候的吧。』

直到那双眼瞳变得永远地闭上的时刻，也不知晓自己的身躯在燃烧著。

就是有著那种命运的怪物。但是作为怪物、道具、薇尔莉特的她。

现在，作为人活著在。

从将青年的死讯带回他的故乡流泪的时候起，不对，从更早之前。

即便嗅到自己被火焰卷入烧焦的气味，即便如此，也选择了活著的一方。

「所以啊，就算你会恨我我也要说。管你会怎么样啊。」

选择作为人活下去的一方，有著理由的。

但是，仅是如此就是让作为怪物的少女其人生中闪耀光芒的某物。

「不是。不是这样的.....很抱歉请您停下来。我只是.....想问一下少佐的事情。」

戴夫瑞德缓缓将拳头拿下来。白色的手上渗出著鲜血。

「都是因为你，才让那家伙的人生变得乱七八糟的啊。」

「要怎么、样」

「哈？」

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向戴夫瑞德&#8231;布根比利亚询问道。

「明明是道具，却没能守护好。但是，因为被要求活下去所以活著在。有什么、可以、做到的事情.....的话，希望您能教给我。这样活著，真的可以么。感情在，不断地增加。和人、扯上关系的话，仅是扯上关系，感情就。我明明，是少佐的道具.....但是，却要我、活下去.....我、将少佐.....」

曾经的饲主和怪物，使用者和道具的二人。

明明不论什么关系都已经改变了。

「谁知道啊！！干嘛要问我！」

下仆向原主人请求道。

「.....因为曾经是、您的、道具。」

在孤岛上捡到的怪物，现在成长了能够说话了，如此这样让人不安地动摇。

「是道具的话就别有自己的意志！」

那句台词，让戴夫瑞德有点措手不及。

——还认为我是，曾经的主人啊。

薇尔莉特那碧色的眼瞳，美丽而又澄澈。因此才宛如镜子一般让戴夫瑞德想起自己过去让她做的事。

「.....已经丢到的道具的事情谁管啊！你是怪物，也是把我弟弟的人生毁掉了的灾厄！」

被谁所给予的事情，时间流逝又会间接地回到那个人身上。

「戴夫瑞德大人，那么，为什么要、将我.....交给少佐呢。」

被伤害的事情也好、温柔也罢，都会间接地，回来的。

像是要贯穿这边的视线。依赖著，但是绝对不会说的视线。

和戴夫瑞德分别的最后露出的眼瞳一模一样。

被那样的视线扎著，将她从孤岛上带回，交给了家族中唯一有交流的弟弟。

为何，会交给基尔伯特呢。

正如薇尔莉特所说。如果是作为能起到作用的道具，戴夫瑞德自己也能将薇尔莉特留著用。也不认为托付给弟弟就一定能好好使用。就算不杀掉，脑海里也应该有把人卖掉的选项才对。

感觉是戴夫瑞德强行推给基尔伯特的。

戴夫瑞德是怎么想的，才把薇尔莉特托付给基尔伯特的呢。

真的除了基尔伯特以外没有合适的对象了么？

其他的海军将校呢？



选项的话，那个时候，应该也有其他的。

但是，他托付给了家人。

「你懂人类的感情么。」

戴夫瑞德伸出手，抓住了薇尔莉特的胸口。

是想要殴打么。还是说想要杀掉。还是说。

「我、知」

「知道的话就去死啊。承受住我的愤怒和悲伤。但是你啊，就算我叫你去死你也不会死的呗。」

「……是的。」

「我也不会死的。也不想知道你在为什么烦恼。人生对我做的事情比你还要过分得多。但是那又如何。我活著在。死掉的话就到此为止了。我也有著悲伤的事情痛苦的事情。有时也会想这下还是一死了之更好吧，现在也有时候会那么想。摆出一副只有自己艰难的面容，大家都很难啊。被你杀掉的那些家伙如果没和我扯上关系就不会死了。那说不定是我的错。大概是我的错。我是指挥官啊。没能够保护他们指引他们。但是、啊。怪物。你啊，如果稍微有一点后悔的话，不管有怎样的理由，都不能死的话。在被谁给杀掉之前，到你的那个寿终之时为止活著吧。那比死更加，呐。」

是想要殴打么。还是说想要杀掉。还是说。

「活著会更加辛苦。活著才更加辛苦。」

还是说。

「活著才更辛苦啊。但是，就算要将那些全部咽下去也要活下去。做不到的家伙就只能死。自己不能死掉的话，不管是你的罪孽还是别的一切，就要不把那些当做任何人的过错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抓住胸襟的手放开了。

「然后，死吧。」

和看著基尔伯特的视线不同，但是薇尔莉特看过来的确实是望著主人的眼神。

「戴夫瑞德大人。少佐他真的……死掉了么。」

「你希望我，怎么说。」

对于这句话，薇尔莉特惊讶得停止了呼吸。在一闪而过的天空彼端，看见了发光的东西。

「……………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回答说是的呢。现在，我确信了。如果少佐死掉了的话，一定，那个时候您就会、将我、无论如何都会杀掉。」

薇尔莉特望向上空的视野。

戴夫瑞德的上方，从青空之上落下了什么东西。宛若雪花，宛若花瓣。

「活下去，您如是说的呢。」

是飞行信纸飘落下来。一阵风掠过二人之间，一时狂风呼啸。

信纸像暴风雪一样吹了过来。将青空一分为二的黄色飞机在空中飞行著。将承载著无数人思念的信纸撒下送给地上的人们。

选择在这之中的。落在地上的，捡到的一封信纸会为您的命运应援。

「薇尔莉特！」

被夺走的视野中是叫著薇尔莉特的名字把她的身体强行当做行李扛著的某人。戴夫瑞德越来越远、渐渐远去。

试著轻呼他的名字也传达不到。

他迅速地转过身往回走。一次都没有再回过头来。

薇尔莉特向拚命拐走自己，跑著的他搭话道。

「霍金斯、社长。」

「别抬头！」

「不要紧的。霍金斯社长。」

「才不是不要紧！为什么、和那种危险的家伙在一起！」

薇尔莉特再一次确认了之前确认过的发光的地方。

那里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真的不要紧的。我察觉到自己被他的部下从高处用狙击枪盯著了。」

「狙击……！」

「因为护卫没有在一起，接近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那个危险性了……因为那位大人，无论何时都会带著护卫同行的……发现护卫不在的时候就明白了。但是那只不过是牵制而已。他没有要给出信号的打算。霍金斯社长，工作的话没问题么。」

虽然这份冷静在平时非常值得信赖，但是这次却没有这么说。

霍金斯用混杂著愤怒和焦虑，还有些许安心地声音回答道。

「想著卡特蕾雅说不定会哭，所以尽早解决了啊……然后就，听说你追著穿军服的人去了，担心得不得了……再千万别和基尔伯特的兄长见面了，小微尔莉特。那个人啊，虽然和基尔伯特有著血缘关系，但是完全是别人。就算是原来的主人也不可以。那可是非常可怕的人喏。他讨厌你。我也大意了……以后就算再有也不会让你参加这种祭典了。一想到你会不会回到军队里……今天我们就回去吧。可以么。」

「是。」

「他对你说什么了？不要紧么？」

薇尔莉特没有迅速回答，而是向著天空伸出了手。

「……」

就那样被霍金斯扛著，接住了不知道是谁的一封信。

「没有、没有的……什么都……只是，给了我。」

活下去。

「给什么？」

不视为任何人的过错。

活下去。

活下去。

活下去。

「激励。」

然后，死吧。

戴夫瑞德在飞舞的信纸中走著。从人们忘我地沉浸在飞信信纸的演习场中心走向无关者禁止入内的塔台。同样穿著海军制服的人，以及陆军制服的人向他点头致意。

「做了些无聊的事，连我部下的杂技飞行也没看成。」

停在其中一个人的旁边，向他搭话道。

「还在飞著呢。」

被搭话的男人手臂发出机械声指向天空。

「多少年没见了。」

男人和戴夫瑞德记忆中的姿态完全不同。一只眼睛戴著眼带，伤痕忽隐忽现。黄昏的头发。翡翠绿的眼瞳像宝石一样。

忧郁的侧脸散发出冷淡。将高高的身躯包裹著的是作为近海的军事国家而闻名的国度，莱登沙佛特里黑的紫黑色军服。并不仅仅是一个士兵。外套上的金章体现出他的阶级之高。

基尔伯特甩开戴夫瑞德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真冷淡呐。刚才，碰到了你的道具哦。」

两人之间，道具所指代的东西不言而喻。

「没骗你。她追著我过来了。虽然好像并没有把我弄错成你。你也小心点。你让她认为你死了呗。为什么要用这种麻烦的方法.....」

「兄长，你对薇尔莉特」

「什么都没说哦。」

戴夫瑞德并没有说谎。

「因为你好像告诉她你已经不在了。所以只是作为原主人稍微说了点。让她只是为了活著活下去然后死掉而已。」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否定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让她所抱有的希望变成了确信。

「.....」

没有打算把这个告诉弟弟。

「那就是你所希望的呗。那个是，说不定也不是吧。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被那人带走了。有著醒目的红发大概是在军官学校的同期吧。好像认为说不定会被我杀掉。哈哈怎么可能被杀。我被杀掉还差不多.....呐，基尔。你该不会说喜欢上了那个怪物吧。虽然真的养育成了不错的女人，但是里面如何你是知道的呗。要那样还是算了吧。」

「.....与你无关。」

「有关系的。你很重要啊。你是我弟弟啊。」

「那是我和薇尔莉特的事情。和其他任何人都无关。你就是把一切都推给那个重要的弟弟的兄长呗。被留下来的我，要.....」

基尔伯特那翡翠的眼瞳歪曲了。

望向天空的眼瞳因太过炫目而灼痛。但是，却没有闭上眼睛。

「要赌上一生去守护什么，也是我的自由。就是为此才筑起自己的地位的。现在，我活著，以陆军更高的地位为目标，并非是为兄长擦屁股。也不是为了布根比利亚家。是为了那孩子。如果有人想要对她做什么的话，我会用拥有的一切将其击溃。就是为此而存在的武器。就算对手是兄长也一样。」

对于久别再会后变化了的弟弟，戴夫瑞德像是看著炫目的天空一样凝视著基尔伯特。

「.....你啊，已经不再幼稚了啊。」

戴夫瑞德握紧拳头想要打向基尔伯特的肩膀。

而拳头被基尔伯特接了下来。就那样用手掌抓住拳头。戴夫瑞德忍著疼痛笑了起来。

就像是年幼的时候，牵著双手的二人一样。

「呐，我对你来说虽然说不定不是个好兄长。但是我爱你喏。」

兄弟之间说著悄悄话。用谁也听不到的小声说著。

「我知道的。」

在布根比利亚家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么说话的。

并没有生气，二人悄悄地说著。

「.....真的，明白的吧。即便如此，也是竭尽全力爱著你啊。我爱你哦基尔伯特.....我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像这样，没办法好好传达给真正喜欢的家伙啊。」

「我知道呐，兄长。」

夜幕落下之后，航空展览会结束后的人们藉著月光或者房间的灯光读著不认识的某人赠给自己的鼓励话语。

自己写的信是否也鼓励了某人呢？

思绪驰骋著的同时细细品味著今天这个日子。

这天说不定是不错的一天，也说不定并非如此。

不论如何，无条件赐予人们的温柔和长夜的寂静，稍微减少了些许对明天的不安，给予了希望。

子然一人，回到伊芙加登府邸的薇尔莉特站在窗边将唯一拿著一封飞行信纸的信封拆开。

「嗨」

在那里，仅仅像是孩子般的字迹写著「打起精神来」。

清晨平等地来访。无论对谁都是一样。

清晨的开始在一天里仅仅是片刻的时间。

但是也是决定自己行动的重要的瞬间。

上方天空颜色、空气是何味道、早饭要吃什么、昨天睡了多久。

一个又一个小小要素选择的决定实际上指引著命运。

毫不察觉这些的人们在无意选择的将来会后悔的吧。

一旦开始，之后便只是朝向终焉。

## 第二卷 「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

最近终于完成了从南边的海洋国家莱登沙佛特里黑通往北方诸国的铁路。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

公共交通设施对在广阔大陆中的移动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横贯大陆蒸汽火车不仅限于载人，在物流方面也对社会有极大的贡献。此次的成果可以说正是由于南北之间的不和在表面

上告一段落才能实现。

横贯大陆蒸汽火车将要举办启程仪式的消息一下子就在首都莱顿扩散开来，想购买首次运行乘车券的人们蜂拥而至。等待第二天的启程仪式，刊登那个情景的晨报不仅在国内发行也运送到了国外。

虽然对于没有兴趣的人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事情，但是刊登著购买乘车券人们的照片中一位女子的姿态在认识她的人群中不好不坏地悄悄扩散著。

早上，C&#8231;H邮便社第一个上班的拉克丝&#8231;希比拉看到自己美丽友人的身影自豪地笑了。在山中静静地编织著故事的小说家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像是看到了宝贝一样，非常高兴地把照片裁下来装饰在墙上。旅行途中的年轻天文学家在一瞬见呆滞了之后将同样的报纸又买了一份，在远离本部的地方执行代笔任务的卡特蕾雅用单手指著报纸，向男性委托人询问自己和她谁更可爱。

许久未曾见到那张面孔的人任由指尖描摹著报纸。

虽然不过只是一张照片，对于和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有关的人们来说，却好像在心中印象深刻地刻下了将会有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即将发生的启示，就是这样的一个清晨。

午后两点在莱登沙佛特里黑站举行启程典礼结束之后，午后三点横贯大陆蒸汽火车将载著乘客从城镇出发。第一次坐蒸汽火车的孩子们从窗户探出身体称赞著景色，为能够乘上开始运行的第一班车彼此间骄傲地自夸著。

因为工作上移动而搭乘的客人满足于周到的会客和安全的行驶，预约到卧铺车厢的人被舒适侵袭身心迅速地陷入梦乡。

大体上毫不耽搁地行进著。

行李搬运工不小心将客人的行李搬到别的房间去了，在餐厅车厢点了不要洋葱的料理的客人因为发现了小小的洋葱碎片而发怒，虽然有像这样的小问题发生，但是却并不重要。

窗外飞逝的景色渐渐染上暗红色，从出发过了一个小时后，夜晚的氛围开始包裹起世界。

蒸汽火车每隔一小时必须进行一次补水作业。

『列车即将到达补水地点短暂停车，稍微会有些晃动请在座位上坐好。』

各车厢的乘务员进到车厢向乘客们如此传达到。已经完全被这趟旅行所吸引的人们就那样站著，甚至没有注意到要他们坐下来。

一边看著风景一边喝酒的人非常多，心情不错的人不太能听得进旁人的话。

想著真是令人困扰的乘客，注意到这个情形的搬运工满盈著笑容，热心肠地靠近这边礼貌地请乘客坐下来。真的是非常棒的旅途。谁都没有想到会有悲剧发生。任谁都没有想到，搬运工的脖子被架上小刀，然后就那样被割断。

那一天真的是，对众多的人来说，本该是非常棒的一天。

《下午四时三十分》

层云遍布的秋空下，一具尸体像垃圾一般从铁道上被抛出。

尸体在地面翻转数次后，在被乌鸦贪婪地啃食之前被路过的牧场主发现了。

有什么巨大的事件像是倾注在湖面的雨滴一般扩散开来。

最初的一滴是一具尸体。从天空中又降下一滴，然后又是一滴，现在正在发生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通过了本该停车的车站，就那样载著乘客不知道一直向著何处行驶的异常行动引起了众多人们的注意，甚至成为了让陆军开始行动的状况。

首先是向军警察联络报案的是车站工作人员和市民。

军警察的主要职责是守护市民的生活安全，虽然和陆军一样有军字在里面但是是不同的存在。军警察向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部致电通报的时候已经收到了来自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道对这个事态的救援请求。

一言蔽之，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部本部即为要塞。

很难说那只是单纯建筑物的风貌。首先是瞭望楼那样的建筑物，在其周边有著两重的石壁存在。

石壁的外面有著空壕，空壕外面为了开阔视界，树木一个不剩地被砍倒。不存在可以隐蔽行军的地方。

『想要被击溃的话，就来试试吧。』，这种已经可以说是威吓一般的做派。这种对暴力敏感的体质应该是在无数侵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证据吧。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拜这个国家的体制所赐，虽然救援请求的案件『横贯大陆蒸汽火车劫持事件』很快就在陆军部对策本部立案了，但是被召集的军人们还没有察觉到这场暴乱之雨何等之大。

《午后五时二十分》

「将其解散是否妥当呢，善后处理的话希望能让我来决定接手人选。」



那一天，基尔伯特·布根比利亚在陆军部的一间屋子里议论著自己统率的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特别攻击部队的状态。

曾是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少佐的基尔伯特·布根比利亚理所当然地成为中佐，之后又将他统率的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特别攻击部队大战中的功绩作为立足点再上一级，允许佩戴被认可为大佐的阶级章。

成为了大佐的他主要的事务基本上是在陆军部内工作。

虽然战后也因为国内外需要武力介入的案子出动过，但是因为他的这次晋升，他的部队变成了无所事事的状态。

「解散的话太可惜了，我是真的这么想啊。就算有想让晋升的人，即便出现了空缺也是完成度颇高的部队。作为独立部队想要怎么活跃都是可能的。嘛，上面也不会简单的允许的.....说不定会认为是你的私人军队呐。」

带点蓝色的黑发男人对基尔伯特的话语表示赞同。桌子上的铭牌上写著罗拉斯·施瓦茨曼。

对于同为大佐亦是曾经上司的人那里得到的意见，基尔伯特点了点头。

「说到底，允许训练那种独立部队的情况.....这种自由度颇高的部队在管理者看来也是危险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会让他们去行动。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时期了。所以才说，想要为了那种时期留下基石。.....所以如果能让我处理的话就能关照他们每个人的特质给他们配备合适的接收人。而且都是会亲自关照他们的人。」

「推荐谁做后继者？」

「是伊德里斯。那个人的志向是指挥官。」

「不是既没有学识又没有后台的家伙么。简直和我一样。不推荐布根比利亚一族的么。明明分家的当家也在陆军里。」

「罗拉斯大佐.....明明是讨厌派系的你推举的我，难道说让我去建立布根比利亚的派系么？伊德里斯虽然学识尚浅但是脑袋聪明，也有上进心。没有后盾的话，我来当就好了。」

「只是和你开玩笑啦，别那么生气。」

基尔伯特压低声音后罗拉斯立刻就笑著道歉了。年轻的时候还不具有的威严最近也开始具备了。

「那么，有关我的部队处理方法和后任者的委托方向.....相关事宜的疏通就拜托了。」

「我的报酬呢？」

「妹妹说下次远行想要两个人一起骑马来著。」

看著罗拉斯满足地样子，基尔伯特也像是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一样稍微吐了口气。基尔伯特在军人立场上看似坚定稳固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只要和布根比利亚扯上关系或者被提拔就会有人排斥。

现在，基尔伯特迎来必须去选择谁成为自己同伴的时期。

权利所在之处，必会衍生嫉妒和腐败。

将那种难对付的人物一点点地拉拢到自己的身边，稳定聚集起来的角色，这些对现在的基尔伯特来说是必要的。

罗拉斯是自己进入到军队起就一直望著其背后追逐的人物，现在终于和他站在了同样的地方。大佐之后是准将，准将之后晋升为少将的人物屈指可数。

在基尔伯特看来，罗拉斯自己没有太多晋升的欲望所以也没有在大佐的位置上更进一步。和基尔伯特一样，他的出身对出人头地的竞争也没有什么有利条件。

「虽然是你们二人的自由，但是也请不要让妹妹伤心，请和我约定。」

「我知道的。她对这样的我说也说喜欢啊。所以我可是打算进坟墓也和她在一起的。」

如果没有相互竞争的因素，便能够去相信对方。基尔伯特考虑到将妹妹托付给罗拉斯也无妨，是因为想要将对方纳于自己的势力下。

基尔伯特用机械的左手舒缓了一下皱著的眉间后伸手拿起与桌上资料无关的报纸。

早上，睁眼后就在看的报纸就那样带在身边开始工作。

无意识地看著横贯大陆蒸汽火车照片那一面。

「你啊，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看那一面。难道说喜欢蒸汽火车么。」

「.....如果有机会视察的话想要试著坐坐而已。」

将刊载著照片的一面不自然地摺叠起来盖在下面。基尔伯特在大战之后将莱顿沙佛特里黑的战少女放开这件事，连罗拉斯都知道，也有被问过是为什么，基尔伯特不太想再谈及这个话题。

正当他们无心地聊著日常小事的时候，房间的门被敲响了。

「施瓦茨曼大佐.....啊啊，布根比利亚大佐正好也在。紧急会议。有大事件发生了。对策本部已经立案请来参加。现在，正在通知所有对策要求人员。」

事务官如此说道后，两人一度对视之后同时站了起来。

在对策本部的圆桌上召集的主要是大佐阶级的人。由少将主持对事件的概要进行说明。

「首先，下午二时莱顿沙佛特里黑站举行了发车仪式的一小时后，蒸汽火车载著乘客从车站出发。经过了车站阿塔卡雷后继续行进。在阿塔卡雷附近的线路上有尸体被抛出。尸体被邻近的农夫所发现，随后通报。根据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路的情报，蒸汽火车现在停在补水地点之一的拉乌休特。通过车站工作人员以乘客的人身安全向莱顿沙佛特里黑发出交换要求的声明。」

在众人的注目下少将有些讽刺地说著。

「把北边康薇尔的牵牛花监狱里收容的政治犯释放，敌人如此要求。是在之前大战中北方联合一国罗哈德的政治犯。在国家发表战败宣言后对元首进行撤回恐吓，引发内乱而被逮捕。这起劫持案的主谋就是那个人的走狗，或者是他的同志。其他的主犯也尽是还不承认自己在战争中战败的人们。」

少将将对方认定为『敌人』的时候，紧张感充溢著全场。

对莱顿沙佛特里黑来说『敌人』便是国家有害之人。

那全部都是应当排除的对象，绝大部分不是通过对话而是要用武力镇压来解决的问题。

「以及敌人想要逃向其他大陆。蒸汽火车现在正驶向大陆最北端的港口城市。还让我们在那里给他们准备船只。他们的期望十分周到.....」

将地图铺在圆桌之上，然后对著纸面上靠北的部分用拳头揍上去。围绕著圆桌的众人纹丝不动，但是，视线都固定在了少将身上。

「我们，我等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是，为了从他国那里保护国民，守卫土地而存在的。在战争之后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有损莱顿沙佛特里黑之名。但是这不仅仅是名誉问题。已经有牺牲者出现了。尽管是必然的事，可以预想到他们在逃亡实现之前会带著我国国民顺著旅途一起行动。那里面也一定有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和小孩。不难想像他们会遭到怎样的对待。我们一定得阻止那样的事情。『敌人』蠢蠢欲动。关键是怎样镇压他们。做好最坏的打算来制定作战计划。现在开始准许所有人无论阶级上下关系发言。」

以少将的发言作为契机大家看著地图开始制定作战计划。蒸汽火车在运行著。如果要攻击的话就只能入侵内部。从外面攻击的话也会将里面的乘客置于险地。只能在补水地点埋伏一口气将其压制。怎样讨论怎样也无法得出方案。但是敌人应该也清楚吧。为了儆戒而杀掉人质如此，指出了担忧是否允许通过也是，连不允许对补水地点停车出手这一令人焦急的状况也不例外。

因为寻求著尽早得出对应方案。议论渐渐升温。

在那之中基尔伯特面色苍白地沉默不语。大家说的话他听在耳朵里。头脑中也在构思自己应该做出怎样的发言才是回应期望的。但是，只有一点支配著他全身上下让他身体的机能停止。

——薇尔莉特在那上面。

求购初次乘车券的人们的照片。在那上面看到的她的身影。那绝不可能看错。在世界中旅行的自动书记人偶利用蒸汽火车移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除她以外的人物才是不会去乘坐的吧。

——有向霍金斯联络，给他打电话没有呢。责备从薇尔莉特面前消失的自己，在最后一次会话中说到他改变想法为止和他断绝关系。

「基尔伯特.....？你不说话是在考虑什么么？」

被旁边的罗拉斯搭话，基尔伯特看向他的方向。大概是自己露出了平时不会有的面容吧，罗拉斯吓了一跳。少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边的举动。

「怎么了，罗拉斯。要发言的话不用谦让。」

「啊，不是.....我的话.....也是呢，我赞成在补水地点进行攻击。说是只能从途经的驻屯地即刻调动编成部队进行准备.....我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将伏击攻略战所需的人员配备出来。不得不在补水地点停车，这也是蒸汽火车的特性。」

大概是觉得方法不太可行，在罗拉斯发言结束之后小声向基尔伯特询问道『不要紧么？』。基尔伯特不出声地点了点头。

少将也向基尔伯特寻求了意见，基尔伯特则是以『我对现在会议发言的流向表示赞同。』结束了发言。

担心著薇尔莉特平安与否，担心著乘客安危的基尔伯特赞成向著短期决战的方向行进。

——但是对立意见的提出也只是时间问题。

基尔伯特如此考虑的同时，担心的事情立刻就成为了现实。

「我对这个方向感觉不太可行。如果追求确保成功的作战的话，不应该在北方的终点站的港口进行压制作战么？」

正在讨论罗拉斯、基尔伯特的意见途中，在那之前和基尔伯特一样沉默著的一位大佐发

言道。

「阿佛马尔，提出异议的时候要说出详尽的对策。」

少佐催促阿佛马尔进一步的发言。罗拉斯清楚地露出一副看上去觉得很有趣的面容。满是胡子的彪形大汉，这个名为阿佛马尔的男人和罗拉斯虽然是同期但是两人之间水火不容。直到刚才都没有发言也是，为了提出和罗拉斯相悖的反对意见，同时掌握在场人们的想法。

「正如之前提出的意见，即便在补水地点进行阻击，万一让他们通过了的话，死伤者的数量会增加的吧。犯人们因为愤怒杀死人质，对这边也应该会提出更过分的要求。当然赎金会包含在内。这样的话顺应对方的要求发展然后一口气将其击溃才是上策。将议论内容全部推翻非常抱歉，但是我认为正因为是非常事态才应该选择万无一失的计划。」

「说道的可能性的话到了终点站不也是一样的么。而且眼看著他们逃到海上。拜这所赐变成两方都不容让步的状态战斗，不是会出现更多的伤亡么。」

罗拉斯盯著阿佛马尔，不甘示弱地回了一句。

「流血的话现今已然无法避免。问题是，在哪里流血。在终点站交战的话也有更多的时间编成部队。也没有对应这种劫持事件的专门部队。如果要临时编队的话简直是荒唐至极。对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来说这次绝不允许失败。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说不定也能够向西方或者南方的同盟国请求协助。」

『但是……』，欲言又止的罗拉斯被阿佛马尔用手表示『我的话还没说完』给制止了。

「已经没有制定详细计划的时间了。将牵牛花的犯人假装释放掉，让乘客逃走，在交还人质的时候准备好最大的武力狙击才是万全之策。这么决定好的话就向各国……」

支持在补水地点进行攻击的人打断道。

「请求他国的援助关系到我国的颜面。」

「这次的事件碰巧发生在莱顿沙佛特里黑，毫无疑问这是在大陆战争中败北遗留下的问题。那么同盟之间共同处理是理所应当的。当做责任问题分散开来。」

「不对！考虑国民安危的话应该尽早处理掉才是！你觉得现在待在火车上的人们是怎样的心情？你是在知道到终点站为止要花多长时间的情况下说的么？他们的家人也是，应该希望陆军立刻行动才对！」

「罗拉斯，你一直都声张著感情论，但是作战并不需要这些。结果便是一切，过程的话在结束之后粉饰就好。你是在预想到未来的状况下发言的么？已经有死者出现了，所以为了不再有更糟糕的事态发生只能让乘客们多忍耐一下。」

将国民救出放在第一位的罗拉斯，以及将事态的整顿放在第一位的阿佛马尔，二人将会会议的话题分为两派。

在罗拉斯身边沉默著的基尔伯特都能感觉到自己动摇的内心在逐渐平息。比起动摇，更强烈的是因为得想办法处理现在会议上不希望看到的话题走向而焦躁。对基尔伯特来说无法赞成阿佛马尔的提案。

很难相信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会老实地一直坐到终点站。一定会做出什么行动的吧。她所乘坐在火车上一事，既是非常大的希望同时也是令人不安的要素。

——可以想像，一个人乱来的情形。

在不得不自卫的场合，一定会进行自卫的姑娘。基尔伯特就是那样教导她的。

——不去帮她的话。不去保护她的话。正因为强大，那个孩子才。

但是这么做的话，会将那一天流著眼泪下定的决心，做出与她分别的选择全部推翻。

如果知道基尔伯特的存在的话，薇尔莉特大概又会成为基尔伯特的道具的吧。

这是最让人害怕的。

——不想再一次，将自己深爱之人视作道具了。

基尔伯特自问道。

在现在的状况下，名为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的男人最为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是薇尔莉特的死。

基尔伯特自问道。现在的状况下最为渴求的是什么。

——她的安全。

将内心的纠葛理清之后，明白了自己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这是，命运么？

基尔伯特一度闭上眼睛。调整呼吸。脑海中浮现出自己放开手的少女的面容。也想到了  
一段时间不见成长了的她照片上的样子。

想要能够坐在这里是需要努力的。下一个目标是少将的席位。越是爬到高位，代替限制自由的行动，能够做到的事情也会增多。

在现在这个时期，有事件发生又感觉像是神的指引。

虽然因为薇尔莉特的安危一时间失了心神，冷静下来后又想清楚了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

——为了什么，才活著的。不要动摇。

缓缓地、缓缓地，张开了粘著的眼睑。

——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能够行动，才选择的道路。而这个时刻到来了。仅此而已。

「可以发言么。」

翡翠绿的眼瞳已经不在留有动摇的感情。睁开的眼瞳看向少将，看向围绕著圆桌的各位。应该如何表述，不用思考就开口道。

「我有一个方案。」

声音不高不低。

「首先是从行进道路前方的驻屯地调动兵力。这一点我是赞成的。总之不能让他们逃到北方去。万一让他们逃到海上去了就让海军对付他们。我会向我的兄长，戴夫瑞德&#8231;布根比利亚告知这一事件。正如少将所说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行动。」

冷静地说出的是重要的话语。

「现在的问题是调动的兵力应该在哪里交战。我反对在终点站和敌人交火。在那里交战的话会牵涉到北侧的感情问题，他们在北侧看来是勇者。让世人看到他们在他们家园的北方大地被肃清的样子大概能够成为不错的傲戒，但是可以想像到同样的事件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就算在现在解除武力的状态下对南西方面摆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但是也一定会留下遗憾。」

「那种事情，不是现在应该讨论的！」

回应著阿佛马尔的怒号，基尔伯特冷静地说道。

「在预想到未来的前提下发言，大佐，这正是你说的。」

「你这家伙.....明明刚升上大佐，还真敢出言不逊.....」

「准许自由发言，一开始少将是这么说的。难道你要反对少佐的规定么？」

搬出了上司的话语后，阿佛马尔的脸涨得通红，把『但是那』后面的话给咽了回去。

基尔伯特像阿佛马尔驳倒罗拉斯的时候一样用手制止了抗议。

「那么请让我继续作战方案，受害的不仅限于乘客。有必要让行进路上的所有车站，以及附近的居民暂时进行避难。我提议在补水地点进行伏击的同时，从首都莱顿追上去潜入作战。」

用从容优雅的礼貌措辞大声说出来。引起人们几乎所有的视觉和听觉去判断。不由地觉得这个男人说的内容值得一听。

「你说潜入作战？现在追上去怎么可能赶得上。」

阿佛马尔发出些奚落声，基尔伯特连眉头都不皱地回道。

「用夜鹰飞过去。」

「虽然现在火车停著在，但是马上又会前行的。」

被感情左右就会败北。

「就算会前行也得再停下来。每次补水都要停下来。如果潜入能够成功的话，对预想到的补水地点压制的成功率也会大大上升。对乘客的救援时最优先的事情。像这样的劫持事件时间拖得越久死伤者的数量就越会增加。不管是犯人一方还是被害者一方都会变得不正常。夜鹰飞过去赶得上还是赶不上，交给我的话就知道了。让莱顿沙佛特里黑的特别攻击部队出动。当然，由我来指挥。」

稍微有一些喧哗声。稍微观察了一下少将的脸色，没有谴责他发言的样子。基尔伯特没有放过这个势头继续说道。

「方才，有发言说道没有专门对应这种状况的部队，恐怕各位已经忘了吧。莱顿沙佛特里黑的特别攻击部队在大战之时就作为游击部队大范围的活跃在战场上。配置有能够在不得不进行小规模潜入作战中起到作用的人手。现在，命令我们出动的话立刻就能够出动。应该也有意见说以我的职位不应该担任现场指挥，特攻部队现在还在我的手下，也正因此我才成为了大佐。我会证明我的有效性。请让我作为棋子行动。海军也会出动，如果进行的顺利的话就是能够引导事件尽早解决的潜入棋子。如果我的部队失败了的话等待著的就是我国莱顿沙佛特里黑的派遣部队。我很难相信这个事件只是北边的泄愤而已。一定.....在暗地里有什么企图我们还没有察觉。不只是一个圈套。设置有二重、三重的圈套，如果有其他企图的话也只能将其击溃，我认为必须要追求压倒性的胜利。」

一度停下来吞了吞口水后基尔伯特继续说道。

「少将，您意下如何。」

希望得到准许，虽然如此请求但是自己没有决定权。继续保持著那种姿势，眼睛如此，态度也是，更加诚恳地请求。基尔伯特非常清楚。



从幼时起，基尔伯特就常常明白自己在其他人面前应该如何表现才好。如果做错了的话就会被叱责。生在布根比利亚家自然就拥有的处世之术。

自己摆出这样的态度的话，对方会怎么应对，这一点他也明白。

「在自己明白的世界中，唯一。」

为了守护那尚未明白何为被爱的人，现在才存在于此。

「那么，你就试试吧。让我看看你作为棋子的机能。」

「一定会献上让您满意的结果。」

如此回覆的同时基尔伯特已经想好了完全不同的作战。

《下午六时四十三分》

对塞缪尔&#8231;拉布格而言，如果人生有绽放光芒的日子那么就是今天。

这个应该会被留在国家历史上的横贯大陆蒸汽火车首次发车，他作为头部机关车的机关士被选中了。

无数次地亲吻过擦亮了黑色车体吧。

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多次骄傲地谈到过这件事。知晓他所作出的努力的人率直地给予他赞美，笑著目送了火车的初次运行。

本来的话塞缪尔都哼著歌在脑海中想像著今天这一美妙的日子，在天黑之后也计划著继续旅行的。

「替换的人手还没有来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突然从背后有枪口顶著塞缪尔的脑袋。

脚边躺著的是失去生气一动不动的作为机关士助手同僚的尸体。

今天打过招呼的，说过话的人再也无法动弹。将名字镌刻在历史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蒸汽火车就被突然出现的犯罪者劫持占领了。

遭遇无情命运的人所思考的事情大抵相同。首先是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

——在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回溯著引导自己走向不幸的道路。

塞缪尔所操纵的横贯大陆蒸汽火车在莱登沙佛特里黑的首都莱顿站举行了发车典礼后踏上旅途，临近傍晚前的时间。

这个横贯大陆蒸汽火车，通称『法姆&#8231;法塔露』。从车头开始是【机关车一】【机关车二】【机关车三】【单间卧铺车一】【单间卧铺车二】【简易卧铺车一】【简易卧铺车二】【客车一】【客车二】【观光车】【餐车一】【餐车二】【货物车】总计十三辆编制而成。

为了能够牵引十辆车，前方的三辆机关车分别都配备有机关士和机关士助手，以汽笛为信号各个连结著的机关车步调一致地行驶。因此就算只少了一名负责行驶的人员就无法运行。『法姆&#8231;法塔露』受到劫持犯攻击是在从莱顿沙佛特里黑出发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劫持犯在火车发动后分散到各个车厢，从后方车辆开始向前压制。压制的途中杀害的是【简易卧铺车一】的搬运工一名、【机关车三】的机关士一名，以及身处【机关车一】的塞缪尔的伙伴，机关士助手共计三名。

法姆&#8231;法塔露正在车站进行蒸汽火车必要的燃料即是水的补充。现在在进行补水作业的同时，也在等待著向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道要求的替代机关士和机关士助手。劫持犯好像也向政府提出了别的要求，但是仅是一名人质的塞缪尔却不得而知。他们的手臂上缠著有印有北方某国国徽的布条。

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呢。是为了一雪战败的遗恨么。还是说有著更大的策略。无论如何都是有著大量武断行动的人所统率的集团。

因为不管怎样缺少蒸汽火车的常识，都不该会杀掉负责行驶的工作人员让行驶出现故障。

「别担心。当然如果不听话的话就另当别论，你是驾驶员所以不会杀你的。这里也很窄小。可别吓得尿裤子了。会很臭的。」

劫持犯的一人有些看不下去吓得发抖的塞缪尔，像是安抚一样地说道。

「那个，补充了空缺的人手的话.....要开往哪里呢.....」

「计划不变开往最终地点。对你的要求只有把我们平安送到那里。」

如果不小心说了什么让人心情不好的话可能会招来暴力。

因为这么思考著，所以对于能够普通对话稍微感到有点吃惊。

—这些人虽然同样也是人类，但是却不能这么去想。

在塞缪尔看来，是身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人类。

《同一时间下午六时四十三分》

为什么会遇上这种事情。这么想的人除了塞缪尔以外当然也存在著。

和有著机关士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被给予了生命保障的塞缪尔不同，还有如果坏了劫持犯的心情不知何时就会被杀掉的乘客们。

距离事件发生，到达补水地点过去了数小时。

犯人们并不是特别多，数名犯人交替进入车厢轮换著进行监视的工作。在前方的机关室有机关士和机关士助手因为抵抗而被杀，因此在这里等待替换的人员，这个消息并没有告知乘客们。因恐惧而长时间神经紧绷，乘客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到了极限。

「啊啊，真是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在后方的【餐车二】，一位面前的食物已经凉了的五六十岁的绅士哀叹道。

——现在此刻，本应该已经在故乡看到侄女的婚纱打扮了。

抱著幸福的心情开始的这段旅途，未曾料想到会变成这样糟透了状况。

从报纸上或者传闻中得知的大事件往往和自己无缘，完全没想到同样的灾难会降临在自己身上。虽然没有对著任何人说话，但是一旁的女子却有了反应。

「所谓横贯大陆蒸汽火车……」即是如此紧张的场合，耳边响起的声音却美丽而又冰冷。

「正如字面所言是从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将之相连，从物资搬运到人口移动都能实现的大型车辆。给予大家以便利，为生活增添趣味的东西吧。但是这个名为蒸汽火车的东西如果没有线路的话就无法运行。要建造线路的话就要削除土地。这片大地上就算有花田就算有人家也会视作障碍让人家搬走或是将它们的存在强行移除。」

从劫持犯将这列车厢压制开始就连一声悲鸣都没有发出过，仅是静静眺望著天空颜色变化的与众不同的美女。

她的脑袋中像是埋入了机械一样，流畅地说著话。

「为了建造这条线路，作为文化遗产的北方城镇好像被破坏了。也有听说用低租金雇佣的北方战败国劳动者因此过劳而死。为了将山夷平用炸药打开道路。据说因此引发的爆炸事

故也不少。」

「怎么可能。说谎可不好啊。这些事情，在报纸上没有看到啊。」

听到有关自己所属的集团、国家相关的黑暗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快。

向著稍微有些愤慨的绅士，女子说道。

「这是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情。我也是在旅行的时候偶然听到的。因为我几乎一直在世界上转来转去。」

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口若悬河地说道。

「虽然这些也有可能是契机.....不过那样的话以车体作为目标，将火车破坏掉杀死我们才是最大的目的。他们连乘务员都杀害掉了相较之下却更看重我们乘客的性命。说不定.....有著什么其他的目的」

这样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说出『杀害』一词，不禁让绅士有些颤栗。

「有什么是指？」

「不知道，因为是把我们当做人质.....认为是向政府提出要求才比较妥当吧。」

绅士虽然不太能认可薇尔莉特的说话，但是却佩服她理智的推测。

——这个姑娘，到底是干什么的。

外表就像小孩子手里的人偶一般的谜一样的姑娘。因为对她有些兴趣，恐惧感稍微减少了些。

「可是，那和我们又没有关系。我只想去参加远方侄女的婚礼而已。」

「是的。」

但是，薇尔莉特又接著说道。

「对他们来说我们的事情也没有关系。彼此都是，贯彻彼此的主张方为战争。此处现在已然成为战场。」

被晚霞覆盖的天空披上了夜晚的衣裳。车内吊灯的柔和光芒与紧迫的现状相去甚远，演绎著温柔的光辉。碧色的眼瞳依次眺望著外面进行著的补水工作、车内的电灯、对作为人质的数名乘客叫喊的男人们。

「已经差不多，到时机了。」

绅士终于察觉到了，她并不只是老实地静观著现状。

等待著，某种时机。

「喂，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还是放弃比较好……」

「外面已经彻底暗下来了。这个窗户真大呢。」

面对意义不明的突然发言，绅士有些不知所措。

「老爷，有些想问您的，请问您有吸烟草或者雪茄么？」

「啊，嗯。」

「火柴呢？」

「在右边的口袋里有……」

「请准许我之后借用一根。」

只说了这些后，薇尔莉特突然站了起来。轻轻地用手触碰头上的发绳。绅士只见她手中捏著一根细尖的银棒，在一般人看来的话只会觉得是稍微有点粗的针吧。

「喂，你这家伙在干什么！把手举起来！」

向著做出奇怪举动的薇尔莉特举枪对著。

「我知道了。」

像被要求的一样，她将两手举了起来。

下一个瞬间，这个车辆上的吊灯突然被划破，灯火熄灭。乘客们的悲鸣和劫持犯的怒号混杂在一起。但是却没有发出枪声。只有有什么人被殴打以及什么东西打碎的声音不断发出著。

「……」

然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大家彼此都，对黑暗中迎来的静寂抱有疑惑。

劫持犯被怎么样了？突然站起来的姑娘又怎么样了。

现在，这列车厢里面到底怎么样了。

正当乘客们满心抱有疑问之时。熄掉的灯火中有一盏再度点亮。黑暗中出现了一位手持著火柴宛若幽鬼般美丽的女子。她将食指比在嘴前，『嘘』地小声说道。她在黑暗中有著极强的存在感，让注视著她的乘客全都一言不发。

「初次见面，我是一位旅客。各位，在万分疲惫的状况下不胜惶恐。请再稍等一会。现在开始会将外面的看守和货物车.....进行压制。」

只说了这些之后，薇尔莉特轻轻地将火柴的火焰吹灭。绅士发现自己胸前口袋中的火柴不知何时被盗走了。黑暗的世界中，又只有声音响起。有谁打开窗户跳到了外面。踩著碎石的声音、跑步的声音。过一会儿发出了男人的呻吟声。数秒之后又是什么沉重的东西被拖拽的声音。乘客们对于这意料之外的状况只是惊讶而颤抖不已。随后又是踏著碎石的声音。是轻轻的脚步声。渐渐地靠近著车厢。

只听得到来者的足音，长时间陷在恐惧里的人们被不安所侵袭。

「失礼了。」

从外面哐哐地敲著玻璃，绅士吓得「哈」地轻声叫了起来。

在只有月色可以依托的外面世界里，有著背负著月光的薇尔莉特。

「各位，请就这样保持安静，在其他车厢前来攻击之前逃走吧。」

宛如人偶的外表，宛若人偶的相貌。不论怎么看她都不太像人类。

「请给女性和老人以及孩子搭把手。请顺著线路的反方向步行。虽然会耗费些时间但是应该能从最近的车站得到军警察的保护吧。就这样留在这个车站并非上策。因为车站的工作人员也有和劫持犯谈笑风生的，应该也有其他支持这场劫持事件的存在。」

虽然没有直接见识到她的战斗姿态。但是知道她并非一般人。人们渐渐成群地从窗户跳下车。

「你、你呢？不和我们一起走么？」

虽然下到地面上了但是有些在意这个迷之女子的绅士询问道。薇尔莉特摇了摇头。

「我在这里有要做的事。像这样的事件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大概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会出动处理这场暴动吧。想要不从外面攻击而让装满人的车厢停下来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车厢空了的话，就能毫不犹豫地进行攻击了。可以预想到，早晚会在某个车站开始战斗。在那之前，不做可以做的事情的话.....」

「那些事情，不是应该由你去做的吧？一起逃走吧。」

「不对。」

虽然碧眼注视著眼前的绅士，但是意识却不在这里。

「.....不对，这正是我该去做的事。我啊、我啊.....是为了就算是间接的，也想要助他一臂之力的那个人。」

眼中注视著的，是在许久以前的某处，理应会为了拯救国民而拼尽全力的基尔伯特·布根比利亚。

「万幸的是，我前往旅行的目的地比起预定要早上一天。因为刚好使用了蒸汽火车，其他也有可以借用的交通工具。今天之内向本部进行联络的话，应该就能准备好工作的代理人。.....毕竟是这样的大事件，弊社的社长的话说不定已经理清事态准备好了代理人。只有这个是未确认事项。」

「比起这种事情更应该担心你自己的安危吧。很危险啊.....你不就是一个年轻姑娘么。」

「请不必担心。夜也深了，我想应该能多少减少一些伤者进行压制。」

「压制什么的.....」

之前也从嘴里吐出过的『压制』一词。并非抵抗或是攻略。说话的角度不同。是打算将战场全面镇压。这个美丽的女子，在这种以寡敌众的状况下毫无恐惧和不安。

「你不害怕的么。」

「不害怕。」

明明现在要去和劫持犯战斗，但是却像是事不关己一样的态度。不久后蒸汽火车开始发动。被她所救的绅士抱著礼仪在最后向她询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薇尔莉特的表情比之前更添一份魅力，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只将食指比在唇上。

直到火车发动开往远处，绅士也未能得知她的名字。

《下午六时二十七分》

基尔伯特向自己的部队发出紧急召集的指令，让部队在夜鹰的跑道处集合。在传达了作战内容之后，在跑道附近的地方等待著部队的武装和夜鹰的机体调整。将这段时间利用起来，向应该致电的两个男人进行了联络。

「正在和莱登沙佛特里黑海军部通信中。」

「不好意思，就保持那样给我。请稍微让无关人员出去下。」

通信室的人早先被基尔伯特拜托用电讯联络兄长，基尔伯特来了后将位置让给了他。

马上就传来了兄长的声音。

「基尔，听说你有事情拜托我这个兄长大人？」

听声音感觉不太高兴。就算基尔伯特会因为莱登沙佛特里黑而拜托他但是几乎也没有自己的事情。偶尔有什么拜托的，这个兄长虽然会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接受，但是也绝不会拒绝。说不定是因为至今为止对基尔伯特的做法而感到内疚吧。

「啊啊，兄长。有事要拜托你。」

作为兄长被弟弟拜托不可能会不开心。

正是因为能够看见与这份委托相关的胜算，基尔伯特才能在会议上断言海军可以出动。因为事况也传达给了海军部那边的人，所以从陆军到海军正式向北边终点站港口派遣战舰阻止犯人们的逃跑。虽然同为国内的组织，但是莱登沙佛特里黑的陆军和海军在军事预算上是分开自治的不同存在。如果要合作的话就必须有中间人存在，或者给予某方巨大的利益，否则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兄长从背叛了莱登沙佛特里黑代代相传的布根比利亚家族成为了海军士官开始，兄弟俩就渐渐地积攒著财产。戴夫瑞德也和基尔伯特一样，巩固著能够动用大型部队的地位。

「那么，这份恩情总有一天」

『.....在我生日的时候带著酒来给我庆祝，这就足够了。』

在回覆道这种事情就算没有恩情也会去做的之后，正当基尔伯特想要切断通信的时候，听到了戴夫瑞德吐露出的下一句话，基尔伯特伸向通信机的指尖停了下来。

『对了.....最后还有一件事。你会这么拚命是因为『那个』的呗。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哦。明明也没想注意到却看到了。是去见你了么？『那个』知道你活著在的呗。想知道之后会怎么样啊。会把『那个』当做物品对待么。』

「.....哈？」

因为兄长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作弄弟弟，基尔伯特一开始只当是性质不好的玩笑话。

「这种时候就别开玩笑啦兄长。薇尔莉特不知道我还活著。」

『.....』



「兄长？」

『没开玩笑。这样啊.....还以为马上就会去见你的原来和我想的不一样啊。因为是这种情况我就向你坦白吧.....。正因为细腻如你，本是为了让其平静地活下去而远离，所以你应该在烦恼会不会在救出作战的慌乱中让自己的存在被知晓吧？安心吧。『那个』已经知道了。』

「.....你在，你在说什么啊。」

背后缓缓流下冷汗。

「应该.....不会那样的啊。」

声音在动摇。

『但是事实如此。就在我和你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飞行信纸的时候。和『那个』见面的时候我说了的吧。那个时候.....『那个』问我了。问我你还活著么。我既没有回答活著也没有说死了。于是『那个』就.....那家伙就确信了。确信你活著啊。』

基尔伯特明明无法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却像是说『给我等等』的样子。

眼前一片纯白，像是要呕吐一般的眩晕。

用手摀住嘴巴陷入沉默。

——薇尔莉特她，知道了？

『喂，基尔。没事吧？』

因为自己的谎言，让她痛苦而悲伤，已经从霍金斯那里听过许多。知道她还活著之后，作为主人的基尔伯特也没有为薇尔莉特邀取战功，而是将其推开。会怨恨自己也是没有办法的。

「.....为什么，要做那种多余的事情.....！」

基尔伯特的内心被突如其来的愤怒所包覆。

「虽然快要发脾气了，但是在场只有兄长一个人。」

『谁知道啊。别把我卷进痴情纠缠里。我又没有回答。但是那家伙却确信了。仅此而已。』

「当做事不关己的事，兄长你，一直都.....到底有何颜面来见我.....！」

『最为亲近的他人就是家人呗。那家伙看来也是一直都相信你活著在。说确信你活著的时候.....也没有怎么，嘛就是像傻子一样眼睛放光。没有去见你的话.....这样啊。能够想到的只有一个说法。因为那家伙是道具，只是等著主人来把自己取走。应该是等待著需要自己的场合吧.....因为是傻子。正好是个不错的机会，去回收吧。』

「兄长！」

『当你自己提出这个救出作战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就有了觉悟呗。给我感谢在背后踹你一脚的兄长啊。那就再见了基尔。海上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下一次生日的时候.....我爱你哦。』

「兄长，等等！」

单方面地被中断了通信。基尔伯特无语地抱住自己的脑袋。大概是等待著会话结束，从通信室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从部队的人那里拿到了装有指示的武器和枪弹的货物。看著基尔伯特一脸苦闷地样子，拿著货物的人有些在意地窥视，只是单纯地认为和海军的交涉有些激烈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

基尔伯特在确认过货物中的东西后握紧了枪。如果就这样举枪把子弹打进脑袋里的话所有的烦恼都会化为乌有吧，但是却无法做到。

接下来打算联络莱顿沙佛特里黑的C&#8231;H郵便社。

电话中传出稚嫩的女性声音，传达说今天临时停业。应该已经知晓了劫持事件。

「帮我转告。就说是和横贯大陆蒸汽火车劫持事件相关想要请求帮助前来联络。你们的业务员在车上的吧。你说是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的人就知道了.....」

通信机的那一端发出有些激烈的声音。

旧友大声喊叫的声音，然后发出了像是椅子被踢倒的声音，书本散落的声音，然后终于听到了人的吐息声。

『基尔伯特！你这家伙，在哪里做些什么！』

明明是因为愤怒而抓狂，震耳欲聋的声音。即便如此基尔伯特也感觉有些开心。和克劳迪娅&#8231;霍金斯说话真的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之前已经听事务官说你有联络过的事情了。抱歉。那时候在开会。」

『别在我的社员要紧的时候开什么鬼会！你这家伙，你知道么？军队会出动的吧？那可是横断大陆蒸汽火车劫持事情啊！那个，那个上面.....那个上面』

「我知道的。薇尔莉特在上面呗。我在报纸上看到照片了。」

霍金斯虽然因为基尔伯特有些淡漠的回覆有些不知所措，但是很快又大声地回道。

别那么镇定自若地说话，多心慌意乱一点。说出这样奇怪的要求。还说我都这样了所以你也得应该这样，你才是最应该这样的。

——感性的，吵吵嚷嚷的家伙。

基尔伯特笑了。深切地感觉到，在许久没有说话的这段时间里，自己究竟有多么想念这个烦人的朋友。基尔伯特将和他同样程度的动摇隐藏起来不动声色地说道。

「怎么能惊慌失措。在非常事件发生的时候，思考守护国民的方法才是我的职务啊。」

不仅仅有著虚荣心，是混杂著真心的言语。

『.....在那所谓的国民中，也把小薇尔莉特算进去了么。』

「那是当然的。」

『明明你托付给我了，却让小薇尔莉特陷入了危险的处境，你不生我气么。』

说出的全是意料之外的话语，基尔伯特纯粹地否定道。

「你在说什么啊。我很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的话.....就不会把那孩子托付给谁了。因为你是有著责任感的男人，所以才拜托给你的。但是那和这种事情的发生没有关系。」

『.....我不这么认为。』

基尔伯特对于霍金斯是怎么想的瞭如指掌。就算自己没有责任，因为这种时候自己没什么能做的事情而斥责自己正是这位挚友的性格。

「霍金斯。」

『怎么了嘛。』

「.....你啊，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说什么啊突然.....』

「霍金斯，像你这样的友人，已经不会再有了。也不想再要了。就是这样的最好。对你来说我也是这样的吧。所以，我认为你轻视著我的罪孽。为什么要放开薇尔莉特，去见她啊，你这么说过吧。还说让我考虑清楚之前别再联络了。」

『.....说了啊。确实这么说过。』

「我啊.....正是深切地感觉到我正是最不该邂逅她的人所以才放手的。虽然见面的时候想著把她留在我的身边守护著就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那只是最初的打算，结果最终还是将她作为道具利用了。」

『但是那是.....在那种状况下也没有办法呗。换做我的话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是这样么。我不认为你会那么做。现在的她又如何，你所引导教育的薇尔莉特。如果在和她相遇的时候没有弄错选择.....如果不是待在我身边抚养的话，就可以不知战场为何物地成长。现在的薇尔莉特就是她本应拥有的姿态。所以，在过程中发生了像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你的错。而且说到底这只是事故。」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原话奉还。薇尔莉特在战争中和你并肩作战的事情，不要认为这是过错。这是对那个时代的所有士兵的冒渎。问题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应该如何引导那孩子。而你在那之后完全不考虑小薇尔莉特的事情只优先自己的心情，我就是气你的这一点。但是，听好了，我们暂时休战。现在不是闹矛盾的时候。我们彼此都是那孩子的监护人。我会帮你的。』

即使相隔在通信机两端，蓝灰色的眼瞳投注的炙热视线也像是传达过来了一样，充满决意的声音。

「这一点我同意。为了她，将力所能及之事.....我为了让她从军队离开，并且能够阻止她复职，设置了几个布石。人脉、功绩，全部都做到了最优最好。现在正是使用这些的时候。.....为了守护薇尔莉特的话我会不择手段。」

『所以，难道要作为『如果为了她不是能起到作用的东西.....就算是自己也要排除掉』这种耍帅的影子守护她么？』

「.....啊啊，就是、这样。」

看上去霍金斯并不知道事实如何。那么薇尔莉特应该是，一个人怀著『基尔伯特活著』这一信念，正如戴夫瑞德所说仅仅只是等待著吧。

等待著主人前来迎接。

「会怎么样呢.....只有这一次，决心贯彻的谎言说不定会暴露。和薇尔莉特接触的可能性非常之高。」

短暂的沉默之后，霍金斯『哈！？』地大声反问道。

霍金斯终于察觉到基尔伯特背后传来的什么东西旋转的声音。

『给我等等，你这家伙，现在在哪里。』

「在我部队等候夜鹰的跑道附近。现在，正在进行出发的调整。」

说话的同时基尔伯特对手枪进行装填。已经脱下了军服换上了战斗服。对基尔伯特来说，身体与这边的制服更为亲密。

『莱顿沙佛特里黑特别攻击部队的？！喂，你这家伙，难道想自己指挥去进行救出么！』

「没错。」

『你这家伙，不是说不会见面的么！见面真的好么！』

「.....」

『干嘛不说话。不是么？』

如果在这里说出薇尔莉特好像已经知道自己活著在这种话感觉对话会变得更长，基尔伯特如此想到。

「等到一切都结束了再向你报告谢罪。是为了去救薇尔莉特。已经没有办法了。如果见到了的话，会请求她原谅我.....」

能够说话的时间还剩下不多了。

『那么就给我下定决心，这可是因你而起的事情。』

霍金斯说了和戴夫瑞德同样的话。

『那么，夜鹰飞过去的话要怎么做。该不会说要飞上奔驰著的蒸汽火车吧？』

「没错。」

『你这家伙真是，脑子有时候有些奇怪！就像是因爱痴狂的骑士大人一样！哈哈！这可是在夸你哦。』

『话说回来，那个，你啊，还是中佐？两个级别的特别晋升没成么？』

「问题真多啊.....之前等待著伤员痊愈。前些日子已经成大佐了。」

基尔伯特用得到的左边义手触摸著掩饰著失去的右眼的眼带。就算看不见一侧的世界，使用武器的技巧也没有衰退。

『然而你却说要去指挥？！你的脑袋真是越来越奇怪了！真亏上面的人会准许！』

「别再讽刺我了。我说了的吧。为了守护薇尔莉特要不择手段。当然，目的是平息事件的话不现场指挥怎么可能做到。刚才，你说了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情都会做的吧。如果所言不虚的话就让我见识一下你作为情报通的能力吧。没有什么军队不知道的情报么？」

『.....我知道了。就告诉你吧。但是让我说一句。』

「什么.....」

『你这家伙，只要一和薇薇尔莉特扯上关系马上就变成了笨蛋。我啊，还蛮喜欢你这一点的。』

「多嘴。」

到底是为什么呢，友人彼此之间，就算长时间没有交流，只要一开口说话互通心意，就好像忘记了时间流逝一样说个不停。

两人遗忘了联络途中的时间开始继续对话。

『我这边说了所以你也给我说。情报交换。劫持犯佩戴有北方的某国，罗哈德的国徽。以前也有袭击过横贯大陆蒸汽火车的线路建设施工现场，引发问题的人中存在著过激派的残党。但是，应该不是能够引起这么大事件的人数.....说不定协助者增加了。』

基尔伯特在笔记本上书写著。同时也将会议中得知的事情说出来。

以乘客的生命为筹码，要求交出牵牛花监狱中收监的政治犯以及前往其他大陆的窜逃。应该知晓本没有可以对话的立场吧。

「这边的情报没有你那么新。现在火车在补水地点停著在。由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道确认追加的情报有蒸汽火车的机关士和机关士助手的死亡，以及犯人那边提出了补充替代人员的要求。能够拖延时间虽然很幸运，但是比起有计划的谋划那些人做的是无谋的事。听说他们人数好像不少，像这种反政府组织壮大后引发事端的情况，多半是因三教九流之辈们仗著人数引发的事件。这样的话，那边的人说不定也是在确保后路的情况下引发的事情。」

『总之也向南面旁侧的国家知会一下，说不定会逃向其他的国家。你知道在罗哈德国内的线路上发生的事么？假设我们这边战败了的话，如果这个莱顿沙佛特里黑的街道被破坏建造起线路，你会怎么打算。』

「暂时进行避难，储存武器。招集战士们然后打回来。」

『如果是我的话会去其他的国家寻找自己的幸福，但是你却会这样。大概，敌人们也是这样。那么就一定，会有想要这么做的人的伙伴们被抓进牵牛花吧。对了.....说不定我，会是.....这种事件的罪犯，如果你被抓进牵牛花的话，我说不定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是你的话一定会选择更贤明的方法吧。基尔伯特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这样思考著。

像是从基尔伯特的沉默中读出了什么似得，霍金斯快速说道。

『虽然现在因为还没有乘客遇害所以能保持冷静，可敌人，说不定马上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哦。如果那样的话，死者继续增加的可能性非常高。还有，虽然你说了情报的新鲜度确切无疑，还有其他的消息哦。北方在解除武力之后的限制非常严格。然而劫持犯能够入手武器最大的可能就是从其他大陆进口的。其他的国家也和其他大陆之间有著贸易往来，也确认到武装集团入手有我们这边所不熟知的武器。只是，他们所寻求的武器以及武器商人和我们这边大陆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太好。好像是便宜了许多卖给他们的。这就是我发现的弱点。』

「.....莱顿沙佛特里黑也和其他大陆之间也有著贸易问题。他们看中了这边的自然资源，不仅满足于物资交换甚至想要购买土地的样子.....这是，啊啊.....简直就像那个一样。」

『啊啊，简直就像南北争端的前兆。你懂了吧？对于现在发生的事件，有必要稍微掌握下其中的背景。乍一看是南方的莱顿沙佛特里黑和北方的罗哈斯之间的战争，实际上还有一方势力。那家伙只是在一旁看著，但是确实存在著。作为第三势力大概想要知道莱顿沙佛特里黑对待这次发生的事件能够对应到什么程度吧。我们在战胜国这边也是其中最大的军事国家啊。』

基尔伯特在脑海中对事情一边进行概括一边进行梳理。

「逃跑希望、其他大陆、新的火种。」

脑海中丝线缠绕，情报聚集在一起得出了结论。

一、劫持犯要求横贯大陆蒸汽火车一直开往北边的终点站港口

要求内容包括让北方政治犯、战犯逃往其他大陆

二、作为战败国的他们能够实现这场劫持事情受到了其他大陆的援助

理解力好就明白了。

明白引发现状实际是其他大陆为了下一次向这边发动战争而点起的火种。

还以为大陆内的战火熄灭了，结果其他的大陆正打算以这边为目标。

基尔伯特对于自己的想像正中要害而越发感到沉重。

「.....需要压倒性的胜利。」

『莱顿沙佛特里黑有派出除你的部队以外的救援部队么？』

「已经下了命令。提出在补水的时候进行攻击，让乘客逃走进行战斗，由北边的陆军驻屯地迎击。万一真的让他们逃向国外的企图实现了的话，下一个由海军去对付。我兄长也在行动。但是不能让他们逃到海上去。所以有拜托你的事情。」

『什么啊，你尽管说。』

「把接下来预测蒸汽火车会路经的补水地点所在的土地买下来。」

『哈？』

「蒸汽火车需要定期地停车补水。频率是一个小时一次。每次补水之后又会失去救援的时机。但是可以预想得到，人质会被当做盾牌，难得准备好的北侧过来的派遣部队，也会允许他们进行攻击。所以需要一定能让火车停下的地方。所以才，除了将线路破坏掉别无他法.....所以，买下来吧，把土地破坏掉。」

『买下来什么的，你说起来虽然简单.....』

「做不到么。」

『说什么蠢话。不是做不做的出来的问题。当然要做！我的社员可在那上面！』

「我就知道是你的话一定会这么说。火车通过的土地分为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路保有的以及从本来的土地所有者那里租赁的两种。我看地图的时候，将能够华丽地进行迎击并且不会波及其他土地，同时能够确实阻止他们逃离补水地点的场所限定在几个地方。然后在那之中为个人所有的土地只有一个。希望能够用你的商业手段将其买下来。越快越好。」

连基尔伯特自己都觉得在说些乱来的话。

『你这家伙，基尔伯特，你啊.....』

但是，却对自己的挚友会去做这一点确信无疑。

『等等等等等等、为什么要拘泥于这点。』

「其实这个作战被少将给驳回了。」

『那是当然，把土地买下来破坏掉敌人也会不堪一击什么的，肯定不会一下子就同意的呗。』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的话说不定能够说服他，但是不巧的是接下来要起飞了。于是就只能不是军队而是作为个人来进行的一个作战。钱由我来出。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路交涉不了。但是个人所有的租赁土地的话只要去交涉就能在名义上作为个人的所有物。以你的名义买下来。名义上是你的东西的话要怎么处理就是你的自由了。」



『就算是这样破坏掉的话也会很麻烦的吧！国有铁路可是租赁著的！虽然名义上是个人所有物但是实际上已经交给了国有铁路。随便损坏器物什么的可不行。』

「这一点就要你的帮助了。在个人所有土地的交易完成后去威胁国有铁路的负责人。到事件平息就好。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路的危机管理在事件之后一定会被追究。你说给他们提供退路。本来的话虽然想要入手国有铁路的土地，但是因为政府的工作不太现实。所以由这边提出方案。如果让劫持犯跑道海那边去了可不是砍飞负责人的头就能完事的。作为在个人土地上乱来的代替，向你保证之后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然后还有向报社……」

『……感觉已经懂了啊。你这家伙，是打算把我卷入这场美谈之中的呗。』

「听懂了就简单了。」

基尔伯特制定的作战如下。

郵便社社长克劳迪娅&#8231;霍金斯为了保护社员以及担心被囚人们的安危，在自己租赁出去的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路的土地上阻止火车通过的提案（这个郵便社社长既是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的退役军人同时也有著晋升到少佐的功绩）。

担心事态恶化的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路方面根据了来自土地所有者的提案，预想到之后线路的使用会变得困难，但是比起收益人命更为优先，于是同意这个作战。

在向陆军内部的人传达作战方案后立刻就开始实行计划，以这种形式实施作战。

而实际上并不是霍金斯的土地，资金也是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所出。这种事情要是不传出去的话多少美谈也能创作出来。

比起舆论的非难，保持这个样子会更为柔和。

「作为保险还稍微拜托了一下。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也只是延迟到下一个补水地点而已。只是牺牲者会增加，薇尔莉特的生存变的更危险的可能性会增加。需要尽早解决。已经让一个部下去你那边了。需要买下来的土地的资料也带过去了你看看吧。虽然要作为代理人进行交涉，不过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总会有办法的吧。」

『如此称赞，不胜光荣！但是之后一定会败露的哦。你和我的交情会被人知道的吧。』

基尔伯特的肩膀从后面被拍了下后回过头去，夜鹰的出发准备好像已经完成了。

「就算丧失立足之地也无妨。但是，我会证明我不是能够被那么简单就舍弃的棋子给你看。比起我的事情，现在应该集中在国民的……薇尔莉特的安危上。听好了，让我们莱顿沙佛特里黑的国民置于危险处境的人无论是谁都不能原谅。已经有数人失去了生命。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一定要追上去。不过对手是在北方还是在其他大陆，不管谁是对手都没有关系。我等莱顿沙佛特里黑是，不会屈从于任何外部的侵略和施压的。自建国以来就是如此。对莱顿沙佛特里黑出手的话绝对要让敌人后悔。」

布根比利亚的后代，用连友人都感到毛骨悚然的声音静静地将怒气吐出。

《下午七时十六分》

为什么一个人都不见了？

劫持犯的其中一人看著空无一人的【餐车二】的样子哑口无言。

环顾周围。黑暗的车厢同蒸汽火车的汽笛声一同摇动著。一直停著的机关车终于又开始运行了。可怜的机关士塞繆尔·拉布格的身边是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路响应劫持犯的要求送来的补充人员。

被劫持犯用枪抵著尝试著火车的再启动。事态向著一切事情无法被任何人预知的方向展开了。劫持犯中的一个的男人在空无一人的餐车中呆若木鸡。别说是乘客了，连压制著【餐车二】的同伴身影都看不见。男人想起了在自己北国的故乡广为流传的怪谈。深夜中，乘坐在交通工具上的时候决不能看向正面以外的方向。不论是马车还是车亦或是蒸汽火车。

——说道为什么的话。

将手搭在唯一一个开著的窗户的框上。

——夜晚，月光会将非人之物引导至这个世界。

如果打开窗户，看向车辆的后方的话。

——说不定会有恐怖的幽鬼伸出獠牙向著这边冲过来。

但是，追过来的只有漂浮在夜空之上的月亮而已。夜色稍微给予了被关在蒸汽火车的这个男人以离去草原的味道以及少许的寒冷，却并不令人恐惧。

「……」

哈，男人摸著胸口吐息著。怪异是不存在的。这个已经证实了。而后没有确认的是，消失的乘客和同伴。以及让他们消失的原因。

「我拿下了。」

男人听到的话语，从他预想不到的方向传来。在听到和理解的同时后颈被抓住提到窗外。这可是运行中的蒸汽火车。虽然速度并不是非常快，但是掉下去的话可不会平安无事。

男人在被扔到地面之前看见的是从蒸汽火车上方看过来的碧色眼瞳。

在月夜中金色头发闪闪发光。正因其美貌而停止呼吸的时候，男人被扔下，像小球一般在地面弹动。

「.....」

在行驶著的蒸汽火车上薇尔莉特调整了下体势。

将方才把男人从车上扔下去的时候顺过来的军刀别在腰间。她的身体上已经装备著数个从其他劫持犯那里夺来的武器。可爱的礼带和连衣裙与军刀、短剑、手枪不太相称。将短剑挥过一次后，换成军刀拿在了手中。

虽然份量好像还不太够，薇尔莉特还是先将夺过来的武器收进同样夺过来的枪套中。薇尔莉特的战斗方式宛如蜘蛛一样。一开始只是看到感觉后方车辆的异样前来确认的劫持犯后击打头部将之打倒，随后看到前来寻找没有回去的同伴的劫持犯感觉『这样可行』后，一个劲地埋伏著他们，一个接著一个地收拾掉了。

劫持犯失去知觉之前看到的是从窗外出现这的倒吊著的女子头部，还没有发出尖叫声就失去了意识。用丝线将之缠绕，在蜘蛛巢穴中不断狩猎著被吸引过来的猎物。在【餐车一】监视乘客人质的总共有四名。剩下的最后一个劫持犯察觉到同伴不断被吞进【餐车二】中的沉默异样后终于忍不住前往前面的车厢请求支援。

「.....」

虽然在停车的时候，将【餐车二】的监视者拔除、解放了乘客，但是无论怎样也没办法把【餐车一】的乘客救出来。薇尔莉特像是在观察一样看著前方。

判断在这种场合的任务，是压制机关室以及让蒸汽火车再次停下来。

薇尔莉特灵巧地踏著摇晃的立脚点前进。不声不响地独自进行攻略战，与此相应毫无决意动摇的样子。她已经不再是少女兵了。身边的指挥官也已然不在。更没有援护。她凭藉自己的意志选择，走在不得不作出决定的人生路上。

这个结果不是任何人所指示的，只是为了去救乘客而行动。

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想要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

「.....少佐」

自己乘坐的蒸汽火车被劫持。自己有著帮助他人的力量。那么，就会去做，仅此而已。

如果，自己的主人在陆军中健在的话，那么一定会考虑救助这辆蒸汽火车的手段吧，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地相信著。即便，那个人并不知晓自己所做之事也罢。

「.....回旋声？」

薇尔莉特迅速地看向上方夜色的空中。

和蒸汽火车疾驰不同的其他噪声混入耳中。看到有多架飞行物体从蒸汽火车的正上方掠过。

「找到了！那家伙就是犯人！」

枪弹在夜空中穿梭。男人在发出声音的同时响起了枪声。枪口从机关车之中伸出对著这边。大概是因为哪里都找不到乘客，四处奔走寻找著引发这件事情的人，终于，其中的一个犯人发现了在蒸汽火车上面跑动著的薇尔莉特。从夜空中的飞行物移开视线，集中于战斗上。薇尔莉特压低著身体在机关车上跑动。拉开距离牵制住机关车内犯人的狙击后又继续跑动。虽然尽早进入车厢内才比较妥当，但是好像没法一下子就做到。

「你这家伙，什么人！把后面车辆的人质放跑的也是你吧！」

想要除掉薇尔莉特的男人从窗户爬上了车顶。背后和前方都有著戴著北国纹章的男人们，企图夹击薇尔莉特缓缓逼近过来。

「快回答！是什么人！」

「只不过是旅行者。」

「说什么谎话！你知道我们的作战了么？不对.....哪会有明知那样还一个人乘上来的蠢货。到这边来！要仔细地盘问你。放下武器。」

薇尔莉特将枪收进枪套。

「不对！把武器放到脚下！」

不顾制止的声音，薇尔莉特向前踏出一大步。

「谁说.....」

薇尔莉特说著的同时冲进恫吓自己的对手怀中揍进他面部。

「谁说，要听你的话了。」

以这句牢骚话开始了战斗。

从后面、还有前面，男人们突击过来。先是后后方冲过来的拿著小刀的男人交手。用左手防御，同时揍向面部后推向后方。抓住对方害怕的时候伸脚扫倒，继续追击向车外踢去后让其坠车。

对付前面跑过来的男人也同样空手揍过去。是又高又壮的男人。大概对自己的力量很自信吧。兴奋地瞄准薇尔莉特的面部。薇尔莉特用双手防御住连踢，抓住空隙用单手撑地回旋踢。在用回旋踢扰乱对方的时候单手打入对方的腹部。但是男人的衣服下好像暗藏著硬质的防护衣。虽然发出有什么东西弯曲的声音但是并非骨折。

「看我打烂你的脸！去死吧！」

男人一度应付过去后又挥起拳头。

薇尔莉特用单手接下拳头，从枪套中拔出手枪极近距离打中了对方大腿。

「你这家伙，卑鄙……」

战场所孕育的薇尔莉特不知卑鄙为何物。

轻轻地推了下倒下来的男人肩膀，男人便和悲鸣一同消失在黑暗中。

哐当哐当、哐当哐当的声音又传入只剩下一人的薇尔莉特耳中。

这便是名为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这一女子的武力。

没有登录在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名单中的武器强大的实证。

处于正在进行时的蒸汽火车劫持计划正在露出破绽。虽然犯人们有许多轻率举动但是这并不是直接原因。

他们在制服柔弱的乘客时保存了足够的武力。但是，拥有一骑当千般强悍的自动书记人偶也混杂在乘客之中。

夜空中的月亮被丛云遮蔽一时间消失身影，随后月光又渐渐地开始普照大地。

当月夜的光芒再次引导薇尔莉特的时候，眼前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敌人。

没有被诱惑的他注视著薇尔莉特的身姿。

「你这家伙，难道说是莱顿沙佛特里黑的士兵么。」

发出了低沉的男声。安静地说话方式。有著给人诚实而耿直印象的相貌。深蓝色大衣在黑夜中包裹著其身体。上面绣著罗哈德的国徽。手中不知为何拿著弦乐器的箱子。

「不是的。我现在已经不是士兵了。我也有想问的事。请问您是劫持犯中最强的一位么？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够尽早和那个人一决胜负。」

男人紧紧握住了拿著的箱子。然后将大衣脱在脚边，露出了枪和剑。男人向著薇尔莉特

颇有礼仪地行了一礼。

「我是罗哈德骑士团的团长，团长之名.....已经舍弃了。正是你所求的最强之人。.....我啊，在战场上有见过你哦。你是莱顿沙佛特里黑的魔女吧。」

罗哈德骑士团的团长在月影下一言不发地注视著薇尔莉特。

对于那幼小的战场恶魔，像这样成长起来又站在自己面前一事感到恐惧和愤怒。但是却因为她无论怎么看都只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而感到困惑。

「你战斗时的姿态，就像是真正的战神。.....大战结束之后就没有听过有关的传言了.....这样啊，原来是在像这样执行暗部工作啊。」

骑士团长所散发的氛围和其他的男人们不同。

「和您的期望不同非常抱歉，您所说的魔女已经在这个世界被埋葬掉了。我已经不是军人了。现在只是普通的旅行者。也没有混入暗杀者之中。虽然对您伙伴诸位做了些粗暴的举动但是他们应该都还活著的。虽然作为这辆蒸汽火车上乘客中的一员这么说有些僭越。还将人质全员释放。」

「这个做不到。」

「.....是这样呢。我们应该是被当做某些东西的交涉材料。这点我也明白的。为什么要做出像这样的事情呢。」

「为了取回被你们所践踏的物品和人。」

「又要发起战争么？」

骑士团长笑了。大声笑出来了，但是眼睛却没有弯成弧状。

「不好意思，但是有一件事想问你。你在心里认为战争结束了么？」

大概是没有想到会这样问自己。薇尔莉特愣住了。

「面无表情可真难读懂啊，不回答的话心里已经清楚了吧。士兵就是这种东西。不论何时.....暴力的记忆和战争的火伤都会像疤痕一样残留下来不会消失。在我们之中战争永不完结。」

让人产生既视感的对话。

「但是.....现实中已经结束了。」

这句话是曾经。

「但是，战争还会再发生的。」

这句话正是曾经的薇尔莉特本身。

「死去战友的面容。尸体散发的气味。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枪械重量。夜晚被上官不听辩解过分殴打的疼痛。能够忍受是因为.....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相信一定会有闪光之物在未来等待著自己。但是现实又如何。和自己有著同样梦想的友人被关入牢狱，发起战争的家伙们上面悠悠闲闲地活著，现在对敌国惟命是从。拼上性命守护国民的士兵们一旦没有用了就被谩骂，连农民都向他们扔石头。本想守护的国土铺上了战胜国机关车的线路，我的故乡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也想忘却啊。但是，我的心中一直都一直都一直都.....」

骑士团长的眼睛下方有著深深的黑眼圈。

「早上醒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连呼吸的时候都，突然产生无法抑制的怒火灼烧著自身。想要消除这个的话，已经，只有杀戮了。我想要把让自己变成这样的你的国家。不仅是南边，同样参加了的西边也是。现在这种只不过是小小的开始。从现在起会开始我们本来的人生。已经够了。我也不擅长喋喋不休。要对话的话，就用暴力来吧。」

他说『我们』是有原因的。

和他一样身著深蓝色大衣的人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从弦乐器的箱子里取出了枪剑，用武器向著薇尔莉特。

行驶著的机关车上，使用枪剑的原骑士团和可以使用一切东西作为武器的原少女兵摆出架势对峙著。就如同因果报应的法则一般。

『过去』不论过多久都会追著薇尔莉特，绝不会离开。

薇尔莉特一度攥紧胸前的胸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发生残酷事情的时候任谁都会浮出的疑问并没有在薇尔莉特的心中浮现。

因为过去的主人曾经说过『不要视作任何人的错，活下去。』

「我这边也不爱说话，能够这样就帮大忙了。」

薇尔莉特将军刀从刀鞘中拔出，行了下淑女的礼节。

《下午七时三十四分》

霍金斯来到莱顿沙佛特里黑国内不动产买卖代理的支店。

在C&#8231;H郵便社本部建设的时候受过不少照顾。

说和有交情的负责人有事商谈后很快就受理了。在被领进的单间中二人隔桌对视著。

「.....呀。就算你这么说。霍金斯社长。」

和刚开始谈话的时候相比，负责人约翰&#8231;威士肖露出些许难色。

虽然有三十五岁但是看上去像是二十多岁的年轻男性。虽然外表看上去容易让人轻视但是却担任著这所支店的支店长。

「请问有什么不妥呢？」

与此相对克劳迪娅&#8231;霍金斯虽然言行举止与岁数相符合但是伊达男的样子却不只是一星半点。虽然平常看上去多半是一副不正经的态度，不过到了重要场合上那认真的表情就算是同性也会被震慑到。约翰对霍金斯的视线攻击开始有些招架不住。

「可是，您的要求实在非常难以接受。您的要求是购买利都奈罗村的土地所有权，如果是一块土地还说得过去，全村的话.....」

「虽然实际上只需要车站就够了，不过那还不如把全村买下来对这边也有利些。」

「车站是村子的公共财物，不能够当做一般不动产的交易对象。」

「不不不，这可不对吧。在来这里前已经去问过莱顿沙佛特里黑司法局了。车站是私有地。是村长伊恩先生自先祖代代相传继承的土地的一部分。为了始于先祖的矿山业铺设的线路，为此而存在的车站正是利都奈罗村站。虽然作为莱顿沙佛特里黑国有铁路补水地点可以停车但是乘客却不能下车。因为是私有地呢。只要确认过不动产登记就知道了。能不能翻开您手边的资料呢。」

约翰有些不情愿地翻开和利都奈罗村相关的不动产资料。

所有者正是利都奈罗矿山的村长。

「知道得、还真清楚呢。」

霍金斯所言全是真的。

「因为还挺有名的呢。不能下车的车站。不是挺浪漫么。但是并非谁都不能下车。拥有利都奈罗矿山劳动证明书的人或者是居民就能下车。虽然因为是私有地有些麻烦，不过外人办理了手续的话也能从别的许可者专用进出口进出.....。好了让我们回归正题。总之我想得到这个横贯大陆蒸汽火车途经的土地。」



霍金斯宛若舞台上演员一般，在手舞足蹈的同时将约翰·威士肖拉向自己的话语。虽然眼睛弯成弧状，但是其中没有温和。

——说服对方、说服对方、说服对方。绝对要说服对方。

「再一次言简意赅地告知您这笔交易的益处。利都奈罗村现在人口正在减少。虽然以前是有名的矿山但是因为几年前的事故变得不能开采了。虽然有线路但是劳动者在减少，年轻人们离家出走。也不是可以开发观光业的地方。可以预见总有一天会化为废墟。线路开通的时候，将街道的一部分出租出去。用那些钱竭尽全力勉强糊口便是村子的现状。现在全村人口有多少？」

「九十名左右……」

「不过是几十个家庭聚集在一起的数量。能不能度过今年的冬天呢？外出做工的年轻人们能不能凑合著活下去呢？」

「这个……有些艰难吧。」

「正是能够看见终结的故事。但是能够将其改写为Neverending Story。现在弊社有著邮政业务、自动书记人偶派遣服务，最近又有著手的业务。能够动手的话从老人到孩子，全村人都能雇用。」

霍金斯站了起来，坐在了约翰坐著的长椅子一侧。虽然有著距离但是非常接近。约翰虽然更紧张了，但是比起霍金斯坐在正对面的时候要松了一口气。

从心理上来说，比起面对面说话，坐在旁边说话敌对心也会减少。少看到对方表情，与此相对紧张感也会缓和。

并非是被谁所如此教过，霍金斯是凭藉自己的经验做出的行为。

「……有什么不安的么。」

「听说要把买来的土地用来战斗，会很快就答应的不动产公司可不存在。」

「这样啊……会有的抵触的呗。我懂我懂。非常能理解啊。当然我也不会勉强你。」

操纵著抱有共鸣的言语，将一度提出过的条件收起来。

「利都奈罗村不行的话就买其他的后补地吧。总之就是要买。要怎么做一开始就说了。要比起军队的行动要更早，想要尽早解决掉现在发生的劫持事件。为此需要能够咚啪吡的地方。我这边做出让步，不只是车站连全村一起买下来在这之上还让他们加入企业，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呢，也是同样的立场啊。」

然后再一次，这一次是从诉之于情的方向提出。

「我人生中最重要朋友托付给我的，如同女儿一般的女孩子在车上。我想去救她。我和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有关系。我想你也听到了，现在的状况下如果不让机关车停下的话想要救出是很困难的。实施瞄准补水的空隙进行攻击、让乘客逃走战斗才是上策，但是抢占先机无法尽快准备好武力。大概不是由本国而是北边的驻屯地前去迎击吧。像这样的事件已经不在陆军的处理范围之内，行动的是特殊火器攻击部队啊。」

所谓特殊火器攻击部队是为莱顿沙佛特里黑所有，在超出国内外军警察处理能力的案件发生的场合出动的攻击部队。

在漫长的历史中每当莱顿沙佛特里黑反抗侵略的迎击成功，作为从侵略国得到的赔偿的一部分会在他国建设驻军基地。

在大陆战争中它承担著补给地的作用。特殊火器攻击部队一定会存在于军队的师团中，维持著近邻的和平和安全。在这次事件中已经批准行动的不是车站附近的师团，而是在那前方的师团部队。

「所以，我要将预测接下来会通过的蒸汽火车补水地点的土地买下来。」

约翰听著霍金斯的话咕咚地吞了下口水。

「把买下来的线路破坏掉。制作成出便于陆军行动的场所。抢占先机对于特殊火器攻击部队也是有利的。如果他们能到来的话也能将事态尽早解决。总之想要将运作的那东西停下来。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我要做。我的社员在那上面。约翰，你有结婚么？没有呢。那么双亲还健在么？这样啊。如果你的双亲现在正在被劫持的蒸汽火车上用枪对著的话，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现在在这里帮我的话，我想死人应该会大大减少。换言之如果你在这里拒绝的话，就会有一些人死亡的危险性增大。你既可成为英雄，亦可成为死神。」

「但、但是，这不是政府正式承认的事情吧？」

霍金斯莞尔一笑。

「责任并不在你。因为契约者可是我啊。如果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成功了的话，只不过是我和我的土地上所做之事。」

「这种事情.....做不到。虽说是私设军队但是也拿著武器在的。就算万一让它停下来了，将乘客救出什么的也做不到.....」

「做不做得得到是由我决定的。」

但是，身上却缠绕著无论有无的氛围。

「我也不是笨蛋。也不是不懂得何为战场。不是我自夸，我曾经也是带领过部队的。」

约翰的鼻尖处飘来从霍金斯身上散发出和他的人生无缘的香水味。看向侧面对上了眼睛。深灰色的眼瞳以及体格良好的宽肩和火热的胸脯一目瞭然。

「我相信著、我所能使用的战力.....虽然实际上不想将其称之为战力。我是相信著将力量借给我的人们能力所以才在行动。」

放在膝盖上的手不知何时攥住了约翰的手。

虽然卖弄言语能说会道霍金斯的擅长领域同时也是天赐的特技，但是真正的价值却不在此。

「你不过是一个中介商的呗。想要你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无论如何，软硬皆施诓骗他人的手段是天下第一的。

「只希望能帮我把话带给村长。仅此而已喏。约翰。」

将单手放到沉默著的约翰的膝上。

「我想看到，你作为人的诚意。」

——抱歉呢，拥有美丽心灵的青年啊。

霍金斯在面前的棋盘上下出了王手的一步，良心稍微有些刺痛。

——把你卷进这种事情真的很抱歉。但是有些家伙说想要这里成为战场啊。

向著已经Checkmate的约翰&#8231;威士肖扬起了笑容。

「那么，能请你成为救国之人么？如果你不能做的话由我来给村子打电话也无妨。你是营业者，我是商人。虽然两方都应该能说会道，但是我能从客人那里得到一半的承诺。让你见识一下那个手段吧。」

两道视线看向写在羊皮纸上的土地租借书，上面有著有新契约者克劳迪娅&#8231;霍金斯的名字。顺利完成了手续办理，霍金斯轻轻地拍了拍觉得自己说不定做了什么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而垂头丧气的约翰的肩膀。能不能借下电话，如此打了个招呼后拨通了自家邮便社的电话。

因为这场骚动而心神不安的人不仅仅是基尔伯特和霍金斯。打出的电话只响了一下就被拉克丝接通了。

「小拉克丝。大家都在按我的指示行动么？」

『全员部署完毕。只要社长下达许可，从我这里收到联络的话现在立刻就能出动。虽然

几乎都是邮差.....』

「只召集了力气大的男人所以不要紧的。办事效率高的秘书最棒了.....！」

『契约已经完成了么？』

「.....毕竟是有著许多贫乏土地的地方呢。比起说服女孩子要简单的多了。比起这个，让他们把我现在所说的村站.....利都奈罗村。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可以，把这个村子的车站给破坏掉。已经和村里说过了。总之，让那里变成从蒸汽火车的机关室一看就知道无法通行的状态就好。别忘了戴上区分敌我的红布。然后让他们把作为实行计划信号的发烟筒打上天。」

『虽然事到如今还问。那个，就算是说为了救人。会不会惹国家的大人物发怒什么的...? 』

「说的也是呢。就算是我的土地多半也会发怒的吧。毕竟是作为民间企业，还是邮便会社给国营企业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巨大损害的行为呢。」

『不要紧么。』

「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将线路给破坏，以及保护从急停的蒸汽火车中逃出的人们。不会去阻碍军队.....只限在现场的家伙们不乱来的情况.....大概.....唔。就算这样，触怒的也只有我的工作。在报社有认识的人。已经拜托过只要这次的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就尽量以让人难以谴责我们的方式进行报导。虽然会触怒有关的工作人员们，但是大型团体包括军队都不擅长对付舆论，而且还有威胁材料在手，总会有办法的。不会让你无家可归的所以就放心吧。总之就这么传达。专心于停下的机关车上乘客的救出。如果感觉到危险就逃跑。我现在也坐朋友给我安排的夜鹰过去。」

『霍金斯社长。』

「怎么了小拉克丝。」

『我也想去。』

「不行。需要有代替我在会社东奔西走的孩子。是信赖你才拜托给你的。」

『薇尔莉特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啊！我啊，虽然可能什么都做不到，但是』

即使什么都做不到也想要去帮她，如此呜咽地说道。

「小拉克丝。你不是什么都做不到。正是可以做到，所以才把会社拜托给你的。你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让我能够自由行动。只要我能行动的话就能做到很多事情。这也和帮助小微尔莉特紧紧相连。绝对会把她带回来的所以等著我们。」

『真的……？』

「是真的。虽然经常会让你困扰但是相信我。」

『……我相信您。正因为相信著您，请早一点回来呢。马上、和大家、一起呢。』

「会回来的，回到守护著我容身之处的你的身边。」

将电话放下后，霍金斯将羽织大衣翻过来穿上，消失在已经完全暗下来的街道中。

《下午八时》

某国、某城。人们踏上归途，各自的一天结束之时。

卡特蕾娅&#8231;波德莱尔和公共马车的车夫争吵著。照亮卡特蕾娅的街灯散发的光芒摇拽不定，正像是将她的不安表现出来一般。这天安排的马车已经满座了，所以没办法让你上车，车夫如此劝告著说明道。

「……所以说，所以才拜托你在！」

鼻子和脸颊都涨得通红。在寒冷的天气里争论的话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但是连眼睛都布满血丝一样红著，是忍耐著不流出眼泪。

「你知道的呗！横贯大陆蒸汽火车现在被劫持著在！我啊，不去那里不行啊！我的、我的、我的同事……朋……友……我，刚刚知道，所以、所以……」

听说了事情原委的卡特蕾娅在完成委托人的工作后火速开始移动。已经换乘了两个城市的交通工具移动。即使接到了C&#8231;H邮便社的联络，现在终于快要到达霍金斯所指示的矿山村了。

驶向那个村子的最后一班正要出发。

「就算您说这些任性话也不行啊小姐！好了快让开。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转动的。不好好通过手续预约的话会给客人带来麻烦的。」

「我也是如果能够好好办手续的话也想办啊！但是薇尔莉特说不定会死啊！我啊、我啊……不去帮她的话！那孩子，虽然强得一塌糊涂，但是卷进这种事情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啊！死掉了的话，就……所以我想去啊！求你了，让我抓著外面的踏板就好让我上去吧！」

看到激动得掉下眼泪的卡特蕾娅，车夫的话语也哽塞起来。

「……我也是，如果能让你坐的话也想让你坐啊……」

车夫看向马车里。里面的人们投来的尽是快点出发的焦急视线。但是有一个人看都没看

地站了起来。

将关著的马车车门推开。从中露出了一头黑发，散发出文雅气息的男子面容。

「.....喂，我下去。作为交换让她坐上来。」

很有特点的声音。

「客人，但是你」

「无妨。再在这个城镇留一晚上而已。明天早上的第一班马车还可以预约么？」

男人露出爽朗的笑容。有著亲切感的姿态感动到了马夫。

在接待顾客的行业更多遭遇到的是令人头疼的客人

像这样亲切的客人在他的马夫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虽然也因为听到卡特蕾娅的事情，不过胸中依旧感到温暖。

「喂小姐！快感谢这位亲切的客人.....真是的。老爷，把您的行李放下去了哦。小姐，把行李给我。」

「欸、诶。」

「作为你的代替这个人下去了。所以让你坐上来，可以到你那个可能会死掉的朋友身边去了哦。真好呐.....」

「真的.....？ 谢、谢谢。谢谢您了！」

要谢谢的话对那位老爷去说，车夫说著接过了行李。卡特蕾娅还没有相信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幸运，惊讶著面向男人低下头来。

「谢、谢谢！真的很感谢。您的住宿费由我来出，真的很感谢您！」

看著卡特蕾娅的样子男人哧哧地笑了。他伸出手来。

将卡特蕾娅从眼睛流到脸颊上的泪水用指尖拭去。因为那是太过于自然的举动，卡特蕾娅甚至没有做出拒绝的反应。

不如说，感觉就像是被霍金斯这么做的心情。

「那、那个.....这个.....」

「不要紧的，小姐。」

男人的眼瞳有著某种向心力。浅栗色眼瞳下方的泪痣极具诱惑。

「你刚才说了薇尔莉特的吧。是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么？」

「对啊，你.....那个，您认识她么？」

「也是呢。以前有委托她写信过。我们是.....」

像是在考虑什么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唔，虽然可以说是.....不可告人的亲密朋友。也是曾经的朋友。虽然想要再过段时间去见她，但是莱顿沙佛特里黑好像被各种各样充满火药味的事情卷进去的样子。稍微再多过些时候就去见她的。你能帮我向她传达一下问候么。」

男人黑色的外套外面披著外罩，像是溶入夜色般渐渐走去。

「你，你的名字是！名字，告诉我！」

听到卡特蕾娅的话语，男人笑著回过头来。白色的肌肤，在夜晚的道路中宛若亡灵一般。

「爱德华&#8231;琼斯。」

男人挥了挥手，于是卡特蕾娅也开心地笑著挥起手来。

他居然是越狱的原死刑犯，那是在无人察觉的夜晚发生的事情。

《同一时间午后八时》

基尔伯特从夜鹰上探出身子俯视著地面。

简直要让人眩晕的景色。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在相当高的地方飞著。

「找到了，西北方向。」

「是，布根比利亚大佐。已捕捉到对象。」

向著西北方向穿过丛云隙间冲向黑暗的大地，那里有著发光的物体。

那是横贯大陆蒸汽火车『法姆&#8231;法塔尔』。

「这里是一号机，发现法姆&#8231;法塔尔。开始下降。」

驾驶员通过无线信号联络，总共七架夜鹰依次飞向地面。在下降的途中看见横贯大陆蒸汽火车前进方向的山中火球伴随著声响冲上天空。

「那是大佐说过的补水地点的发烟筒。」

「作战变更为方案三。五号机离队。与等待蒸汽火车的特殊火器攻击部队合流后传达事态。告知他们很幸运由于突然发生的山间火灾目标停下了。从一号机开始第一班战斗员先行著地。压制十三辆机关车编成的蒸汽火车的头部【机关车一、二、三】。在紧急停车之后行动。在第一班战斗员降落后第二班驾驶员组降落，从外面进行援护，开始奇袭。有著保护乘客的民间协助者存在。手臂上有著红布的就是协助者。不要攻击错了。你们听好了。根据作战结果的不同，就会知道这个部队是否能存续下去。虽然你们不管去哪里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多待一会儿。」

一号机的驾驶员哧哧地笑了。是因为基尔伯特说了太不相称的话。

「武运昌隆。那么一班准备下降。」

除去现在离队的五号机，基尔伯特的莱顿沙佛特里黑特别攻击部队的六架飞机，总计十二名的编队将要挑战被劫持的横贯大陆蒸汽火车。

首先是坐在飞机后面的六人在蒸汽火车上方著陆，开始攻略。两人一组分别对连接运行蒸汽火车的【机关车一、二、三】进行压制。车内车外都和劫持犯开始了战斗。接下来是驾驶员的六人在蒸汽火车预计停车的地点附近著陆。是从外侧对潜入内部的六人进行援护，同时保护乘客的作战。

基尔伯特对特别攻击部队中的少数精锐编队队员并非用通常的统率方式或是团体军队行动，而是让他们记住详细的计划指示后指挥队员独自进行合流战。如果缺了谁的话就由其他队员填补上他的行动。

基尔伯特部队中一班的队员打先锋从飞行的夜鹰降落到行驶著的蒸汽火车的顶棚。由于无法长期低空飞行，看准一瞬的机会跳下去，赌上性命地抓住之后暂且将身体固定在蒸汽火车上。车内的人理所当然地察觉到上方飞机的螺旋声。像是劫持犯的男子从【机关车一】露出脸来。基尔伯特伸长手臂用左边的义手揍向对方的面部，在对方害怕的时候抓住他的脖子，将其上半身拉出窗户。旁边的【机关车二】上的劫持犯向这边开枪，但是很不幸击中了露出半边身体的男人。

「大佐，我先走一步。」

在将枪口对准基尔伯特的【机关车二】的劫持犯后方下降著地的矮个队员扭动身体踢向劫持犯，同时进到了车厢里。

基尔伯特将流著血的男人扔到机关车外面后自己也进到车厢里。

「请救救我！不要杀我！我死了的话乘客和这个机关车都会死的哟！」



是像在号哭一般乞求饶命的可怜机关士塞缪尔&#8231;拉布格。其他还有死掉的机关士助手一名。以及像是践踏那具尸体的作为补充人员的年轻机关士助手一名。没有其他劫持犯的身影。

「请放心。我是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大佐、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现在起将要开始对这个蒸汽火车乘客的救出作战。」

「同、同伴？军队的人？」

大概是一直绷紧著神经在吧，明显安心下来的脸庞上掉落一滴眼泪。

基尔伯特温柔地拍了下他的肩膀。

「你很勇敢呢。如果你心神不宁的话说不定会变成最糟糕的事态。你的行为甚至配得上勋章。」

基尔伯特的面容散发著诚实的氛围，却有著和霍金斯不同的诓骗效果。塞缪尔因感动过头身体颤动起来。

「机关士，你的名字是？」

「塞、塞缪尔，大佐。」

「塞缪尔先生。你可能会成为莱顿沙佛特里黑的勇者，我有事想拜托您。下一个补水地点是？」

「是利都奈罗。」

「那里由我们的别动队等候著。会有很显眼的信号，请根据它在进入车站范围之前紧急停车。」

「信、信号是？」

「你看到信号就明白了。停车之后请逃向从这里下车的村子方向。」

塞缪尔和机关士助手对视了一下。

「但是，客人们.....其他的、同事也」

然后看向脚边同事的尸体。即使那里已经不寄宿有生命，也希望能够将尸体交给他的家人，两人同时说道。

「没关系的。除了我们以外其他的陆军别动队也在路上。等一切结束后会将亡骸和你们

一起送回国家。但是希望能够走动的人暂时自行避难。引导避难的人手臂上缠著红布。请听从他们的指示。」

塞缪尔像是安心下来一样长吁一口气。

然后，就像是要动摇这份安心一样，不知从哪里传来枪声。

——有谁，在交战么？

基尔伯特命令部下们在紧急停车的时候混入慌乱的人群中，用烟雾弹袭击车厢依次击溃敌人。有来自【机关车三】之后的床铺攻击的情况要尽可能地避免。

现在的先行部队有六人。精英部队选出的都是拥有以一敌十战斗力的军人。

「大概，是在外面。听声音来看。」

听见塞缪尔这么说，基尔伯特从窗户探出身子。树木的枝叶挡住了视线。

「从刚才开始，就很奇怪。听得到争斗的声音。我只有听力还不错，从小时候起就被人称赞，即使相隔很远也能听到他人的坏话。」

「你再多赞美自己一下也无妨。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该去援助那并非犯人一方的人了。抱歉，我要上去了。还请不要忘记任务。」

听到基尔伯特的话语后塞缪尔既欢喜又紧张地笑著点了点头。反抗著空气阻力基尔伯特又一次登上了蒸汽火车的顶棚。

打通线路的大地曾经应该是花田吧。就算被践踏亦会再度孕育出生命的草花，花瓣因机关车行驶卷起的风飘散在空中。在一片黑暗的世界中，白色、蓝色、黄色、红色，还未被秋色收割的色彩飞在空中。

即使最终会化为残骸，直到最后也要将世界的一部分装饰出美丽的景象。在那五彩颜色的深处中的深处。

「.....」

基尔伯特发现了。

「大佐，是需要援护的状况么！」

最后降落的六号机，基尔伯特的队友刚刚著地了。

基尔伯特用手制止了。

「伊德里斯。看来有民众和劫持犯在交战.....早先就应该发现的。」

总算是绞尽脑汁挤出了话语，但是却不能很好地控制感情。

「因为著地的时候在拚命做呢。我也什么都没看到。那么.....」

「我去。下一个指挥官推荐你来做。万一，我没有回来的话就由你来统率。」

「.....您认真在说的么。」

「是认真的。」

「我可是马上就能出人头地追赶上您的人才喏。还请，之后回来待在我的前面。如果没有可以追逐的人的话」

作为回答基尔伯特用拳头在他的肩上哐地敲了一下。

在蓝色大衣的人群中，寻觅的身影消失了。偏偏是从最前方车辆移动。会耗费些时间。基尔伯特毫不犹豫地迈出脚步。

《下午八时零分》

骑士们的枪剑中飞出子弹。

子弹擦过薇尔莉特的身体，薇尔莉特避开之后顺势进行突击。在行驶的列车上，还是这个人数中想要大打出手是非常困难的。那边也好像是理解了这一点，率先冲向薇尔莉特的，是除方才和薇尔莉特说话的大将模样骑士以外的人。薇尔莉特像是被卷入其中似的地跑动著。挥下的军刀被枪剑挡下来，薇尔莉特与之数次剑击后拉开距离，随后又灵巧地跑动起来。

「为了死在你手下的战友！」

薇尔莉特并没有用刀鞘投掷或者斩击，而是一记飞踢踹中如此嚷嚷著的骑士。姿势崩溃的骑士眼看就要掉下去却又站住了。骑士轻轻一笑扣动了枪剑的扳机。

子弹从枪口射出。察觉到了的薇尔莉特轻轻晃动脑袋将其避开了。薇尔莉特的礼带散开。血液从编结的头发中渗出，头发也散开了。子弹擦过了耳朵。血液从伤口流出但是却没有发出痛苦的声音。薇尔莉特用靴子的前掌向男人的胸口踢去。伴随著悲鸣骑士坠下火车。

但是，下一个被打下去的就是薇尔莉特。虽然用军刀挡住了背后袭来的能让人体无完肤的枪剑重击，但是在力气上却输掉了。

军刀也从手中被弹开。从背后攻击薇尔莉特的骑士发现她勉强抓住了窗户框。看到被吓

到的乘客想要打开窗户，薇尔莉特趁这机会将手伸入，用机械的手臂将之推开，顺势进到了【客车二】中。

「怎么了！？」

「那个女的，到里面……」

残留下来的骑士们察觉到从自己脚下客车发出的灯光突然熄灭，乘客们发出悲鸣声。

「要，要回到里面么？」

「等等。」

随著骑士团长的制止其他两人闭上了嘴。

薇尔莉特消失的窗户，不知何时就不再有悲鸣声传出，连嘈杂音也听不见了。

骑士团长思考著。那个宛若魔女的原少女兵接下来会做什么。

「下面，谁配备在那里？」

「是雇来的派遣武装组织的人。」

「在那之后的观光车和餐车一也是。但是，那两辆上面配置人员的话已经追著那个女的上来……被她打倒了。虽然替补的人应该正在前往。」

然后灯光又熄灭了。【观光车】【餐车一】依次传来吵嚷的惊叫声。随后又归于平静。对于这种宛若怪异现象的事情，骑士团长的身体在蓝色大衣下兴奋得鸡皮疙瘩直起。

「……在移动著。」

『法姆&#8231;法塔尔』从车头开始是【机关车一】【机关车二】【机关车三】【单间卧铺车一】【单间卧铺车二】【简易卧铺车一】【简易卧铺车二】【客车一】【客车二】【观光车】【餐车一】【餐车二】【货车】总计十三辆编制而成。薇尔莉特跳进的是【客车二】，然后大概在向著【观光车】【餐车一】移动。【餐车二】就是她蜕下的壳。逃向空无一物的地方，然后想干什么？

「团长，果然还是进到……」

骑士中的一个人正说著，就跪在了地上。腿上被开了一个洞。然后，又响起了枪声。

「趴下！」

子弹掠过脑袋上方。残留著的一个骑士将手伸向负伤的骑士。而伸出的手掌又被击中

了。

「.....退下！退到车厢去叫人支援。」

「但是，团长。」

「给我把口径更大的枪拿来！」

负伤的部下压著自己的伤口向著车厢的连结处匍匐前进。

子弹毫无疑问是从最尾端的车辆飞来的。枪击连续不断地进行著，但是又一度停下了。骑士团长的眼中，看见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蠢动。

「让他们逃走了。之后会追上去。那么，我再去一次。」

『那个』小心谨慎地说著话，等待著他站起来。

女子，曾是战场的指挥官。

演奏攻击奏响旋律，用压倒性的体术激起旁人，用意想不到的行动震撼他人，完全地，支配著战场。

头发被血液侵染，衣服也破破烂烂，无论负伤多么严重。

「那么，我再去一次。」

不会停下战斗。

骑士团长深刻地理解了莱顿沙佛特里黑的战少女以及她被如此称呼的理由。

「.....我去了，少佐。」

大概子弹已经用尽了。薇尔莉特扔掉从下面的人那里夺来的小枪。然后取出了短剑。与此相对骑士团长的武器是枪剑。两者挥动的份量远远不同。两人一言不发地互相拚杀。彼此进行了数次剑击，最终短剑承受不住枪剑的负荷折断了。薇尔莉特看都没看坏掉的武器一眼直接撒开手用义手击打过去。对方受到冲击体势崩坏掉后又予以更猛烈的打击。避开枪剑的刀锋，薇尔莉特的胸口被切开了。薇尔莉特一瞬间用手抓住，顺著体重翻动身体拉开了距离。

大概真的是等级不同吧，骑士团长的攻击和他的英俊并不相同。

薇尔莉特寻找著能用的武器。将手伸进裙子里，从大腿上绑著的刀夹里抽出了弹道刀。藏在头发里的武器随著散开的头发消失了。这个弹道刀就是最后的武器。之后只剩下拳头了。

「你到底在身上藏了多少武器。」

「.....护身用的。」

薇尔莉特像野兽一般粗暴地呼吸著的同时向后退。自己很清楚接下来的攻击会成为决定这场战斗的重要一击。且不说比自己的战斗能力要差的人，但凡如此这般接连不断地持续交战必定会连呼吸都紊乱。即便如此，觉得自己会输的想法就连一小勺砂糖的份量都没有。直到察觉到自己袒露的胸口处，应该存在于那里的东西不见了为止。

「.....」

粗暴的呼吸声停了下来。

「.....」

向后后退的同时视线移动著。

「作为敌人的我，也佩服你对胜利的那份执著。不知放弃为何物。」

在这种场合不是应该在意的事情。即便如此那双眼睛依旧在寻找著胸针。

在蒸汽火车上，没能很快找到那不相称的美丽闪耀之物。

「我并不是想要取得胜利。就算在这场战斗中胜利，也得到不了任何东西。」

不能让对方察觉到自己是在找东西。下意识地，薇尔莉特快速说道。

「那么你是为了什么而战。」

「.....什么都不是，只是，眼前出现了应该去战斗的状况。所以要战斗。对我来说活著就是战斗。输掉了的话，只有一死。」

「难道说那里不存在感情么？」

「我不知道。我对自己的事情什么都不清楚。虽然是原军人，但是在那之前的事情什么都不记得了。虽然事到如今这么觉得。像这样什么都不记得，难道不奇怪么。自己是在哪里出生的，是谁的孩子。曾经有著什么样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是，我为这些事感到困惑之类的，那种事情并不存在。我是，对我来说。」

薇尔莉特说著话的时候，发现了胸针。

稍微弹到了骑士团长脚边的地方。他也察觉到了那个。

「.....因为对我来说，有著能够将那些全部抵消的那种程度的东西等著我在。」

将想要冲过去捡起来的心情抑制住。

「我还想著怎么突然把对话拉长原来是因为这个。」

举起手掌发出制止的信号，骑士团长将胸针捡起来。

还是第一次看见在其他人的手上。

「很重要的东西？」

在这里点头的话，会将那个扔掉，还是说会还给自己呢。

薇尔莉特不知道。但是，如果自己和他在这场战斗的前方有著不得不去搭救的人的话，如果有著不得不去做的事情的话。

没错，想要理解人心的话想像自己站在那个人的立场上就好。

如果，他是自己的话。

「自己来拿吧！！」

在投入了大量思考之后，知道那不过是敌人为了引诱自己的诱饵。

胸针被抛到空中。薇尔莉特在那瞬间跑了起来。

骑士团长得枪剑向她袭来。薇尔莉特将弹道刀对著弱点扔了过去。和预想的一样像是开道一般轻松地将之弹开。薇尔莉特利用这个空隙抓住了胸针。在夜空之中的翠色宝石，是被她定义为时间最美的主人的眼瞳。

「蠢货！！」

用没有握住胸针的左手进行防御。一步、两步、三步，因为连续受到攻击失去重心倒下。然后终于。

薇尔莉特的左臂吐出大量的零件坏掉了。

宛如散落的花瓣。从她身上被斩断粉碎得七零八落。

扑通、扑通、扑通。

薇尔莉特讨厌地感受著传到耳中的心跳声。

不知为何，时间缓缓地流动著。

骑士团长大声谩骂著什么的同时像是要向这边挥下剑刃。

薇尔莉特的后背重重的摔在蒸汽火车的顶棚上。军靴踩在腹部，身体无法动弹。

再过数秒就会被刺死。一系列影像逐渐展开，慢慢地放映著。

比起逼近自己的剑刃，薇尔莉特看向自己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开的胸针。紧紧地将其攥在右手中。

如果这是死到临头所能看到的景色的话，想要注视著那一抹绿色。

——少佐。

那份光辉，正是他本身。

——少佐。

已经，哪里都不会去了。

——少佐。

已经，不会分开了。

——少佐，我，曾经活著。

曾经，真的是『非常开心』。

少佐，您记得么。

初次见面的时候，您紧紧抱住我的事。

您很长一段时间恐惧著我。

野兽就是这样经常让人感到恐惧的东西。

即便如此您依然将我安置在您身边。

大概、我、一定。明明是在谁手中都是多余的东西所以才被抛弃的。

因为您将这样的我也作为必要之物对待，我才能够起到作用。

见不到您的日子里，我反覆经历著失落和想要将其埋葬的心情。



一直在考虑著，为什么会传达给我您已经死了的消息。

为何，曾说不明白我的心情。

我爱你，对我说的这句话语也是。

总有一天，如果能和您再会的话想要听到您回答我。

少佐，我。

您的薇尔莉特。

现在，仍旧为您所爱么？

并非筋骨切断的声音，传来的是破风的跃动声和枪声。

枪剑从薇尔莉特的视野里消失。冷不防被攻击的骑士团长像玩具一样挥著手臂，被踢倒在相反的方向。

什么人和我敌对。骑士团长叫著向那第三者的存在问道但是没有回答。

不做声地拔出军刀背对著薇尔莉特。然后开始攻击。

持刀的架势，还有剑术。一直都一直都走在前面的后背。

薇尔莉特停止了呼吸。

「薇尔莉特！还活著么！」

那个声音，是薇尔莉特为了不忘记无数次在脑海中回想的声音。

心脏激烈地奏响著声音。勉强地站了起来。将骑士团长用军刀打倒后，回过头来的是拚命的表情。

仰头看见的是和她所知之时大为不同的男人。

身姿与二人邂逅之时已经变化了许多。

但是，有著不会改变的东西。

碧色眼瞳与翠色眼瞳相交，对视之后，二人之间的时间稍微停止了。

正如停留片刻，你是如此之美。【译注：时よ止まれ、お前は美しい。语出《浮士德》

。原文：Verweile doch! du bist so schön!】

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少佐……！」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邂逅而生。

基尔伯特来到薇尔莉特的身边，支撑起她的身体。

「……这边来，薇尔莉特。」

弯下膝盖，就那样把她的身体横抱著蹲下后解下自己的剑带缠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也缠在薇尔莉特的手臂上。

「事情，之后会和你说明。有很多想要向你道歉的事情。但是现在，请容许我接下来做的事……绝对不要离开我。」

薇尔莉特回想起了自己紧紧握住的存在。将在战斗的重要时刻，拚命捡回的翡翠胸针。缓缓张开手给基尔伯特看。

直率的眼神，在那碧色之中只映照出他一人。但是唇齿颤动，编织不出话语。

但是，希望让他知道自己一直带著那个在。

基尔伯特看到翡翠胸针后，眼睛有些难过地扭曲起来。

「……你还，为我留著在啊。」

从薇尔莉特的手中拿起胸针，像是要将破掉的上衣缝在一起一样别了上去。那个行为，正是过去的他本身。

「……佐。」

什么都好。想要、对他说什么。

「少佐！」

本该倒在地上的骑士团长像是要站起来一样。被手臂负伤的部下支撑著，用大口径的散弹枪对著这边。

「布根比利亚的走狗！！」

因为基尔伯特的剑击脑袋上流著血。冒著血泡。

「给我消失！两个人一起，给我消失！世界不需要你们这样的家伙！因为是我们的世界！给我消失！给我消失！给我消失！给我消失！」

两方都是没有一个人负责支撑的话，就不能战斗的状况。

事到如今已经不可能说服他罢手了。已经没有退路了。

「少佐，丢下我吧。」

薇尔莉特毫不踌躇地说道。

离开自己，把自己丢到地面上，轻装上阵的话。

他的话一定能打破这个状况。如此深信著。

「不要离开我，我说过的。」

基尔伯特将头看向侧面。特意更用力地抓住了薇尔莉特的手臂和身体。然后将已经成为义手的左手伸向蒸汽火车顶棚的部件。

骑士团长笑了。是认为这对男女二人选择了贴在一起共同赴死。

「……………少佐，那么，我想拜托您。」

薇尔莉特看向比自己一直守护著的宝石要美丽得多的自己的主人。

「请哪里都不要去。」

枪口对准了二人。

「请呆在我身边……不论怎样对待我，都没有关系。只是想要在一起。仅此而已。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少佐……我」

明明已经记住了文字，能够编织出言语。

在自己真正重要的人面前却无法很好地说出话来。

「想和你在一起。」

在他身边的已经不是人偶了。

只是向一个男人渴求著爱的，少女而已。

对于这句话。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

「哪里都不会去的.....你是必要的。呆在我身边.....！」

像是叫喊一般地回答道。

因为眼前飞过的，不是子弹而是其他的东西。

《下午八时二十分》

作为横贯大陆蒸汽火车的倒霉乘务员塞缪尔&#8231;拉布格遵守著闪电一般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大佐给自己的嘱咐，等待著信号行驶著。到底是什么信号。说是看到了就会立刻明白，但是如果弄错了漏掉了的话怎么办才好。但是，他的那份苦恼不过是杞人忧天。

因为在等待打破状况的事情发生。

夸张的爆炸声，在黑暗的夜色四射的爆炸光芒。

这个时候，在小村子里面有著恐怖的惨事正在展开。

「那是什么啊，停车停车！紧急停车！」

车站正熊熊燃烧著。

《时间回溯下午七时五十分》

「我知道了。」

沙金色头发天蓝色眼瞳的貌美青年挂断了电话。是和这个萧条村子的小寄合所显得有些违和的打扮。

「本尼迪克特，霍金斯社长怎么说。」

灯黑色的肤色，剃著十字纹章的和尚头。条纹衬衫外面武装著腋下枪套的可怕男人问道。

「大叔正在过来的路上。吩咐有三。一、将这村子的车站用能够让驶来的蒸汽火车明白的方式华丽地破坏掉。二、救助乘客，以及薇的救出。三、镇压估计会反抗的武装势力。契约已经代理盖戳了。这已经是我们会社的土地了。不用顾虑地破坏掉吧。你们这些家伙，去救薇咯！」

将枪械分配给了由于本部拉克丝的召集聚集起来的C&#8231;H郵便社职员们。与此呼应的各位都向祭典一样嬉闹起来。他们的年龄和肤色都各不相同。

这就是霍金斯所召集的被称为『全员都是有些原因的怪人』的人们。将能够将邮件送到大陆各地的邮差们召集到这个集合场所，来到这里的就是他们。

并不觉得是响应社长的紧急命令来参加危险救出剧的样子。

更像是在酒店喝醉了一样。

与他们相反营造出像是葬礼一般氛围的则是利都奈罗村的村民。

被告知来路不明的武装邮差突然要破坏掉村子的车站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吧。本尼迪克特走向坐在椅子上的人群中最为年老的妇女。

「婆婆，接下来会有些吵闹哦。如果村子里有能够处理伤员的人的话希望能够把他们聚集起来。你是村长呗。说一声吧。」

「已经要开始使唤了么。」

像是在责难般的说法。本尼迪克特皱了皱眉头。

「是接受了我家没用的社长的说法才卖掉的呗。村里的家伙一个不剩地录用为我们的社员，有地位也不错呗。婆婆，你也是我们的同僚。因为是会社员所以才要使唤。如果是在怀疑是不是被我们骗了的话可就大错特错了。」

十字架的皮靴发出声响站到村长的面前，一下子把脸靠近。

「保护你们可是真的。那个大叔做的事情想想就尽是些过分的行为。不那么做也有好好交涉，筹款的商谈也有应酬。大叔他.....社长他虽然用人有些乱来但是会重视自己的社员。现在我们在这里也是为了那家伙疼爱得不得了的像女儿一样的社员。她也算是我妹妹。我非常重视她啊。所以不要那么害怕了。不如说别在意了。」

「就是啊。只要好好工作的话社长一定会给予相应的薪水。在这里劳动发展的制造业先放在后面。现在应该著手的是救助人命的工作。村长。」

援助乱七八糟地进行说服的本尼迪克特，别的邮差在一旁补充道。

「真的要做么。」

「要做。说了要做的所以绝对要做。而且，被做了什么就一定要还回去。我们就是这样的会社。」

「这种事不是很让人讨厌么。」

「喂，你啊。也能做出强硬的态度么，」

「我可是在矿山土生土长的女人。真是蠢问题。」

明明是有大事件将要开始但是那种感觉的氛围却很淡，感觉众人在和谐的氛围里成群走向车站。虽然有著如何破坏车站这个问题，但是村长提供了在矿山上剩下的用不著的煤矿炸药。

「村长，干劲十足啊。」

本尼迪克特向村长竖起大拇指表示尊重。由于对爆炸有著创伤的人很多，几乎村民都远远地围观眺望，炸药的设置工作是邮差们在进行。

「我，我出生的时候矿山已经关闭了，这还是第一次见炸药爆炸啊！」

只有喧闹著值得一见的事物的孩子们来到周围。让他们退到后面的本尼迪克特说道。

「那可真是太好了。」

「大人虽然有些应付不来但是好厉害。」

「大人们应付不来么？」

「我们的炭矿，在我出生之前因为地下爆炸燃烧过。因为那个很多人都去往神社了。我啊，没有见过我的爷爷。也是因为那个死掉了。」

「唔嗯。」

「虽然已经被埋起来了，但是冬天里只有那里不会积起雪来。非常暖和的哦。但是想到说不定我的爷爷也在那里，就觉得不能抱著很有趣的想法去看待啊。虽然不要炭矿会更好，但是贫乏也不要啊。」

「这样啊.....」

揉了揉还没有说话的孩子的头把头发弄乱后，本尼迪克特再一次来到坐在不知是谁给准备的椅子上的村长面前。

「准备好了么。」

「啊啊。」

「虽然有些啰嗦但是我们社长对这事，一定会给予很多补偿的.....他很担心的啊。且不说救人.....我们只有这一个不停的车站，破坏掉车站的话莱顿沙佛特里黑也不会坐视不管。」

「你不是说别担心么。」

本尼迪克特把手叉在腰上，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后讽刺地笑了。大概是想到了话题中的人物吧。

「那家伙超厉害的。是要做的时候就会做的好男人哦。」

所以你就放心吧，如此强调著说道。

「是真的吧.....。这可是为了让我们熬过冬天才卖掉村子的啊.....。也希望外出的孩子们能有自己的生活。和你们的买卖是可以拜托的最后的人际网了。总有一天我们会和那个会长见面的吧。你也向我们保证啊。」

「没问题的。我也向你们保证。」

「.....拜托你们了。」

布满皱纹的脸庞无力地笑了笑。不仅仅是年龄的加担，这些皱纹也一定和积年累月的辛劳相关吧。

「婆婆。」

本尼迪克特竖起了大拇指。

「你不是炭矿的女儿么。可别因为烟花就吓得发抖啊。我喜欢强大的女人哦。」

村长说著『毛头小子别那么嚣张』再一次笑了起来。

大概是笑得太厉害了，眼角稍微流出了些泪水。一段时间过后导火线被火点燃。宛若夜晚舞动的火蛇一般。应著本尼迪克特的吆喝声大家开始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

压倒性的热量、大风、以及巨响的波浪席卷向在场的人们。

由于掀起的热风和气浪，惊叫声从女人中发出。铁轨被吹飞，火车站倒塌，被火簇拥著。非常壮丽的景象。但是该怎么形容呢。宛如夜间绽放的花儿一般，被破坏的身姿也很美丽。以前习惯了爆炸的老婆婆敲著手，小孩子哭叫著，C&#8231;H郵便社的人则是吹著口哨伴奏著。各自都拿好了自己的武器。

「虽然事已至此不过还是得说一句，这可不是邮差会做的工作哦。」

「嘛，偶尔这样也不错呗。怎么能拒绝帮我们考虑工作、让我们改邪归正的社长的请求啊。」

「我们之前不正经么？话说有危险津贴么。」

「烧起来了啊。比起救人不应该先灭火么？本尼迪克特，喂，队长。」

「好吵啊你们这些家伙。听好了，别搞错了向陆军开火。也不要误射。误射友军最差劲了。也别给我冲昏头过激行动。还有，把标志戴上。找到薇的话马上来告诉我。尽给人添麻烦，非得好好说教她。总之第一目的是去救薇！」

从远处传来机关车的声音。本尼迪克特将红布缠上手臂。

「好了，烟火之后就是祭典了。」

手枪双持的身姿舔了舔舌头。

《至下午八时二十分》

大爆炸的余波扩散到莉特的基尔伯特身边。

前方的黑暗中出现了光芒四射的炎之散华。被爆炸吹飞的车站屋顶的一部分直接砸到了骑士团长和他部下的背后。虽然扣动了扳机子弹却朝著不同的方向飞去消失在空中。

「……！」

身体固定著毫无准备的他们一脸惊恐地被撞向车身，翻滚著掉了下去。一瞬间薇尔莉特从自己身边穿过想要向他们伸手但是那只手臂已经被破坏掉了。

「薇尔莉特。别离开！」

基尔伯特支撑著薇尔莉特，直到蒸汽火车停下来为止承受著冲击。

听得到乘客的惊叫声。蒸汽火车没有转向，在快要撞上车站的前一瞬停了下来。

然后立刻就听到了枪声。从前方的车辆漏出烟雾。莱顿沙佛特里黑特别攻击部队的队员们和基尔伯特同样抓住时机开始进行压制。

不仅如此，车站那边也有好几辆摩托车飞了过来。飞过来，虽然这么说有些奇怪但是却是事实所以没有办法。那些有的是二人组有的是一个人单骑，虽然各种各样，但是有著一个共同点。

「想逃走的家伙全都到这边来！」

他们都是C&H邮便社的人。一直都用来送信的摩托飞驰著，开始将趁著混乱逃出来的人们向村子的方向引导。也有在枪林弹雨中越过窗玻璃狙击劫持犯的强者。是薇尔莉特的同僚本尼迪克特。



将这个救出剧推向高潮的莱顿沙佛特里黑别动队也出现了。基尔伯特看著下面的情景呼出一口气。为了守护薇尔莉特和乘客而使用的装置似乎全都好好地派上了用场。

「.....」

二人暂时安心下来凝滞住了。

因为这恐怖而又不可思议的情景吧。一片黑暗中，火星、花瓣、树叶被风吹著扬上天空又飘落下来。

基尔伯特解开和薇尔莉特绑在一起的剑带。将战斗服的上衣脱下披在薇尔莉特的肩上。

「.....薇尔莉特。」

在这个状况下跳下去应该会很危险。绕开乱斗将薇尔莉特交给救出班的邮差们才是基尔伯特应该采取的行动。然后，再回到战斗中，不将这个混乱镇压下来不行。

「少佐。」

「薇尔莉特，听好了。」

会扶著你的，要站起来了。

虽然想要这么说，但是看到面前的她又将话语咽了回去。

薇尔莉特的眼瞳摇动著。

充满泪水的眼眶现在也像是快要溢出来一样。

「少佐.....」

薇尔莉特将配著胸针的胸口附近紧紧地摀住了。

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现在就在自己跟前。

仅是如此，在战场上听不见的心跳声就变得很大。

「我也要参加战斗。是为了救出国民才来的吧。」

只要像机械一样就好，如此规劝著自己的薇尔莉特在这个状况下仍旧想要帮得上基尔伯特的忙。

「.....你也是那国民之一。」

「我是、少佐的、道具。」

「不是道具。没有应该被你参加战斗的道路。这是我莱顿沙佛特里黑陆军大佐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我的部下们的工作。薇尔莉特，现在开始要将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薇尔莉特露出一副受到打击的面容。

「大佐.....少佐.....基尔、伯特.....大佐。」

「少佐就好。」

「基尔伯特、少」

薇尔莉特用右手遮住了脸。

从指缝间看到泪珠滴落。

她现在『非常悲伤』。

「.....我，如果不是道具的话，为什么，要我别离开.....」

被告诉说别离开让人『非常开心』。

但是自己存在的理由被否定了而感到『悲伤』。

既然再度出现在面前了，为什么不让自己变回道具。

对薇尔莉特来说，自己的价值只有在暴力之中才能理解。

「薇尔莉特。」

对著无论何时都在人和道具之间彷徨的她，基尔伯特说道。

「我把你的人生弄得乱七八糟。让你去参加战争。让你伤痕累累。因为后悔不已才想要将自己的存在抹杀掉。但是，我知道了你一直都在寻找著我。明明想要在远处守护著你，今天还是，没能忍住过来了。我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种男人。既不是优秀的主人，也不是出色的男人。一定也配不上你。」

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现在。

「即便如此。」

再一次想要向不知爱为何物地姑娘传达。

「我现在依然，将你作为人爱著。对我来说你并不是道具。」

「就算我、不是、道具、也.....？」

「我已经不是你的主人了。就算这样，我也想让你待在身边。」

「.....」

「.....薇尔莉特？」

「.....」

薇尔莉特的喉咙鼓动著像是有什么烧灼的东西通过一般。烧灼的是泪水。这是她人生中流露出的，屈指可数的感情证明。初次哭泣还是少女兵的时候。是有著宛如宝石一般的碧眼、金色的睫毛、以及美丽眼瞳的作为道具的姑娘。

「我」

现在的她身高已与基尔伯特初次见面之时大为不同。

也不是身居战场的姿态。

头发长长了，成为了娴淑凛然的女性，现在正在基尔伯特的面前。

他所爱的少女以成长了的姿态，作为他一度放手的存在，现在正在基尔伯特的面前。

「我」

经过了数年之久，终于到达了能够传达思念的场所。

「.....最初我并不知道.....。少佐离我而去，将我交给伊芙加登夫妇的意义，将我托付给霍金斯社长的意义。以及说让我去变得自由也是。只是，如果不需要我的话，为什么没有将我处分掉呢，脑子里尽想著这个。认为自己作为道具存在会更好。我、我才是、配不上少佐.....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才被制造出来的失败作一样的存在。所以才，连人心都...但是」

碧眼中溢出大粒的泪珠。划过下颚，滴落到翡翠胸针上。

「但是，总觉得变得好像能感觉到了。从少佐那里得到的，这个新的人生中，虽然只是一点一点，但是变得好像能理解了。某人思念著某人.....悲伤与喜悦、自豪与恐惧。虽然...作为自己的东西的话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是通过代笔的工作，通过邂逅的人感觉到了。少佐，我.....一点一点的，也能够理解少佐所说的话了。」

他所说的话。他所告诉自己的事情。

『我对于.....更年幼的你经历过什么，大概抱有著兴趣吧。』

『就算.....你是如此。对我来说你也.....』

『.....你就那么，想要我的命令么。』

『为什么，无论如何满脑子都只想著命令。

难道真的，以为我把你当做道具？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既不会抱住年幼的你也不会将你带回来，更不会将成长了的你一尘不染地守护著。

我到底、是怎么、看待你的.....你无论如何都没有理解。

一般来说，一定、会理解的。

会发怒也是、会辛苦也是，都是你的错。

但是，你丝毫都不理解。』

『你没有感情。

不是这样的吧。

并不是完全没有的。

没错吧。

如果没有感情的话那个表情又算什么。

不是能够，露出那种表情的么。

你是有著感情的。虽然是出生成长都不清楚的孤儿。

虽然说不定，你根本不是人类但是。

你啊，是有著、心情的吧！』

『爱啊，是比起一切，更想要将你守护的思念。』

『你非常重要、非常宝贵。

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想要你变得幸福。

想要你一直都元气满满。

所以，薇尔莉特。

你就这样活下去，得到自由吧。

逃离军队活下去吧。

我就算没有你也不要紧。

薇尔莉特，我爱你。活下去。』

「变得好像，能够理解了。」

不知何时，声音像是枯萎了一般模糊不清。

视野也是一片模糊。薇尔莉特的碧色眼瞳中泪水不停地溢出。

曾经说过不懂得感情的唇齿，编织出不一样的话语。

「……也稍微能理解、『我爱你』了。」

虽然还未能完全理解。

但是，再也不会被抛下了。今后便会知晓。

会想要如此努力，正是因为基尔伯特&#8231;布根比利亚对她说了『我爱你』。

基尔伯特胸中四处奔腾的感情将胸口拧紧。

难受和欢喜也在基尔伯特的眼睛上薄薄地张起了一层泪膜。

「……薇尔莉特」

基尔伯特伸出手来。手指在中途却停下了。到刚才为止，虽然为了守护薇尔莉特陷入疯狂没有闲暇去感受，但是现在却突然对触碰她的身体感到恐惧。

会不会被接受呢。

现在她已经不是基尔伯特的道具了。也不是一个小孩子。

不能去、轻易触碰。

薇尔莉特&#8231;伊芙加登。一个生命。作为他所爱的世界中唯一的女性正在这里。真正地爱某人，对基尔伯特来说还是第一次。

爱与被爱，对基尔伯特来说都是不明所以的事情。

两人在相称的暴力声中，终于有什么正要开始了。

基尔伯特对于薇尔莉特哭泣的样子，也爱得无法自拔。

「薇尔莉特，我想帮你擦掉眼泪。」

被如此请求道，薇尔莉特将面孔用手藏得更深。

大概是讨厌被看到哭泣的样子吧。

她作为她，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害怕被面前的男人所讨厌。

本能地察觉到，爱既是温柔地也是易碎的。

「.....薇尔莉特，拜托你了。让我看看你的脸。不论是怎样的姿态，我对你的心情都不会改变。」

对著偷看著这边的薇尔莉特，基尔伯特害羞地笑著说道。

「我也是，你看，快要哭出来了。」

实际上，泪水已经流下来了。

抑制不住。泪水，一滴一滴地、一滴一滴地掉落。

一直都没有停下来。

简直就像是对她的心情一般。

「薇尔莉特。」

被叫到名字，薇尔莉特的身体轻轻颤动。

仅仅是被他叫到。

「慢慢来就好。如果能、明白、的话，不论多久我都会等你。一点点来就好。不会想要得到回应。等到你说『我知道』的那天为止。无论多久。只等著你一人。.....我爱你，今天再一次向你传达这个并非是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什么。」

泪水又从眼眶中溢出。

「我已经，不会从你那里夺走任何东西了。除了给予以外别无所求。如果你有一天明白了，说『我知道』了的话，希望你能给接受我的爱。 ....薇尔莉特。」

对用机械的手臂按住不让眼泪流出来的少女，男人说道。

「我爱你。请让我拭去你的眼泪。」

抓住手腕拿开的前方，无口无表情的真的像机械一般的自动书记人偶已然不在。

作为代替在那里的是初次从某人那里得到『第一』的爱稍微有些开心。

稍微有些害怕的哭泣著的人之子。

对著颤抖不已地流著泪的薇尔莉特，基尔伯特轻轻地将她脸上的泪水拭去，紧紧地抱住了。

一直到想这么做，如此低声道，然后哭得更加厉害。

「薇尔莉特，我爱你。」

## 第二卷 「自动书记人偶」

这个名字引起骚动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制作者是在机械人偶方面的权威奥兰多博士。

说起来她的妻子小说家茉莉由于后天原因失去了视力，才是这一切的开始。

失去视力的茉莉由于丧失了自己人生的意义变得无法创作而非常消沉，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

看不下去的奥兰多博士制造出来的便是自动书记人偶。

能够掌握设定为主人的声音，将人声的言语记录下来的，实现了所谓「代笔」的机器。

虽然当初是为了深爱的妻子制造的机器，之后却成为了许多人的支柱而普及起来。

现在也有了能够提供廉价出借自动人偶服务的机构。

在这个世界从事著代笔屋的人们被称为『自动书记人偶』。

从以前开始就是被人敬慕的职业。

在使用自动书记人偶的业界，有著格外有名的人物。

玲珑动人的声音，以及与此相符的美貌。

有著金发碧眼的女性自动书记人偶。

她在南边的大国莱顿沙佛特里黑的C&#8231;H郵便社工作。

帮助解决了某个蒸汽火车劫持事件，从陆军部受到表彰的有名的会社。

当时的报纸上出现了拿著救援物资的C&#8231;H郵便社的年轻社长。

以及全力救助乘客的邮差们。

抱著躺在毯子上的伤者哭泣著，给人印象深刻的黑发美女。

刊登有各种各样的照片。

虽然是有名的会社，但是却和她的知名度紧紧相关。

非要说的话，正是因为她在会社才广为人知。

用那个名字的花命名的邮票是C&#8231;H郵便社发行的东西里面卖得最好的。

有关她的流言在人群中广为流传，停不下来。

到底是怎样的人物？

实际相遇过的人有著各种各样的感想。

有说那个人的声音非常好听的。

有说那个人的字迹非常漂亮的。

有说从那个人得到心灵上帮助的。

有陶醉于她的美貌称赞个不停的。

有没有想要委托她工作呢？



告诉你委托的办法吧。想要见她的话打电话就可以。

寻找有著霍金斯这个名字的邮政业界电话簿应该很快就能找到。

很快就会有有著稚嫩且理知说话方式的女性客服聆听你的请求吧。

听到说自动书记人偶有著指名服务的话，就说她的名字吧。

虽然说不定预约需要等待，但是有著等待价值的自动书记人偶日后便会到来。

只要客人有所求，不论哪里都会出现她的身影。

「如果客人有求的话不论何处都会驱身前往。我是自动书记人偶服务的，薇尔莉特·伊芙加登。」

仅仅是，焕然一新的少女。

## 第二卷「后记」

敬启，许久不见，您还好么。

时间过得可真快呢。说道在见不到各位的日子里做了些什么事的话，并非仅是让各位觉得寂寞，而是全心祈愿各位能够强大起来。

您觉得薇尔莉特是怎样的女孩子呢。

和您的人生相较，是要苦难得多还是欢喜得多呢，一定都各有不同的吧。

毕竟是他人的人生。说到有什么是正确的话，可以断言的事情一件都不存在。

那么，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说道希望通过她传达什么。

仅仅是，想要去应援而已。

虽然这本书仅仅是以您为主角的人生中邂逅的无数册书中的一册。

应援著『即便如此也要活下去』的各位。

虽然我也有被伤害哭泣的时候，但是伤害我的和我所伤害的都是人。

但是对于同样将我治愈的人，即便哭泣也不能够去讨厌他们。

虽然是以一个人活下去开始的写作，但是最后还是靠著众多的人帮助才总算是完成了。就算自己有些不情愿，他人真的是很难应付。

虽然还不知道会在怎样的未来活下去，但是即便被伤害也想要温柔以待。

我想，我们正是在伤害与被伤害的循环往复中，渐渐变得温柔起来的。

并不是在说什么了不起的话，只是就算一点也好，希望除自己以外的某人能够变得温柔一些。

在死之前再一点点、再稍微，创造出一些好的事物。思考著这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这样的每一天。所以说，是在应援著。

但是也会有很累，会有想要将眼睛永远闭上的时候呢。活著的话让人生气的事情也会很多。那种时候，就请稍微休息一下。我也是这样的。

您还记得么。我曾说过的话.....没错，就是那样。

一起加油吧。

最后要感谢给予了碧色眼瞳的女子薇尔莉特支持的各方各面的人们。

为了让这本书得以问世给予我许多帮助的编辑老师、在京都动画的工作的各位、负责营销的书店、朋友还有家人。

以及各位读者，谢谢你们。

但愿，在阖上书本后看见的世界中、有些许温柔能够被发现。

第二卷 插图